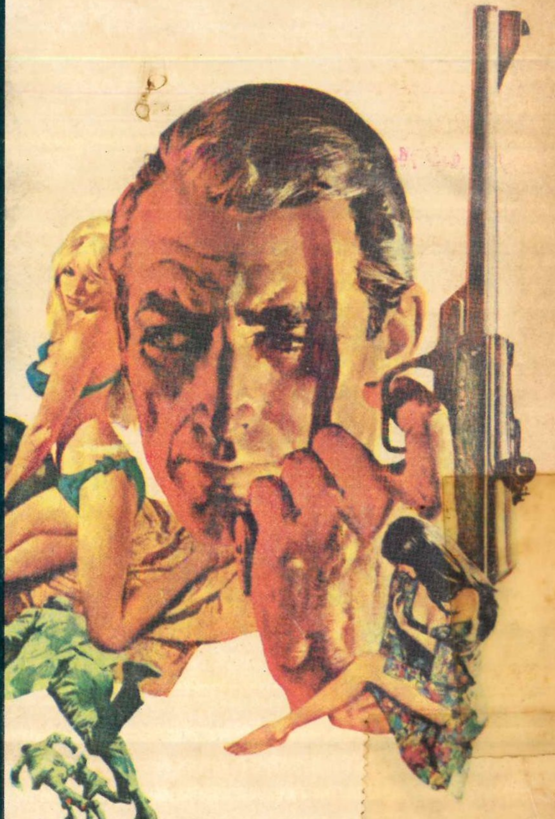
最新007龐德間諜故事

火龍島

盧奎譯著

緊張！刺激！驚險！新奇！

是您意想不到的一部您要看的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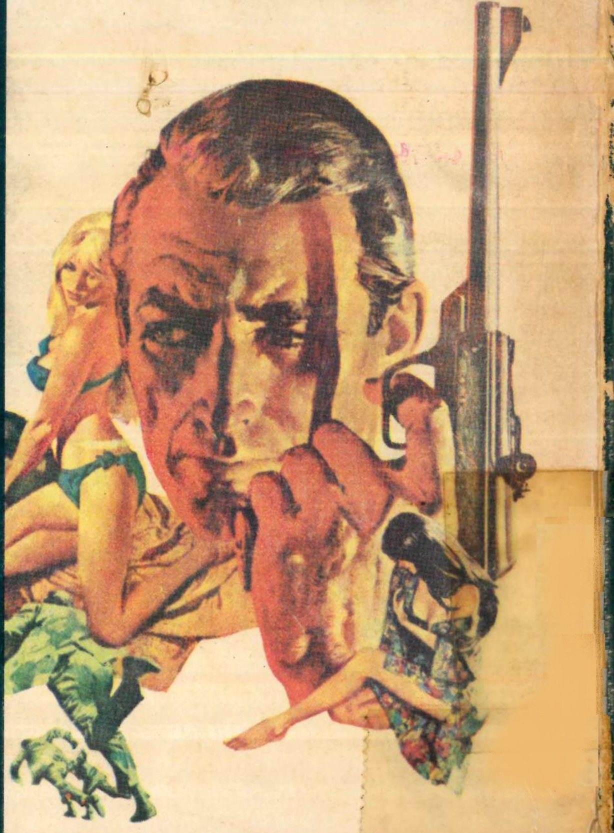
最新007龐德間諜故事

火龍島

盧奎譯著

緊張！刺激！驚險！新奇！

是您意想不到的一部您要看的好書



最新007龐德間諜故事 火龍島 小 叢書



最新〇〇七龐德間諜故事

火龍島

盧奎譯著

潤別已久的〇〇七詹姆士・龐德，他飄忽的足跡，踏上了愛琴海上的佛拉康尼西島。

在佛拉康尼西島有一個古老的傳說——當地曾有一條火龍為患。然而，龐德此來，不是為了殲滅火龍，他要剷除的是一個潛伏在島上的陰謀家……

介紹您：名作家——

嚴沁小姐——

心血結晶——

有思想・有內容的好書

・小說創作社出版・

沁園　心影　齊莊　晨星　摘星　淡愁　古屋　冬綠　殞星　桑園

綠色山莊　失落的風鈴　午夜吉他　愛的樂章

她的筆下：——

——剖視了社會

刻劃了所有

描寫細膩・扣人心弦！

每本書使人愛不釋卷！

火龍島

——最新〇〇七龐德間諜故事

經過幾年的緊張刺激，以及被世界最殘暴的敵人追踪的生活之後，詹姆斯・龐德休息了一段時間又以新的姿態再次出現。這位頭腦靈敏，反應迅速，意志堅强，膽子大得令人屏息的英國007情報員，在本故事中表現得更機智和更勇敢。

一

詹姆斯・龐德站在森寧戴爾新高爾夫球場發球座前，享受在英國九月陽光照耀下午後的寧靜。他覺得舊高爾夫球場兩邊那些高大的橡樹及松樹林，非常迷人，放眼四周可說是一幅美麗的風景畫。但他個人還是喜歡這座樸實的新高爾夫球場，稀疏的樹木，廣闊的天空，令人有一種清新舒暢之感。

在附近等着他的四個人，前進到球場的終打地區的，是龐德的對手，情報局中他最要好的朋友，M老總的參謀長比爾・譚諾。龐德注意到譚諾兩眼的四周那些因工作過度而深陷的皺紋。龐德是利用總部一天特別清閒的時刻，說動他到這裏來鬆弛一下疲憊的身心。

他們先在科汶特里街上史谷特餐館用午餐，然後到達這裏來玩高爾夫球。

四個人中最後一個由球僮伴着走向終打區，譚諾走向他的小矮車，拉出他幾週來一直盼望能夠試

試的新賓賀根式長球桿。然後，他走向他的球。這場球賽的賭注雖然不超過五鎊，但盡力取勝一向是比爾·譚諾做任何事時的態度。

太陽的光芒已經轉弱，在附近的矮山梨及樺樹林中棲息的昆蟲，發出嗡嗡的叫聲。龐德的視線從參謀長瘦長的身上，轉向四分之一哩外的終打地區，再轉向舊球場十八洞區兩邊著名的古橡樹，最後轉向一排停着不動的汽車。這就是生活嗎？和一個朋友打一場高爾夫球，然後於預定的時間開車回到倫敦，然後一個人在公寓中吃一頓簡便的晚餐，然後再和一個朋友——由西柏林B情報站回來度十天假，玩幾手撲克牌，然後十一點三十分就寢。這確實比在那次可怕的日本及俄國的長途旅行前的兩年中，終日飲琴酒和服鎮定劑要好得多。可是……

刷的一聲響，比爾·譚諾的球桿閃到靜寂溫暖的空中，他的球，經過短暫的消失之後，重新出現在天空中。一個漂亮的高飛球，落在蘇格蘭松林的左邊。

「看起來你贏定五鎊了，比爾。」

「我也該贏一場了。」

× × ×

當那個戴著奇大的墨鏡的男人經過俱樂部休息室敞開的窗戶，走向終打地區時，他毫無困難的認出這一位正要離開十八洞區的高個子英俊的男人。在過去幾週中，他只從很遠的地方注意着他。此刻

，他的眼睛中却射出了迫切而銳利的光亮。

如果任何會員認為那戴墨鏡的是個陌生人，走上前去想給予幫忙，他會得到一個絲毫沒有英國口音——純粹外國的音調，也許是南非——的回答說，他不需要幫忙。他會解釋他來是和約翰·唐納爾討論會員資格問題的。（事實上唐納爾先生此刻正在巴黎。那天較早時間他已打電話去問過了。）可是，沒有人多事的去問這戴墨鏡的人。

他悠閒的走過終打地區，好像對早開的菊花及聖誕紅特別感到興趣，站在花床一邊耐心的欣賞。他戴著墨鏡的眼睛注視着花草時，他的態度顯得非常輕鬆，臉上沒有一絲表情。但他的思想却在奔馳着。今天的行動，在必須放棄的時間以前，已排演過三次了。時間表上的日期非常緊迫，如果再延期的話，整個計劃勢非取消不可。這將使他感到非常不愉快。他急着要使此一行動計劃完成，並不是因為任何特別理想或政治上的理由，而只是由於個人職業上的自尊心。

如果一切順利，則進行中的這一種計劃的完成，將是他所聽到的一件最大膽最無法無天的罪行。這件計劃如果成功，毫無疑問的他一定能夠爬到別人的頭上。如果失敗……

戴墨鏡的男人的身體不由得瑟縮了一下，好像黃昏的來臨帶來了一陣涼風，他突然感到有點寒冷似的。這一陣顫慄過去了，他又恢復了原來的悠閒。

他開始冷靜的考慮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他所工作的時間表比原來的日程表還要緊湊。事情的進

行已延誤了半個小時。龐德和他的同伴在那家只有富翁才光顧的貴族餐館中午餐時，大吃特吃，因而躭誤了不少時間。

他裝着若無其事的瞥了一眼，那兩個英國人已經結束了他們初步的比賽，正向俱樂部走去。戴墨鏡的人隱在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橫瞄着，一直到他們消失爲止。

他沒有動，四周一片沉寂，只有遠處的天空中一架噴射機發出轟轟聲。接着，停車場上的一輛車子發動引擎。現在他再也安靜不下來了。於是，他以從容的步伐走向出口。當他走近道路時，他拿下臉上的眼鏡，放進灰西裝馬甲的口袋中。當他的手碰到他的手槍時，他那一雙藍眼睛射出了一個狙擊手冷峻的光亮。

× × ×

「你認爲我變得軟弱了，比爾？」二十分鐘後他們站在酒吧前時，龐德問。

比爾•譚諾露齒一笑。「你還在爲輸了球生氣？」

「不是因爲這個。是……你瞧，我今年都做了些什麼？到美國去了一趟，那是一次不禮貌的訪問，然後，被派到東方，結果又沒有完成任務。」

詹姆斯•龐德被派到香港一個中國人的幾家特別商店中，督導對赤色大陸傳遞情報。在龐德到達的時候那人已失踪了，兩天之後，他的屍體被發現在距離海邊不遠的一條巷子中，他的頭差不多已和

身體分開了。幾天之後，正好碰到一連好幾天的强烈的颱風過境，於是那個計劃被取消了，詹姆斯•龐德被召回倫敦。

「這不是你的過失，在你到達之前我們的人就出事了。」譚諾在公共場合自動使用他們情報局中標準的術語說。

「的確不是。」龐德凝視着面前的琴酒。「但使我擔憂的是，我好像並不怎麼介意。事實上，我未盡全力卻覺得很安心。我總認爲有什麼地方不對。」

「不是身體上的。你現在的狀況是我幾年來所看到的最好的。」

龐德環顧了一下這間酒吧，客人們還不太多，但擧止都溫文有禮，似乎都是受人敬仰的人物。可是，當他一想到自己變得和他們沒有兩樣時，又突然感到厭惡起來。

「一個人變成行屍走肉那就完了。」龐德有感而發的說；「我已變成有慣性的動物。從我回到倫敦以後，四個星期二中就有三個星期到這裏來，同樣的時間到達，與同樣三個朋友中的一個或另一個在一起打發時間，六點三十分左右離開，每次開車到達家中都是同樣的黃昏時分。一個幹我這一行的人，眞不應該遵照時間表行事，你應該懂得這一點。」

眞的，一個情報員在執行任務時絕不能表現出任何慣性，這會使敵方預測到他的行動。

但比爾•譚諾說：「我不能完全同意你這種說法，詹姆斯，這不能適用於你在倫敦的生活。」

「我是想到整個的生活。我的生活方式已塑成一個形態。我必須想辦法打破。」

「根據我的經驗，當時間到來時它自然會打破的。你不必操心。」

「這是宿命論還是什麼？」

譚諾聳聳肩膀。「隨你怎麼說好了。」

兩個人之間有一陣奇怪的沉默。然後，譚諾瞥了一眼牆上的鐘，一口喝乾了酒，爽朗的說：「我想你要和我一起走吧。」

龐德正要同意時，但忽然他又改變了主意。「算了。」他說。他轉身對着酒吧女侍。「再來兩杯，桃樂賽。」

「那麼，你去見M老總不會遲到嗎？」譚諾問。

「他一定有忍耐的修養。他到八點半才用晚餐。陪他的人早到半個小時足够了。」

「我不知道。」譚諾感慨的說：「在辦公室中我也很少接近他。我們有事情要討論的話，大部份都利用對講機，對我來說這很合式。你不知道他說話時就像下雨一樣。」

龐德哈哈一笑。但當他說：「那是天性。皇帝也怕生病」時，他是認眞的。

M老總於去年冬季便患了非常惱人的慢性咳嗽。他暴躁的拒絕任何治療，他說這種病到天氣暖和時會自動好的。可是，春季和早夏不僅帶來了溫暖，而且也帶來了雨水和潮濕。咳嗽還是老樣子。

六月一天的上午，蒙頓彭妮小姐拿着一紮文件走進辦公室時，發現M老總半昏迷的伏在桌上，臉色灰白，呼吸困難。她立刻打電話給五樓的龐德。在醫務組堅持之下，M老總被半强迫的扶進他那輛老爺車，護送回家。

在他以前的部下士官長哈蒙德夫婦悉心照顧下，在床上躺了三個星期之後，M老總的支氣管充血大部份已復元了，雖然他的暴躁脾氣——龐德定期去探望他時發覺的——看樣子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轉好。自那時起，詹姆斯•龐德每週從森寧戴爾返回到清沙公園附近這棟美麗的大邸宅。表面上是和M老總談論局內的事務，但眞正的目的是在探視M老總的健康狀況。想從與哈蒙德的談話中，打聽出這位老人是不是依照醫官的話，獲得充分的休息，放棄了他的煙斗以及黑雪茄。

龐德說：「你爲什麼不也一道來，比爾？然後我開車送你回倫敦？」

譚諾遲疑了一下。「我想不用了，詹姆斯，謝謝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電話要從L情報站打來，等一會我要在辦公室中親自接這個電話。」

「那要値日官幹什麼？你現在一個人擔任兩個人的工作。」

「呃……並不只這件事。我不想去見M老總，他住的那棟房子，使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四十五分鐘後，龐德將參謀長送到火車站後，直向M老總的住處駛去。

前一陣子一直監視着龐德的那個戴墨鏡的男人，坐在一輛偸來的福特玆非爾車裏，車子停在M老

總住處前面轉角處約五十碼的地方。四哩半外，另一個男人回答「收到了」後，關掉他自己的通信儀器，帶着兩個人由藏身兩個小時濃密的樹叢中走出來。

福特玆非爾車中的男人又靜坐了一分鐘。他的性格是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行動，即使像現在如此緊張的時刻。行動的時刻表上已經落後五十分鐘了，再躭擱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不僅整個計劃會被取消，而且將有大災難臨頭，因爲無線電信號已經發出去了，再也無法收回來。而且不會再有另一次躭擱了。他沒有機會了，他受的訓練這樣告訴他，他仍是謹守着他的原則。

一分鐘過去了。他發動福特玆非爾車，駛向轉角。

詹姆斯·龐德穿過郡境界，進入波克夏郡，龐德的車子滑過溫沙帆厦路。M老總住宅的石頭大門出現在他的右邊。住宅本身是一棟長方形石灰石建築物，建築物三面種植着樹，山毛櫸，白樺及橡樹。二樓M老總的臥室前面的小陽臺欄杆爬滿了紫藤。臥室的門敞開着。

當龐德關上車門走向門廊時，他好像看到窗戶後面有一個人影晃動了一下。他想一定是哈蒙德太太在鋪床。

龐德拉了一下門上的銅鈴繩，一陣噹噹響聲打破了寂靜。但半晌沒有人應門。龐德想像着哈蒙德太太仍然在樓上忙碌着，哈蒙德自己可能在地窖中抱着一瓶M老總最喜歡的阿爾吉利亞老酒，在大喝特喝。這棟漂亮的住宅大門從日出到日落從未鎖過。他用手推了一下，門開了。

每一棟住宅都有它自己通常覺察不到的小小聲音，脚步聲，厨房響聲，以及人們忙碌的各種聲音。可是，詹姆斯·龐德剛跨過門檻時，他的受過訓練的官能就警告他，這棟住宅中沒有任何這一類的聲音。突然，他緊張的推開M老總通常接待客人的書房的西班牙紅心木門。

書房裏沒有一個人。像往常一樣，每件東西都整齊的放在它的適當的位置，在龐德來得及作進一步的察看、傾聽之前，門廳對面餐室虛掩的門突然推開了，一個人從裏面走出來。

他手裏拿着一枝長管自動手槍指着龐德的膝蓋，用很清楚的聲音說：「呆在原來的地方，龐德。不要做出任何突然的動作。如果你蠢動的話，我要使你終身殘廢，痛苦不堪。」

二

在詹姆斯・龐德的整個情報員生涯中，他被一個全然陌生的人像這樣的刼持和威脅，不下十幾次。採取有效的對策的第一步是，爭取一點時間分析已知曉的情報。

龐德對於敵人的目的以及M老總和哈蒙德夫婦發生了什麼，先不作無謂的揣測。他將注意力集中在敵人的槍上。這是一枝九糎的路格槍，這種口徑子彈的衝力及聲音是非常可怕的。龐德知道，如果在目前這樣的距離下被它擊中了，他會被擊倒地上，也許會震得不省人事。如果膝蓋附近被擊中了，他可以確定，他永遠不能走路了。總之，這是一支行家使用的武器。

這傢伙有着一張瘦削的臉孔和一張狹窄的嘴巴。他穿了一套深藍色西裝，和一雙擦得閃閃發光的皮鞋。從外表看，你可能認爲他是一個廣告公司或電視臺的業務經理。龐德最注意的是他的外表和體型。他和自己一樣高，但稍微瘦些，剛才他說的話簡潔而有力，這證明他是個兇狠而有決心的敵人。他知道怎樣使用他的槍，如果他覺得該使用槍時，他會毫不遲疑的使用。

所有這些細節掠過龐德的腦子只不過三秒鐘時間。在這時候，他聽到一輛車子轉入車道，覺得希望在閃動。但拏着路格手槍的男人連頭也不回。新來的人只會增加他的勢力，而不是減少。通道上傳來急促的脚步聲，又一個人從前門進來了。他似乎並未將龐德放在眼裏。他從臀部抽出一枝和第一個

人似乎相同的路格槍，從外面走進來，走到樓梯底下。

「到樓上去，慢慢的走。」第一個人用冷漠的語調說。

面對着一個武裝敵人，想從底樓逃走雖然有莫大的困難，但現在將現場移到樓上，有一個衞兵守在樓梯頂或樓下，事情就變得更無希望了。

龐德立刻覺察到這一點，但無可奈何的只有依照他的吩咐，向前走去。當他走過去三碼時，瘦臉孔的傢伙向後退了兩步，和他保持着適當的距離。第二個男人，黑頭髮的一個，站在樓梯頂處，手裏緊握着的路格槍，瞄着龐德的腿。看來，這兩個人都是行家。

龐德環顧了一下前後。然後，機械的踏上綠色破舊的樓梯地毯。這兩個槍手以相同的安全距離跟着他繼續前進。

「進去:。」這次黑髮男人開口說話了。另一個人等在樓梯上。

龐德跨過M老總的臥室的門檻，臥室裏通往陽臺的窗戶的錦緞窗帘全拉滿了。他面對着M老總站着。

龐德的喉間發出一陣恐怖的喘息。

M老總坐在床畔一張古老的高背椅裏。他的背向前傴僂着，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他的雙手垂放在兩膝之間。他緩緩地抬起頭，兩眼盯着龐德，好像不認識似的，沒有一絲表情，往日的那種精明已

沒有了。他張開的嘴巴發出一種不成語言的奇怪聲音，也許是驚異，或是質問，或是警告，也許三者兼而有之。

一個冷漠的聲音緩緩說：「你不必感到難過，龐德。你的老闆並未受到任何傷害。爲了防止他衝動，我們給他注射了一點藥劑。一當藥性消失了，他又會完全恢復他原來的自己。你現在也要接受同樣的藥物注射。如果你抵抗，我這個同事已得到命令，開槍射穿你的膝蓋。如你所知道的，這將使你的身體立刻毀了。注射時不會有痛苦的。安靜的站着，捲起你的左袖。」

說話者是個體格魁梧年紀四十以上的男人，鷹勾鼻，近乎禿頂，一眼望去，看來和他的部下一樣並沒有什麼特殊。但看第二眼時，你會覺得他的眼睛有點不對，似乎太大了。他自己也感覺到這點，因爲他說話時不停的抬起和低垂下瞼。

他純粹下意識的記住他的每一個敵人的站立位置：一個槍手面對着他，另一個站在樓梯頂或樓梯上封鎖着房門，講話的人背朝着通往陽臺的窗戶，第四個人，可能是個大夫，身材非常的矮小，手裏拿着注射器，站在床尾。

現在有兩個問題：站在窗邊附近剛才說話的那個人，洩露了什麼錯誤？關於四個窗戶，他們四個人中沒有一個人守着它們，龐德知道可以加以利用——如果他的記憶沒錯。

「快點。」

緊閉着的眼睛又睜開了。他仍然冷漠的說。

龐德等待着。

「這樣對你沒有好處。我給你五秒鐘執行我的命令。如果你不依照我的吩咐去做，你會變成殘廢，然後我們再從容的給你注射。」

龐德對他的五秒倒數沒有浪費他的任何注意力，在五秒鐘過去之前，他已解決了他的兩個問題中第一個。他已在他的提議中發現了某種矛盾。

他們無意給一個已經無助的人注射一針，使他失去抵抗能力。他們爲什麼不立即將他打傷變成殘廢，這樣效果快而不冒險，省得打針的麻煩？那麼，他們要他不僅無抵抗的能力，而且也不要他受到傷害，這個可能性非常高，那支槍的威脅只是唬人罷了。如果有另外的因素龐德沒有發覺，那麼懲罰將是可怕的。

冷漠的聲音已完成了倒數，龐德仍然沒有動。在這段可怕的沉默中，M老總發出另一個輕微而含糊不清的聲音。然後——

「動手！」

龐德的兩隻臂膀由後面被抓住，反扣向後面——他沒有聽到瘦削臉孔的槍手由外面走過來。在反扣臂膀完成前，龐德用他的腳跟向後猛的一踢，給他踢中了。他的一隻臂膀獲得了自由。但立即又被

黑髮槍手捉住了。

以後的掙扎，雖然兩個對一個，但幾乎弄成平手，龐德非常興奮，因爲他的猜測是對的，所以他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更不用說他恢復了過去他那打鬥能力的信心。他可以使用他們不能傷害他的顧忌來取勝他們。

龐德用臂肘向後一搗，落了個空，結果使他的上身彎向前面。在他還未恢復直立之前，十個如鋼鐵般的手指已經抓住他後頸下面的神經中樞。他的兩隻手臂的肌肉似乎失去了知覺，他企圖再用脚跟向後向上踢，但這次他的雙腿由前面被抓住。一扭一抬，龐德趴到地上，一個人壓住他的肩膀，另一個人按住他的雙腿。他無法動彈了，掙扎也無用。他只想到那些窗戶，如果他能到達窗戶……

「給他注射。」

龐德感覺到第三個人已經到達了，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在下一分鐘裏，他要證明這兩個強壯而有技巧的人，對付一個同樣强壯有力的人是多麼的困難，如果他們眞的不被允許對他的身體加以傷害的話。

他拚命掙扎，他的身上已在流汗。他盡量不讓大夫將針頭揷入該揷入的地方。他朦朧的聽到鷹勾鼻男人和大夫發生爭執。

他記起他所需要記起的一件事情。那幾個窗戶，雖然關起來了，可能沒有鎖，揷銷斷了。哈蒙德

上週曾提過這件事情。M老總當時脾氣仍然很急躁，他說讓一個木匠來敲敲打打他受不了。只有等到兩週後M老總每年釣魚的假期中再換裝了，因此，只要……

也許，因爲想到這裏一時興奮而身體鬆弛了，也許一個槍手或另一個槍手增加了一分氣力。總之，龐德的手腕被抓住，接着他覺得左上臂被針頭刺入。他感到一陣失望和厭惡，但他想這藥物在使他軟弱無力前，他還有多少時間。突然，他發覺槍手對他的壓力已開始鬆弛些了。

在這短短的一刹那，他扭動身體，得到了部份自由。同時，他弓起背，雙脚向後向上猛的一蹬到瘦削面孔的男人尖叫了一聲。血從他的鼻子噴出來。他沉重的倒了下去。另一個人用手砍他的頸子，但太遲了，龐德用肘向他一搗，正好擊中他的喉管。當龐德從地上爬起來時，鷹勾鼻男人飛起一脚，但他又遲了沒有踢到。龐德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讓出奔往窗戶的通路。龐德用肩膀又一撞，鷹勾鼻向後退了一步，作了一個防禦姿勢。龐德趁機奔到窗前，拉開窗門，跑到外面陽臺上。他一隻手按着低矮的欄杆，縱身一跳，四肢平衡的落到下面。他迅速站起身子，奔入最近的樹林裏。

第一片松樹林從他的身旁後退地似乎很慢，雖然他已盡全力奔跑。樹林現在越來越多了。黑莓叢，野杜鵑花。但他現在感到藥物快生效了。最重要的是不要跌倒。也不要緩慢下來。繼續保持速度。爲什麼？逃開他們。離開那個鷹勾鼻男人，一定要救M老總。回去救他？不。繼續奔跑，一定要逃開，他才能搭救M老總？是的。繼續奔跑……

詹姆斯•龐德現在眞的像一具機器了。很快的，他忘記了一切，除了一大步一大步向前方邁進。他的腦子中剩下一片空白，只有身體在繼續奔跑。

漸漸地他慢了下來，最後，他停住了。

他站在那裏，喘着氣，嘴巴張大着。兩臂鬆弛的垂下。眼睛圓睜着，但看不到東西。然後，受到最後一絲智能及意志力的推動，龐德的身體又向前跑了十幾步，倒在五碼之外看不到的兩棵矮白楊樹間的一片長形草地中。

事實上，沒有人會走到那裏。追擊一開始就沒有希望。瘦削面孔的男人，挨了一脚的鼻子血流得很厲害，站到陽臺一角的欄杆邊，正好看到龐德消失在松樹林中，但那已是十幾秒鐘以後的事情了。而鷹勾鼻男人不敢從那麼高的陽臺跳下去，必須由樓梯下去。

他們三個趕到第一棵樹前時，龐德剛從視線可及的距離內消失。那段時間正是他們所缺少的。首領瞥了一眼腕錶，叫他們停下來。

「我們回去。」

在他轉身離開前，發號施令者，特別看了瘦面孔一眼。那張面孔變色了。然後三個人走開了。其實他們只要再向前走六七十碼。他們便會發現龐德安靜的躺着的地方。

過了很長時間。森林中樹影已拉得很長，漸漸地消失在黃昏的朦朧中。這時，只有昆蟲發出嗡嗡

的聲音，畫眉偶爾的叫聲，再沒有別的聲音。如果龐德豎起耳朵用心聽，他可能聽到遠處一聲慘叫，然後，有一輛車子發動了，駛走了。可是，他什麼也聽不到。

× × ×

這間房子很小，但仍然不能確定這裏面在做什麼以及是什麼地方。那些男人，其中的兩個或三個又開始在談話了。他們的聲音似乎很遙遠，又似乎很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另一個男人走近。臉俯下來。越俯越近。握住龐德的手腕。又翻翻他的眼睛。哼了哼，講了幾句話。走開了，又回來了。他要做什麼？他脫掉了龐德的外套。捲起了袖子。龐德覺得微微的一痛。他又坐回到椅子裏。

「他怎麼啦，大夫？」

「他服用了大量某種藥物。現在我還不能確定是什麼藥物。可能是亥俄辛。我給他注射了一針，也許可以幫他甦醒過來。」

「那麼，他有毒癮？」

「我懷疑很有此可能。我們等着瞧吧。你怎麼找到他的？」

「半小時前一個開計程車的人將他送來的。他說他發現他在大公園門口路上徘徊。我們起先以爲他喝醉了。」

「很可能。有一種人喝醉酒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好方法使一個人如此順從。警官，你知道我們這位朋友是誰？」

「他是龐德，詹姆斯・龐德，辦公地址在倫敦，溫沙公園的附近。我僥倖的打通了電話。他們說留着他，除了大夫不要讓任何人見他，他們馬上派人來，巡官也該馬上到來了。他在這傢伙到達前兩分鐘出去的。

「啊，我想我們現在有進展了……龐德先生？龐德先生，你完全安全了，幾分鐘後你會完全清醒過來。我是亞利森大夫。這兩位是哈賽特警官原拉更警員。他們在這裏保護你。你現在在一個警察派出所裏，但你沒有任何違法的事。你只是需要休息一會。」

詹姆斯・龐德微微抬起眼睛，他看到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面孔，一個尖鼻子和一雙可信賴的黑眼睛，眼睛中露出迷惑和關懷的表情。在他身後站着兩個穿深藍制服的男人，屋裏有一張舊辦公桌，桌上放了一部電話機，和一個檔案橱。牆上貼了地圖和圖表以及警務標語。

龐德乾嚥了一口口水，清了一下喉嚨。他現在要考慮該告訴他們些什麼。他還不知道他爲什麼一定要說。

「龐德先生，你將脚放高一點。拉格，端張椅子過來好吧？再請你泡杯茶來。」

龐德緩緩的喘了口氣，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要一輛車，和四個人，全部武裝。和我一起去。

儘可能的快。」

「不要說夢話了，可憐的朋友。」警官說。

大夫皺皺眉頭。「我感到懷疑。他好像很混亂，沒有錯，但也並不是幻想。」他傾下身子，兩隻手按着龐德的肩膀。「你必須多告訴我們一些事情。龐德先生。我們都希望你說出來。我們想多瞭解一些。」

「海軍上將梅爾斯爵士。」龐德很清楚的說，看着警官的反應，龐德的腦子現在完全清醒了。「他的住宅中似乎發生了事情。恐怕他已被綁架了。」

「請繼續說下去，先生。」警官說，在龐德還未說完話前，他已拿起電話。

「一共四個人。他們給他注射了一針藥物，和我一樣，我不大清楚我是怎麼逃出來的。」

「抽支煙。」亞利森大夫說，遞給龐德一支煙和打火機。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然後迅速而冷靜的開始思考，分析，揣測。他得到的結論使他感到驚駭。他從椅子裏跳了起來。同時，警官放下了電話。

「電話不通。」他焦急的說。

「自然啦。」龐德說：「將電話給我，」當警局接線生答話時，他捏着拳頭說：「倫敦機場。緊急電話，請予優先接通，我等着。」

警官瞥了他一眼，然後離開了。

當龐德迅速將M老總及四個敵人情報員，向機場安全官他的朋友史賓斯描述時，巡官到達了。一分鐘後，比爾・譚諾也來了。

龐德講完了，吸了一口氣，開始向譚諾解釋當前的情勢，正在這個時候，警官回來了。他的溫厚的圓面孔變成蒼白色。

他對龐德說：「我通知一輛巡邏車到那棟房子去，先生。」他說，嚥了一下口水。「他們已經盡快地趕去了。現在派武裝人員去恐怕已太遲了。大夫，我們需要你。雖然你已幫不了什麼忙。」

三

瘦面孔男人的屍體躺在M老總住它的前廳中，臉孔差不多已經沒有了。地上牆上到處可以看到血跡。路格槍彈嵌入壁板半吋深。

海軍士官長哈蒙德身上中了兩槍。一槍在前胸，一槍在後頸。據猜測，在他開大門時便遭到槍殺。兇手是使用一支小口徑武器。爲了避免在前廳留下任何痕跡，使龐德到達時發覺，所以將他的屍體堆在廚房裏，第三具屍體也在那裏。

哈蒙德太太在被槍殺前恐怕什麼也不知道。當她站在爐灶或水槽前時，兇手使用同一枝小口徑槍準確的一槍射穿了她的後腦殼。她躺在被拖進來的丈夫旁邊。她的丈夫一隻手還擱在她的肩上，好像表示永不和她分離。哈蒙德自大戰結束從海軍中退伍，和他的太太一起服侍M老總以來，他們兩個一天也未分開過。

龐德和譚諾及巡官站在一起，俯視着哈蒙德夫婦的屍體時，他發出一種嗚咽的聲音。他心裏發誓說，殺害他們夫婦的人必須償命。

「你幸虧沒有接受我的提議，晚上陪我一起到這裏來，比爾。」龐德說。

譚諾點點頭，沒有說話。然後，他們兩個轉身離開，將屍體留給大夫和警方專家處理。他們也無

法再從他們身上多查出點什麼。哈蒙德夫婦的命運已很明顯。當然，那個瘦面孔男人被槍殺的問題仍未解決。

一分鐘後，龐德和譚諾在M老總書房中，決定從這裏開始查看。他們兩個都避免碰到M老總平常坐的直背椅，而坐到光潔的壁爐兩邊的椅子裏。

「也許他的老闆一時氣憤將他擊斃了。」譚諾開口說：「從你在途中告訴我的情形，我們這位朋友在樓上打鬥時不太高明，可能被認為有意讓你逃走。但這些傢伙似乎並不輕易動怒。當然，一個受傷流血的鼻子是一個很顯著的目標。那恐怕是他獲得一顆子彈的原因，如果是這樣，就太可怕了。」

在回答前，龐德拿起他們兩個人中間小桌銀盤上的威士忌和蘇打水，他由廚房中端來哈蒙德昨天為他準備的飲料。

「你的推理很適用於機場的偷渡。」龐德喝了一大口酒。「通過機場出境檢查室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冒險，必要時他們會將M老總擊昏，就說因天氣或排除太久的關係他昏過去了。如果他們勸我參加他們一起，那麼他們冒的險更大了，對不？好了，現在我們不談這個。問題是，不管冒多大險，他們成功了。」

譚諾瞥了他一眼，沒有作聲，從口袋中摸出一支香煙。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龐德說：「他們為什麼將屍體留在這裏？這會使我們多知道好多線索

。我以為他們至少該設法將屍體藏起來。」

「他們沒有時間。」譚諾說，看了一下腕錶。「現在一定都計劃好了，時間已到最後一分鐘了。講到時間，他們什麼時候能將那部電話機修好？我們最好開始找——」

「急也沒用。一小時前才換班，史賓斯正忙得不可開交。」

一個穿著襯衫的警察敲門走了進來。「電話機修好了，先生。」他說：「如你們所要求的，已經通知倫敦機場安全室了。」

「謝謝你。」當警察走出去時，比爾將威士忌酒杯砰然一聲放下。「總之，一切都沒有希望了。」他突然粗暴的說：「我們走吧，詹姆斯。每一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必須通知，還要快。我們在這裏還留戀什麼？」

「如果我們走了，我們便和電話斷了連絡。我們必須確定這裏確實沒有事了。果如有的話，警察會查出來的。克勞福德巡官是位很能幹的警官。你說總之已沒有希望了，這是什麼意思？打電話給了

港。然後——」

……」

「我說，詹姆斯。」譚諾站起身子，開始在褪色的地毯上來回走動。「他們已經走了四個小時海

龐德吸了一口氣，咬着嘴唇。「天啦，你不知道我真希望——」

「不要說了，老弟。沒有人能比你應付得更好的了。振作起來，聽我說。」

「對不起，比爾。」

「這樣才對，現在已經過了四個小時了。如果他們用飛機將他送走，現在可能已到達奧地利或阿姆斯特丹，或馬賽。他們一定去了比較近的地方，他們不敢坐上六個或八個小時飛機，冒着碰到不該碰到的人的危險。」

「爲什麼你沒有想到他們會在東柏林？」龐德直爽的問：「或者在赴莫斯科的途中？」

「我不知道。」譚諾用顫抖的手指又點燃了一支香煙，一隻手插入頭上灰白稀疏的頭髮中。「看來不像那樣。這是我的想法。也許只是我的希望。」

龐德沒有作聲。

「也許他們沒有將他送走。那可能是他們最恰當的處理。將他藏在西摩蘭或其他地方，在一個無人住的破屋中實行他們的陰謀計劃。不管他的陰謀是什麼，我們一定會查出來。我們目前受了點挫折。我們失去了他，但一定找得到他。」

前廳小室中電話鈴響了（M老總不喜歡電話機放在他看得到的地方）。譚諾跳了起來。

「我去接。你休息。」他說。

龐德回到椅子裏，用一半注意力聽着在小室中的譚諾的單調聲音。警察輕輕的在工作。龐德坐着

的這間書房——他第一次注意到M老總的煙斗放在銅煙灰缸裏——比以前更像一個博物館。看起來不像M老總剛離開幾個小時，而像好幾個禮拜或好幾個月了。龐德不安的幻想着，如果他站起來用手對牆猛的推去，石頭牆壁會不會向裏凹去，就像天方夜譚中的神秘山窟一樣。

譚諾的沉重脚步將龐德從迷亂中帶回了現實。很顯然的，在他的身體中藥物力量還未完全消失。他的朋友的臉緊繃着，神色難看極了。

「詹姆斯，我的猜測差不多對了。」譚諾又開始在地毯上走動。「他們乘八點四十分一四七A次班機離開的。値勤人員記得很清楚。他們直到最後一秒鐘才登機……

「他們於九點半左右在山龍降落。那差不多是兩個半小時以前的事了，正是你在那森林中徘徊的時候。他們在山龍有輛車子等着，天知道他們駛到那裏去了。對那邊海岸我略微知道一些。一定是在西歐最荒凉的地方。然後，你可以隨意選擇，坐小船上大船，或上潛水艇。然後和幾百哩外大西洋中的飛機會合。然後可以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情況就是這樣。」譚諾在結論中說：「我們已通知了愛爾蘭海岸防衛隊和海軍，告訴他們全面監視着。這可能有效。我們將派一個人在今天晚上到達那裏。這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然後，我們召集在倫敦各小組人員。來，詹姆斯。我們去打幾個電話。在這裏我們已無事可做了。這裏只會使我感到不舒服。」

克勞福德巡官是個高個子很沉靜的人，年約四十三四歲，龐德立刻喜歡上他。當他們打完三個電話中最後一個時，他走過來了，手上拿着一個倣着口的牛皮紙大信封。

「我們在這裏的工作快完了。」克勞福德對他們兩個人說：「如果你們二位要走的話，這裏面可能是你們眞正要找的東西。」

他將大信封交給譚諾，然後看也不看地上的屍體做了一個手勢。「都是這人口袋裏的東西。如果有什麼線索那將是一個驚喜。你們知道他們是不顧他暴露身分的。衣服普通，沒有洗衣店號碼片。只有三張他的照片，一組指紋及身高體重表。至於顯著的特徵，他却沒有。如果你們的檔案中有他的資料，我想你們不需這些東西便可以立卽查出他是誰。龐德先生已經仔細看過他。啊，大夫的初步報告剛完成。這是一張紀錄單。我必須請你在這張死者的物品單上簽字。當你們不需要它們時，我們要取回來。」

譚諾在單子上簽字。「謝謝你，巡官。我們要你陪我們一起到倫敦參加下半夜舉行的一個會議。會議大部份與你無關，但如果你不出席提出警方的報告，別人會怪你的。我想你瞭解這點。」

克勞福德面無表情的點點頭。「我早想到了，現在如果你給我兩分鐘時間，我會完全聽你的差遣。」

「你當然知道這件事情我們不要外界任何人知道。告訴電信局，當每個人離開這裏後，將電話線切斷。謝謝你和你的部下的協助。你準備好了，我們在外面等你。」

晚夏的天空中星星閃耀着光亮，今天晚上是個飛行的好天氣。他們將M老總帶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不要想這件事。夜晚的空氣中帶着一絲涼意。龐德發覺他餓了。現在也不要想這個了。在到達倫敦之前，他是不會有東西吃的。

龐德和譚諾一起走過兩輛大型警車，走到他的賓特車旁，車子仍然停在原地。譚諾一隻手抓住他的肩膀。

「來，詹姆斯。你坐我的車。我明天派人檢查你的車。」

「不用擔心。我完全好了。」

「不是你，我們不能確定那部車裏是不是安放了炸彈。」

「比爾，你知道他們是要我活着，不想令我受傷。」

「不錯，那時是的。但沒人知道他們現在可能要做什麼。」

四

部長蘭諾德爵士正在參加奧地利王子擧行的晚宴時，突然被召回，他感到非常不愉快。電話通知時强調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要求他注意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打電話通知的人，在蘭諾德有機會抗議在這樣一個不適當的時間開會前，便將電話掛斷了。

當他踏上情報局建築物的大門臺階時，他心裏想，一定是他！那個堅持不受政治指揮的老傢伙出了麻煩？這傢伙早該受到打擊。

蘭諾德走進辦公室，惱怒的環顧了一下圍坐在一張舊橡木桌四周的面孔。他的部內常務次長，蘇格蘭警場副署長華倫斯，情報局參謀長譚諾，似乎應該負責這次事件的情報員龐德，以及一個警察或什麼的。

「你們都在這裏。」蘭諾德爵士綳緊了臉，深深吸了口氣。「我得說，這是一個大混亂。這件事必須由首相決定。我希望你們知道這點。」

「你同意我們的想法，我感到非常高興，部長先生。」譚諾平靜的說：「但如部長所知道的，首相今天——昨天已坐飛機到華盛頓去了。他在那邊無法處理這件事。我想他大概不能縮短他的訪問日程。因此，看來好像必須由我們自己來處理。」

「當然由我們自己。」這次蘭諾德强調的說：「當然由我們自己來處理。問題是從何處着手？向何處推展？你的部下所提供的情報幾乎等於零。

「還有，你們發現被擊斃的這個人，不是僕人，也不是首領或什麼的，你們所知道的是，他被一顆子彈打爛了腦袋。這很有用。任何人都可能要問，是不是在他的身上一定能發現線索？」

克勞福德巡官立刻開口說話，蘭諾德爵士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在他認爲至少該是位要人來回答他的問題，而不是由一個下級警官來發言。

「很奇怪，他身上還帶了一些東西，部長先生。」巡官說。他對着華倫斯遞過去的一小堆雜物點點頭。「但它們並不能告訴我們很多。除了——」

「它們能告訴我們這人是誰？」

「我的看法是不能，部長先生。」

矮小精悍的華倫斯瞥了克勞福德一眼，同意的點點頭。

「那麼，請原諒，我可以再問一遍嗎？他是誰，副署長？」

「我正派人查閱我們的指紋檔案，蘭諾德爵士。」華倫斯說，他正視着部長的臉孔。「當然，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傢伙的指紋可能列在我們的檔案中。在海外的各分站中也在查對。但這件事需要兩天時間才能確定。我有一種强烈的感覺，我們不會獲得什麼線索。我的看法是，從他們將他留下

來可以證明，就是查出他的身份對我們也沒有幫助。」

「我同意華倫斯的看法。」譚諾說：「我們在這方面立場相同。我相信我們不會獲得任何結果。這傢伙可能是個新手，他參加破壞工作，恐怖活動等等。可能是個來自非州的白人。我說的意思是，想查出這傢伙是誰只是浪費時間，因爲在某種意義上他不是一個重要人物。」

「這是你的猜測，是不，譚諾？」蘭諾德說：「只是猜測，那是你個人的判斷力問題。但我受過的訓練是，在作任何推理之前，應作仔細的，不偏不倚的，和徹底的觀察。現在……龐德。」部長繼續的說，臉上露着憎厭的表情，好像唸到一個不雅的名字。「不管怎麼說，這人活着時，你看到了他。關於他，你能提出什麼有助於偵查的線索嗎？」

「可以說沒有，部長先生。除了徒手作戰的技術外，他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但那種技術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學到。因此……」

「他的聲音如何？有什麼特別沒有？」

龐德極度疲乏。他的頭在刺痛。他的身體各部位都在痛。即使如此，他也不願在高級長官面前顯露出他的倦態。

「他用英語對我講話。」龐德恭敬的說：「使用標準的正確英語。當然，我曾仔細的注意聽，看看有沒有俄國或阿爾巴尼亞或中國音調的語尾，但沒有。然而，他所說的話總共不超過二十個字，用

來作爲判斷似乎太少了點。」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華倫斯輕輕咳嗽了兩聲。

蘭諾德爵士似乎一點也不動怒。他只瞥了華倫斯一眼，以溫和的語調對龐德說：「對了，你在那地方停留並不久，對不？你急着離開那裏，恭喜你逃出來了。無疑的，你會認爲，留下來設法救你的長官脫險是一件無聊的傻事。」

次長突然將頭轉向一邊，凝視房子的一角。坐在龐德對面的克勞福德臉紅了，開始搓動雙手。

「龐德先生已表現得非常勇敢和機智，部長先生。」他大聲的說：「我從未聽到過有人赤手空拳制服了四個身强力壯的男人，何況已被注射了藥物，幾分鐘內就會變成一個全無抵抗能力的人。如果龐德先生沒有逃出來，敵人的計劃將完全得逞了。事實上，他們現在必須修改計劃，他們很可能已受到了嚴重損害。」

「可能。」蘭諾德用手搓着下巴，他對他的次長說：「布西賴爾，請你打開一扇窗戶。這裏的空氣太渾濁了，有三個癮君子，一支接着一支抽煙。」

當次長迅速站起身子去開窗戶時，龐德忍住了笑，他想起在一本書上有這樣說法，憎恨吸煙是一種開始患精神病的徵候。

蘭諾德搓了一下雙手，好像戰勝了一個要點。他繼續的說：「現在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困擾。梅

爾斯官邸似乎沒有一個守衛或守夜者。這正常嗎，還是那些人都溜走了？」

「這是正常的，部長先生。」譚諾說，他轉回頭。「這是意外。這件事以前從未發生過，所以我們也從未派過守衛。」

「的確。你同意也許正因爲它從未發生過而特別需要派人保護？」

「是的，部長。」譚諾的聲音沒有一點精神。

「很好。現在我們不知道誰發動的這次綁架，以及其目的爲何？我們來作一次知識上的臆測。」

「很顯然是敵人特工人員幹的。我們可以打消用贖金贖回M老總的念頭，因爲他們可以在他們國內幹這種勾當，避免冒着偸運梅爾斯爵士出境的危險，如果龐德先生也被綁架了，爲何不綁架兩個人勒索贖金呢？根據同樣的理由，也不可能因爲審問，洗腦這一類事情要綁架他。絕對不是，一定還有別的事情，我可以確定。」

蘭諾德爵士又輕蔑的說：「噢？那一類事情？」

「不知道。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事情發生。」

「嗯。關於這件陰謀在什麼地方策劃的，誰策劃的，其目的爲何，我們大家都一樣全不知道。你的國外情報站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活動報告。」

「沒有，部長先生。當然，我已要求他們保持特別警戒。」

「好了，好了。我們什麼也不知道。看來我們只有等待對方進一步的行動。謝謝你，謝謝你們大家的幫忙。我相信你們都已盡了最大的力量了。很抱歉，如果你問我的意見，龐德先生，你還可以採用別的方法。不過，你的逃脫在這整個事件中是一個特色。」

部長說話的語氣似乎非常眞摯。他轉過臉對華倫斯說：「同時，次長，對新聞界要怎麼辦？發佈一個『D』通告，你認爲怎麼樣？」

華倫斯不敢看龐德和譚諾。「我想不行，部長。將軍有很多親友，他們會追問到底的。我建議，發佈一則簡短消息，就說他的病還未好，大夫建議他需要一段時間徹底休養。」

「好極了。那麼，這件事交給你辦。現在——還有什麼建議沒有？不管這建議是什麼。任何人……」

克勞福德挪動了一下身體。「部長先生，如果我可以……」

「繼續說下去，巡官。請說下去。」蘭諾德爵士皺皺眉頭。「歡迎，歡迎。」

「是這張上面寫着姓名和號碼的紙條，我們都已經看過了。我們在死者皮夾的一角中發現的，它皺成了一團。我知道，密碼人員正在研究它的複印本，但我認爲那是在浪費時間，希望很小。我不知道我們可否拿出來再看一遍，我們曾否考慮到那些數字會不會是電話號碼？」

「恐怕沒有這種可能，巡官。」譚諾說，疲乏的揉揉眼睛。「克麗斯蒂安娜（Christiana）

看來像挪威的首都舊名克利斯帝安利亞（Christiania）。瓦梭（Vasso）可能是法國北部的瓦西（Vassy）。我們都知道巴里斯（Paris）在何處。懷特豪爾（Whithell）1 2 3當然指的是倫敦。如果它們是電話號碼，它們可能使用某種替換法變成密碼的。我們沒有破密的方法，因此，我們毫無希望。對不起，使你失望了。」

「會不會是地圖參考資料？」常務次長平靜的插嘴說。

譚諾搖搖頭。「數字數目不對。」

「實際上，」巡官溫和的堅持說：「我說話的眞意並不完全像你們說的那樣。拿我們還未提到的『Antiqone』這個字爲例。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希臘劇。」譚諾說：「對不？至於密語的意義，那只有天知道了。」

「可能，先生。但『Antiqone』不僅是希臘劇，對不？它同時也是一個希臘名字。一個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現在希臘那裏是否還有人使用，但我確實知道在希臘歷史上很多人使用這個名字。現在再看看『克麗斯蒂安娜』，它不也像一個女人名字嗎？克麗斯蒂安娜可能是希臘女人。而巴黑斯（Paris）當然是另一個希臘的名字。」

突然，比爾‧譚諾站起身子，走到牆邊一張放着電話機的舊桌子旁邊。

「講到瓦梭，恐怕我不——」

「你推算的結果是什麼，巡官？」蘭諾德爵士打斷他的話說，又恢復了他較早時的態度。

「我們有人曾經到過希臘，從某一個人那裏獲得了這些電話號碼，如果他覺得需要的話，他可以找某一個女伴。可能是在雅典。或者我們至少該想到的一個地方。先生。」

蘭諾德皺皺眉頭。「但Paris是個男人的名字。我很難——」

「完全對，部長先生，就是奪取特洛伊的海倫發動特洛伊戰爭的那個男人。可是，如果你再看看……」

克勞福特將一張皺巴巴的粗糙的格子小紙條遞給部長。仍然皺着眉頭的蘭諾德爵士戴上他的黑邊的大眼鏡，凝視着用原子筆寫的潦草字跡。他輕蔑的說：「這有什麼？」

「在paris的正上面。字跡並不太清楚，但在我看起來好像是『如果補給品缺乏』或『減少』。如果Antiqone及其他兩個人離開了，或他不喜歡他們，那麼Paris可以安置他。」

「嗯。」蘭諾德又拿掉眼鏡。他的眼睛瞟了一下還在打電話的譚諾。「你認爲我們該想到這點，是不？」

「依我的看法這似乎是有意佈置的，部長先生。如果是眞的，那麼，它落在我們的手中是由於三點疏忽。沒有將屍體弄走，沒有將口袋中全部東西拿走。和沒有搜查口袋。現在……」

「你的意思是說，這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騙術。」

「不，正相反。這是一個直接指向希臘的指標。雖然不太清楚，但對我們卻已够清楚的了。」

譚諾掛斷電話，回到他的椅子坐下。他以敬佩的眼光瞥了一眼克勞福德。

「根據大使館瑪麗‧克利斯的說法，四個字都可能是現代的希臘人的名字。數字組可能是雅典，薩龍尼加及其他兩個城市的電話號碼。」

「我們有點進展了，諸位先生。」蘭諾德爵士說，他的眼皮皺紋差不多全消失了。「我們有點進展了。」

「我們已確實知道我們該進行的方向了。」

詹姆斯‧龐德自三刻鐘前說過他最後一句話後，一直將臉埋在雙手裏。他似乎已半睡着了，事實上，他竭力不斷的使用他的疲乏的腦子在分析及評定他們討論的要點。現在，當他的聲音迴盪在這間天花板低矮煙霧繚繞的屋子中時，他已從椅子中坐直身子，眼睛凝視着譚諾。

「克勞福德巡官是對的，這確是有意佈置的，可以稱它爲魚餌。他們急切希望將我引入他們的計劃中。那張紙上的名字及號碼是一件臨時的傑作，目的在引誘我立即跟踪他們。當然，我會這樣做的。問題是我選擇的路線。」

譚諾緩緩點點頭。「你要先從什麼地方着手，詹姆斯？」

「任何地方都可以。」龐德說：「那麼從雅典開始好了。這無關緊要，因爲我不必去找他們。他們會來找我。」

五

佛拉康尼西島位於希臘南海岸及土耳其南海岸間之中途，更精確的說，靠近那克梭斯，伊奧斯及巴羅斯三個大島形成的三角形的中央。佛拉康尼西島原來是個噴火的火山。直到現在火山口還留在那裏。從空中看起來，佛拉康尼西島像個醉漢拖着一把鐮刀。刀尖已經斷了。在本島及其北端一個無名小島上有一個幾百碼長的沙灘。島上住有居民。但除了兩個漁村外，只有一棟現代化的房子，是用白石建築的長形矮別墅，位於島上最遠的一角的棕櫚樹和仙人掌間。屋主是一個比里亞斯的遊艇建築商，在夏季幾個月中，他將這棟別墅租給外國人度假。

在今年這個特別的夏季裏，這棟別墅已經租給兩個持有法國護照的遊客。他們沉默寡言，脾氣都很壞。從他們的外表看來，似乎很少過戶外生活。偶爾看到他們躺在私人停泊的小碼頭上的帆布椅子上。但有時候又很久看不到他們。

對於他們兩個人的身分及目的，共匪解放軍特別行動會的孫艮丹上校完全清楚。當這個上校坐在一間較他們的別墅小而很不易接近的屋子窗戶前時，他看不到島上的這兩個人。因爲如果要想看到他們，他必須要走到外面，爬上離海平面兩百五十呎以上的雜草叢生的小山頂，目光越過一個斜坡及一道小河，才能看到一公里遠的那座八十碼長的小島。

可是，自昨天晚上坐船到達這裏以後，孫上校一直就未出去過。這個一眼便能看出來是東方人的人物，他本身便妨碍了中共匪黨在西方某些國家中顚覆和滲透的計劃。在英國和美國，看到東方人並不怎麼稀罕，可是在希臘小島上却是非常少有的事情。佛拉康尼西島上沒有東方人，更沒有中國人。

任何人看上校一眼都不會懷疑他的血統。他是個高個子中國人，身長約六呎，有着西北高原男人的粗獷體型，長臉，皮膚呈淺黃色。

夜幕已經低垂，上校仍然坐在靠背椅裏。平常他是個知識慾强烈的讀書人，但今晚他在調和精神和情緒。他點着一支煙，但沒有吸，任它緩緩的燃燒着。香煙是英國牌子。孫上校並不像他的同事那様對英國每件事物都表示輕蔑。他喜愛英國的文化，但感到很遺憾的是，在某些方面來說，他的時間很短促。

他第一次遇到英國人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在北韓平壤附近一座戰俘營中。當時他只二十一歲，是以北韓陸軍俘虜審訊官白少校的顧問身份從事審訊工作。因此，他有機會直接了解英國人。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最後一個英國人被遣返之後，他和西方人的接觸僅僅限於法國人，奧國人及美國人。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英國人。所以，以後在國內逮捕的英國間諜沒有一個不是交給他審問的。他已成爲一個審問英國間諜的專家了。他這個聲譽連特別行動會的高級匪酋們都知道，甚至傳到了中央委員會委員們的耳朵。但他已有六個多月沒有和英國人碰面了。現在一想到今天晚上要和英國人「團聚」，以及以後七十二個小時不斷的接觸，他感到一陣說不出來的興奮。他坐在黑暗中睜大着眼睛。這時，門上傳來幾下輕輕敲門的聲音。

上校用英語和藹的說：「請進來。」門推開時射進一束燈光，門口站着一個女人，她也用英語低聲說：「我可以開燈嗎，上校同志？」

「先讓我關起百葉窗……好了。」

黃色的燈光洒到光禿禿的石地上。屋內有一張廉價的桌子和一張廉價的空椅。審訊室的氣氛使上校感到一陣莫名的愉快，他的精神也隨着振奮起來。

他眨了眨眼睛。他之眨眼睛既不是因爲看到突然的光亮，也不是因爲看到這個女人，他到達這裏後已經見過她十幾次了，這只是他的習慣上的動作。

阿爾巴尼亞並不是一個以出美人著名的種族。杜妮•馬丹，現年二十三歲，阿爾巴尼亞東南部高沙人，持有希臘護照，可是那護照是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僞造的。

她穿了一件緊身綠色泰絲綢褲，上身配了一件天藍色同樣質料的短馬甲。脚上穿了一雙綉花拖鞋，她身上就再沒有別的了。

她身材中等略高，比上校約矮兩吋，身段苗條優美，腰肢窄細，眼睛呈深棕色，頭髮淺紅，她站在門口，以挑撥性的目光望着上校。

任何進一步的表露都完全是白費。孫艮丹對於女人的態度一向非常冷漠，他認爲女人只是妻子，母親，以及男人的慰藉者。

他瞥了杜妮一眼，簡單的說：「有什麼事嗎？」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想吃點什麼。」她平靜的說，聲音有些刺耳。

杜妮的意大利語，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及希臘語都非常通順而不帶土腔。但英語很生硬，但對她這個臨時的主人，並沒有別的溝通意見的工具。爲了與歐洲情報員工作被迫使用敵人的語言，通常都使匪徒顚覆份子感到惱怒。但上校顯露的溫和的惱怒却用另一種情感迸發出來。

他雙手抱着後腦殼，靠到椅背上。他穿著白色運動衫和灰色長褲，擺出一副半歐化的古怪姿勢。

他緩緩說：「如果你想吃東西。如果你喜歡吃什麼，你自己吃好了。親愛的，不要勉强表示你對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感到高興。不必了，謝謝你，我現在不要吃東西。等到我們的朋友來時一起吃，好不好？他們很快就會來了。」

上校的英語很流利，據說，他在香港大學研究了兩年語文，因此他的發音也相當準確。

杜妮望着他。「對不起，上校同志。」她謙恭的說：「我知道我的英語不行。」

「比別的人要說得好些。」上校說，帶着寬容的微笑。他的嘴唇發烏，他的牙齒有點暴出。他繼續說：「但不要老是稱呼我上校同志，叫我孫上校好了。這樣更友善些。我們彼此不用拘束，隨便點

，好不？其他的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跟着杜妮走出房間，穿過一條石板走廊，走進一間鋪着地毯擺設着橄欖木家具寬敞的起居室。起居室大門敞開着，門前有一個窄長的陽臺，陽臺上放了幾張折疊椅子和一張矮桌。在陽臺上所看到的是一片平靜的大海，海水在正升起的月亮照射之下，發出亮晶晶的閃光。

孫艮丹上校靜靜的站在門口，他沒有看到大海洋已有十五年了，海洋仍然使他感到迷惑。他眺望了一會，然後轉身回到室內。

這時，坐在室內床上的女郎迅速抬起頭。她和杜妮一般高，有一對烏黑的眼睛，身上穿了和杜妮同樣的服裝（綠褲白馬夾），但她的身段比較纖細，使得杜妮看起來顯得胖些。她的一雙大腿修長，胸部堅挺，頭髮剪得很短。

露伊莎‧塔廸尼聽起來更像一個意大利的名字。實際上，和杜妮一樣，她是阿爾巴尼亞人，持有希臘的護照。但在性格上她沒有她的同伴那樣溫順。她瞥了上校一眼，對他感到有些憎恨和恐懼。

孫艮丹似乎沒有注意到，他愉快的說：「多麼可愛的一個晚上，你打扮得好漂亮啊，親愛的。」

「眞無聊。」露伊莎慍怒的說。她將一雙修長的大腿挪動了一下，和杜妮並坐到一起。「我們在這裏做什麼？」

「你的主要職務，如我已告訴你們的，是使人看起來我們是一夥朋友在這裏度假。但今天晚上，

你的職務將予以……呃……擴大。你和杜妮要由馬上到達的幾個人來支派。」

「什麼人？」露伊莎坐直身子，她的肩膀緊挨着杜妮。「多少人？」

「一共六個。兩個是反動份子，你不要躭心。另外四個是和平的鬬士，他們剛完成一項危險的任務。你們必須在你們的能力範圍內給他們一切慰藉。你們兩個人。」

兩個女人互望了一眼。露伊莎聳聳肩膀。杜妮微微一笑，從後面伸出一隻棕色的臂膀圍住露伊莎的纖腰。

「現在……啊，好極了，正是時候，伊夫金尼。你這個僕人太好了。你該專門擔任這個工作！」

屋裏第四個人是個矮胖圓腦袋的俄國人。他端着一盤飲料走進屋子。伊夫金尼在北平俄國大使館工作時，認爲待遇太低，沒有前途，於十年前脫離了俄國大使館。

他的新主人發現他很能幹，同時也很殘酷。由於他具有這些特點以及他是個歐洲人，使他很適合在孫艮丹的小組中工作。他將盤子放到一張矮圓桌上，歪着他的圓腦袋，望着兩個女人。

露伊莎接過一杯伏特加，杜妮接過一杯啤酒，上校臉上露出笑容，但並不飲酒，只作了一個手勢要俄國人自己隨便喝好了。

孫上校雙手插到衣袋中，轉身向門口走去。然後他在門口陽臺停下來，靜靜的站着。他瞥了一眼手錶，那是一隻鋼壳郎琴斯牌錶，他已戴了差不多十五年了，它以前的主人是英國格爲斯特夏團的一

個上尉，像孫上校所碰到所有的勇士一樣，在審訊中死了。手錶是一件寶貴的財產，一件紀念品，不是戰利品。

孫上校轉過頭大聲說：「伊夫金尼。燈，開亮所有的燈。」

伊夫金尼放下他手裏的啤酒。「所有的？」

「所有的燈都開亮。我們小組的其他的人到達了。」

這時候，在這棟石屋旁邊小山頂的下面，正有兩個人躺在一棵矮無花果樹下面，看到陽臺上和停泊所都亮起了輝煌的燈光。他們看到機器船緩緩駛近。當繩子抛上來繫住時，他們沒有動也沒有說話，只是等待着。他們聽到一陣歡迎的笑聲和招呼聲，三個人登上岸，其中一個人需要人扶着，另外兩個人跳上前，被屋裏走出的兩個女人擁抱着。僕人拿着他們的手提箱。這一小批人走進屋裏，汽船的引擎繼續卜卜卜的響着，由海岸滑出水面，轉向西方，無疑的，他們準備繞過小島，駛往佛拉康尼西島內灣公共碼頭停泊。

在小山下面，一個男人望着另一個男人，攤了一下雙手，這兩個人站起身子，恢復他們的困難而效力不高的巡查。他們今晚上還有十一家要調查。

在那棟石屋裏，孫艮丹坐着打量這三個剛抵達的人。他沒有說話。

黑髮槍手，三十小時前從森寧戴爾跟踪詹姆斯•龐德到M老總的官邸的男人，開口說：「告訴你

，」他覺得喉嚨很乾，咳了一聲。「龐德在英國從我們手裏逃掉了。」

孫艮丹點點頭。

「HND—16只有在靜脈注射下才立刻生效。」第二個男人插嘴說：「他掙扎得太厲害了，所以，我只能給他作皮下注射，這——」

他看到上校做了一個手勢，就住口不言了。

「他在嚴重傷害陶易爾的臉孔之後逃走了。」第一個人繼續說：「陶易爾臉上傷得太明顯，足以引起注意。因此，我當場將他消滅了。在那以後，一切都依照計劃進行。在機場雙重聲東擊西的戰術非常成功——」

上校的手又舉起來。

「關玆很機智的臨時在陶易爾身上留下一個線索。」說話的繼續：「他判斷，這一定能將龐德引誘到雅典來尋找他的老總。詳細的經過都寫在這上面。」槍手迅速的說，好像要阻止他再次舉手，將一個封起來的信封遞給孫艮丹。「關玆現在在雅典。我們將水上飛機在桑林角外海停下來，他乘橡皮艇登岸。他將和我們在雅典的朋友連絡。如果龐德沒有出現，關玆將安排綁架一個駐在那裏的英國情報員，將他帶到這個島上。關玆估計，即使那樣，我們的作業仍可以達成其主要的目標。」

孫艮丹足足半分鐘沒有說話，只用信封輕輕敲着膝蓋。

汗水從他們的臉上冒出來，兩個人站在他的面前非常尷尬。露伊莎坐在床上偷偷望了孫艮丹一眼，站在她身邊的杜妮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

最後，上校抬起頭，他的紫色嘴唇微微的分開了。緊張的氣氛緩和了。有人深深舒了一口氣。

上校將臉轉向槍手，說：「呃，戴格拉夫，你的運氣似乎確實不太好。但我可以說，你已盡到了最大力量，完成了我們的主要任務。」

孫艮丹的腦筋很明快。詹姆斯·龐德沒有到來雖然使他感到極度失望，但他不在這幾個西方人面前露出任何這種情緒。

「可是，你們現在需要輕鬆一下。」他繼續說：「明天上午再詳細討論。先喝一杯。伊夫金尼會爲你們準備晚餐。這兩個小姐叫杜妮和露伊莎。她們已得到指示，可以在任何方面及任何時間滿足你們的要求。啊，最後……」

孫艮丹從容的站起身子，走到新來的第三個客人面前，後者自進入室內後便一直深坐在椅子裏。

「晚安，將軍。我是中共解放軍的孫艮丹上校。你覺得怎麼樣，將軍？」

M老總抬起頭。他的灰色眼睛中又露出了銳利的光芒。他堅決的說：「我不會回答你的任何問題，你這個中國的土匪，因此，我當然也不回答你這一個問題。省省你的口舌吧。」

「將你弄到這裏來主要的動機，不是要你這西方垃圾來回答問題的。但時間到來時你會回答的。」

這一點你請放心。」

孫艮丹說話的音調和以前一樣平靜，他繼續說：「現在，羅曼，將你的病人帶走，送到床上打一針，讓他好好睡一覺，伊夫金尼會帶你去你的地方。」

大夫是個光頭矮個子四十三四歲的中年人，他依照孫艮丹所吩咐的行事。

戴格拉夫手上端着半杯伏特加，走到用作白天休息的床前。他從頭到脚仔細打量着兩個女人，就像一個農夫在牲口市場中打量牲口一樣。最後，他指着露伊莎。

「上校說任何時間都可以。」他喃喃的說：「那麼就現在好了。」

露伊莎望着杜妮，杜妮用阿爾巴尼亞語和露伊莎嘀咕了一陣，末了，露伊莎聳聳肩膀，然後點點頭。杜妮盯着戴格拉夫說：

「我也喜歡你要我，那個人使人討厭。頭上沒有頭髮，個子太小，兩隻手像一隻鳥。你也要我。我們以前曾這樣做過。我們會爲你做很多服務。」

「正合我意，」戴格拉夫說，一口喝乾了杯裏的酒眦着牙齒說：「這太好了，親愛的。」

屋裏只剩下孫艮丹一個人，他大步走到陽臺上，對着愛琴海猛的吐了一口痰。

六

詹姆斯坐在雅典半島大飯店的酒吧中，等待着預期的情況發生。
沒有其他的好辦法。至少在追踪方面沒有積極的行動路線，經過詹姆斯·龐德，比爾·譚諾，倫敦G組主任，以及雅典G情報站負責人，利用無線電不停的連絡，四方面討論了好幾個小時，最後在缺乏較可靠的情報資料下，總算譚諾在辦公室中將計劃抄在了一張電報紙的背面，龐德的腦子中在默思其中的每一個要點。

1.理想的發展，007認出企圖綁架他的敵人情報員，爲了找到M老總，且避免被俘虜，跟踪他們到更高一級的機構。

2.上述的可能性非常小，007不可能事先認出這些情報員。在M老總官邸中採取行動的高度效率已經强烈的顯示出，避免被俘是不可能的。

3.因此，007必須設法讓他們俘虜，這需依賴下列諸項安全措施：

A　G情報站情報員二十四小時監視007，跟踪敵人綁架人員，必要時以武力干涉。

B　一個極小型的無線電通訊機在雅典等待007到達，裝置在他的衣服內。

C　衣服裏裝置緊急時逃生設備。

AB兩項由G情報站負責辦理。

C項由Q組負責辦理。

龐德微微一笑。G情報站在整個情報局中是一個有名的分站。分站的主任是一位叫史杜特•湯瑪斯面貌和善的威爾斯人，在局內已經服務了很久時間，在一隻眼睛未壞以前的代號是005，以勇敢著名，自受傷後，他便負責雅典的情報工作。

可是，即使像湯瑪斯這樣能幹的人，他也無法確定能絕對達成比爾•譚諾要求的3A項計劃。因爲敵人一定已考慮到這一點，因而會採取周密的防範措施。至於3B及3C項……

當龐德住進旅館時，一個裝着小型通訊機的包裹已在那裏等着他。他將通訊小設計熟練的裝置於Q組爲他特製的左鞋跟裏面。一個撬鎖工具裝在右鞋跟中。兩個極薄的鎢鋼鋸片隱藏在他的灰西裝翻領裏。

他環顧這座擁擠喧嘍的酒吧。也許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他相信他能辨別出誰是跟踪保護他的當地分站情報員（情報局標準作業程序規定，爲了減少在嚴刑拷問下招認的可能性，任何情報員不得認識協助他工作的其他情報員，因爲無此需要。）

這地方似乎全是普通生意及專業性質的人物。雅典銀行家，各列島的船主，薩羅尼卡的政治家，以及來自伊斯坦堡，蘇非亞，布加勒斯特等地方的訪客——當然包括觀光客在內——外表都是受人尊敬的客人。

詹姆斯•龐德所以選擇住在半島大飯店，因爲它是他所需要的那種人人都知道的公開場合，而且它在富麗堂皇中還帶着一些純樸。他喜歡這裏的高大門廳及兩邊明淨的玻璃窗，綠色大理石柱以及美麗的高布林織的掛毛氈。

時間已是十點鐘了，龐德覺得很餓。那天下午當他到達希邁吐斯山下擁擠的小機場時，他因爲太疲乏了而未吃東西。他將行李箱放在半島大飯店後，直接走到廣場路邊的咖啡館。在燦爛陽光下喝兩杯酒，實在是睡覺前一副理想的催眠劑。

他住在頂樓，談不上幽靜，但可鳥瞰雅典衞城的美好市景及遼濶的海洋。

現在敵方應該已證實龐德到達了，而決定他們的計劃，人員已進入位置了。該走了。龐德對侍者做了個手勢。幾乎就在同時，一個坐在不遠處背朝着龐德的男人，對侍者做了一個同樣的算賬手勢。一個在酒吧所有的顧客中，他看來是一個最出色的中產階級的男人。他和他的三個同伴一直在聊天，一個穿著和他相似的男人和兩個漂亮但沒有魅力的女人。一定是湯瑪斯的部下，看看他們的舉動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龐德的賬單來了。當他伸手取錢時，他的眼睛被另一邊的小桌旁一個突然的動作吸引住了。一個矮胖滿臉鬍子的土耳其男人（從相貌上判斷），緊緊抓住他身邊的一個女郎的裸臂，將她拉得很近，對着她耳朵咆哮着低語。

她年輕貌美，身材豐滿，一頭棕黃色頭髮，是這一個酒吧中最迷人的女郎。現在她歪着頭，扭曲着嘴，想掙脫他的手。她的棕色眼睛睜得很大，露出了驚駭和恐懼。她凝視着龐德，他離她只幾碼遠，是個沒有帶女伴的男士。

「求求你。」她用英語說，聲音不大，但很急促。「求求你想想辦法。」

龐德迅速衡量了一下。他可以付淸賬離開這裏。侍者會應付一切，如果他不希望惹事的話。另一方面，龐德的本能告訴他，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件。但這女郎確是一個美人……而且他也沒有什麼好損失的。於是，他下定了決心。

「等一下再算賬。」他對侍者說，走過去坐到絲絨面長凳上那土耳其人的身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打擾我。」女郎憎恨的說：「他儘說些淫穢的話。我懇求你將他打發走。」

龐德懂的希臘語不多，但可以勉强使用。他靠近那男人——他正輕蔑的注視着他——用一種極不友好的語調說：「非牙，阿波，梭，馬拉卡。」

這句話，雖然不像這人對女郎所說的那樣淫穢，但却是一句標準的希臘侮辱語。使他這句話發生效果的是龐德的堅定的神色及他突然抓住這人的臂膀。兩個人互望着，龐德暗中用力，下意識的注意到他的肌肉本能的硬了起來。然後，土耳其人迅速的，輕輕的鬆開了女郎，等着他自己的臂膀緩緩被放開。

他站起身子，整理了一下夾克，走出酒吧，他的離開並未引起龐德早先看到的兩對男女的注意。

「謝謝你。」女郎用流利的美國英語說：「關於這件事情我很抱歉。除了請人干涉外，我想不出還有別的好辦法。你剛才做得非常好。」她突然格格的笑了起來，聲音非常熱情悅耳，顯示她剛才的恐懼已完全消失了。

「我們喝一杯好嗎？」龐德問，揚起他的手。「對了，我一向喜歡援救被土耳其男人侮辱的小姐。」

「謝謝你，崔馬斯不是土耳其人，只是他的舉止像個土耳其人。他的行爲很下流，我家裏的人逼我和他在一起。他在這裏經營一家地毯製造廠。經過今晚的這件事情後，我母親會跟我父親講，不會再逼我了，你結過婚沒有？」

龐德微微一笑。「沒有。我常常會想，我也許永遠不會結婚。你要喝什麼？」

「奧梭加冰塊。」女郎說，抬頭望着侍者。「要上等的。」

「是的。你呢，先生？」

「一樣，多加點冰塊。」

「你知道奧梭嗎？」女郎望着龐德說：「你精通希臘語？」

「希臘語，我懂一點點。我知道奧梭。它有一種怪味，但效果很好。」

「我叫亞麗汀・亞歷山大。」女郎說：「你呢？」

「我叫龐德。詹姆斯・龐德。你剛才怎麼知道我會說英語？」

女郎笑了起來。「一看就知道。你的相貌是個英國人，龐德先生，不會有人弄錯，也不會把你看成美國人。」

「事實上，嚴格的講我並不是英國人，是一半蘇格蘭，一半瑞士的混血。」

「那麼，英國人將你同化了。你來雅典做什麼？做生意還是尋樂？」

「做生意。但我希望，趁這個機會在這裏尋點樂子。」

亞麗汀注視着龐德的眼睛，半晌沒有反應，然後轉臉望着放在他們面前的兩杯飲料。龐德望着她的美麗的側影。無疑的，由於她的高貴的外表及明快的頭腦，敵人才挑選她來和他接近。

亞麗汀已端起酒杯，微笑的看着他。「我知道你現在期待我說點什麼。在希臘，當我們對某個人擧杯時我們說，伊斯・伊耶安，祝你健康，或俗語，雅騷。但現在希臘已不是以前的希臘了。一年不如一年。我還有點保守，喜歡喝奧梭。最新式人物要飲伏特加，馬丁尼，或威士忌加蘇打水。你有空用晚餐嗎，龐德先生？我們一起出去找一個地方吃飯好吧？」

龐德呷了一口手中的飲料。「好極了，我很想出去。但我們為什麼不在旅館中用餐呢。我今天跑了太多路了——」

「啊，可是，除非不得已，沒有人在半島大飯店吃飯。在飯店中吃飯不够味道，我帶你到一個能吃到道地希臘菜的地方去。你喜歡嗎？」

「喜歡。」龐德說：「由你作主。」

三分鐘後，他們站在大飯店門前的臺階上。廣場上燈火通明。穿著灰制服的門警吹了一聲哨子，一輛計程車迅速駛了過來。龐德的手指輕輕扶住亞麗汀的臂膀向車子走去。她的肌肉結實，皮膚光滑細緻。她對司機說了幾句話，他們坐進車裏走了。

亞麗汀仔細研究龐德的側影。像往常一樣，她的上級命令只限於幾項要點。她只被吩咐引誘這個英國人和他一起到某一個指定地區，然後由其他的情報人員接辦。以後他會發生什麼事與她無關。可是，身為一個女人的亞麗汀，有一個問題再三的困擾着她。一眼之下，她就知道他是個懂得愛情的男人，她也確定他發覺她是他所要愛的女人。

她永遠忠於她的主義，絕未想到違抗命令於晚餐後再讓龐德帶她回家隨心所欲。亞麗汀只希望，

他能狠狠地吻她，溫柔的撫摸她的身體。這些想像在她的腦子中鮮明的閃耀着，直到計程車快到衛城的斜坡時她都沒有開口說話。

坐在她身邊的龐德，將她的沉默誤認作緊張。計劃的下一階段一定就要來臨。但這時他並未想到採取對策。被俘對他並不是危險，而是他此次雅典之行的目的。計程車緩慢了下來，停到一個斜坡上，斜坡上面一家露天餐廳閃耀着輝煌的燈光。

龐德付了車費，他決定保持着冷靜，態度非常自然，眞像一個英國訪客和一個美麗的希臘小姐偶然邂逅成了臨時情侶，他們進入一家餐廳吃飯。當他們走上一段狹窄的階梯時，他們兩個的肩膀碰到了一起。龐德一隻手臂圍着亞麗汀的纖腰。

他喃喃的說：「我們今晚在一起好好吃一頓晚餐。任何人不能打擾。」

她半轉過了身子，面向着他。她的背脊緊張的直挺着，她的一隻堅實豐滿的乳房，輕觸着他的臂膀。光亮足够他看到她的嘴唇和眼睛中露出的大膽挑釁的決心。她的手親暱的緊抓着他的手，她的手心出奇的溫暖。

「任何人不能阻止。」她輕聲說：「任何人破壞不了，詹姆斯。我叫你詹姆斯可以嗎？你一定要叫我亞麗汀。」

「亞麗汀。當然，這是三個美麗的字。」

「最早的亞麗汀是雅典王子狄休斯的女友。她幫助他殺死了米諾圖（希臘神話中人身牛頭的怪物）——你知道那個住在迷宮中長着牛頭的傢伙。可是後來，狄休斯走了，將她丟在那克蘇斯島，那樣他可以去——」

她突然住口不言，龐德瞥了她一眼。「可以去做什麼？」

「啊，我忘記以後的事情了。我想他是去獵加里東尼的山猪或什麼的。總之，亞麗汀孤獨了沒有多久。酒神戴奧尼索斯經過那裏，她愛上了他。就和他一起離開了那裏。」

她頓了頓說：「這是一個非常滑稽的巧合，因爲這家餐廳是以他命名的。你覺得怎樣？這不是很美嗎？」

從臺階頂端下望，他們可以欣賞雅典的衛城的風景，他很早就聽說過衛城的廟宇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建築物。他覺得確實很美。

「我從未看到過這樣美的風景。」他說。

「很高與你喜歡這裏，因爲它是這個城市中最吸引人的地方。這家餐廳的菜相當有名也很昂貴，但是如果你知道怎樣點菜，就會覺得價錢並不太高。點菜交給我來辦好不好？」

「好的。」

他們的桌子擺在仙人掌花床中間，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雅典的衛城，同時也很清楚的看到餐廳的

入口。一分鐘後，早先判定是湯瑪斯部下的兩對男女也跟着進來了，像以前一樣喁喁私語。他不理會他們，並不是因爲他們的保護工作做得太明顯，而是因爲他們帶給他一種不愉快的氣氛。

幻想有時候是如此的令人陶醉——幻想那天晚上他和亞麗汀註定成爲一對理想的情侶。他幻想着她那低領口白色蔴布洋裝，從她的光滑的香肩滑下來，呼吸到她那溫暖柔軟的皮膚發出來的香氣。這時候，他們的目光交織到一起，龐德確信她知道他在想什麼，及她心裏的反應。但她也一定知道，他們兩個所期望的只能停留在幻想中。

他們開始吃他們面前香嫩的小龍蝦。龐德在他的盤中龍蝦上加些五味醬及佐料。純潔溫暖的東地中海的和風，周圍輕鬆愉快的氣氛，古老建築物的寧靜和永恒，尤其面對着這樣一個美人，這頓飯龐德吃得開心極了。

她抬起頭，微笑着說：「你眞的喜歡這裏的食物？」

「當然。它是用純正的材料做的。味道好極了。我還能有什麼別的要求呢？」

「你們的國家很多人喜歡別的菜。牛排，蛋和火腿，法國式油炸食物。」

「英國叫炸馬鈴薯片。」

當他們吮着土耳其咖啡時，亞麗汀說：「詹姆斯，我想問你一件事情。現在是十一點三十分。今天晚上是月圓之夜，雅典的衞城夜景非常美。如果我們現在離開，我們可以去看看，你可以在月光下

慢慢地欣賞。它美得難以形容。我希望能再看一次。和你一起。你帶我去好不？然後……我們可隨意做我們要做的任何事情。」

我的天！聽到她說出這種粗俗的話，龐德感到一陣厭惡。但他盡量忍住不讓它表露出來。他裝着高興的說：「好的。看來我沒有別的選擇。」

七

希臘女神雅典娜的巴特農神殿建築得確實宏偉壯麗。但龐德和亞麗汀一起走在南邊走道中時，他對這座希臘古代偉大的建築物並不眞正感到很大興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等待着的情況發生。

這座巖石多風的小山頂的古跡間還有疏疏落落的訪客。留連的觀光客以及年輕的情人想在這古蹟的大門關閉前再多看一會兒。當然，在這些人中間一定有一組人，不是觀光客又不是情人。龐德不願浪費精力尋找他們。到時候他們自然會來的。

應該是時候了。龐德注意亞麗汀的面孔，看到她臉上的表情變了。她轉身面對着他，他的心充滿着渴望和絕望。

「詹姆斯，」她說：「親愛的，吻我。」

他將她抱到懷裏，她的身體緊貼着他，她的嘴唇在他的嘴唇下面顫抖着。當他們兩個身體分開時，她凝視着他的眼睛。

「原諒我。」她輕聲說。

她的目光越過他的肩膀，輕顰了一下眉。不知什麼時候，兩個男人已經站在那裏。兩個人個子都比龐德還要高，一個稍胖，一個普通身材。兩個人的右手都揷在夾克口袋裏。

他們分站到龐德的兩邊。胖的一個用希臘語對他說，叫他跟他們一起走，又說了一句他聽不懂的話。女郎問了另一個男人一個快速的問題。遲疑了一下，他同樣的給她一個迅速的回答。

亞麗汀滿意的點點頭，走到龐德身邊，對着他的臉吐了一口口水。

他還未來得及反應，跟着她又使用雙手，連給他兩個耳光，將他的臉打得左右擺動。一連串的希臘侮辱話從她的怒吼的嘴巴迸出來。他聽懂的三個字是「英國猪」。

除了肉體的痛苦外，他感到的只有悲哀。他瞥了胖男人一眼，他得意的眦着牙齒直笑。

接着，她又打他耳光。她改用英語說話。她使用同樣咒罵的語調，所以聽起來還像在咒罵他。

但她所說的話是：「你仔細聽我說。這兩個人……是敵人。」拍的一個耳光：「我們必須離開這裏。我照顧胖的一個。你照顧……」——及拍的一個耳光——「另一個。然後……跟我走。」

她停下手，笑着走向胖男人，突然她用膝蓋對着他的下體猛的一撞，同時她的一雙尖硬的手指甲抓向他的一雙眼睛。他尖叫了一聲。

龐德本能的衝向正半轉過身子的另一個男人，右手狠劈了一下他的頸子。胖男人雙手蒙着臉。龐德雙手又重重擊了胖腦袋兩拳，然後拉着亞麗汀就跑。

沿着空寂陰暗的柱廊向西端奔跑，奔到下面石板路，奔向大門口，但亞麗汀將他拉向左邊。對了，門口一定有人把守，那很危險。可是，另有出路？他記不得了，他們去哪裏呢？不要發問。他直覺

的認爲依照這女郎的指示沒有錯，他必須繼續的奔跑。

現在他們身後發出一聲喊叫；出現另一對緊張的面孔；一邊懸崖太高了無法跳下去，也太峻峭，無法迅速的爬到下面，但一邊有一道牆連着懸崖，牆下面一束高架的粗電纜向山下延伸。牆下面的斜坡較緩。他繼續奔跑，女郎緊跟着。他們兩個穿過崎嶇不平的崖石和泥土地。他們曾兩次跳下小石山，然後抵達一條彎曲的下坡小路，順着小路來到一道鐵絲籬笆，籬笆那邊有好幾百人。龐德幫助女郎爬過籬笆，他自己也跳了過去。

站在龐德身邊，亞麗汀喘着氣笑着說：「這是希羅玆大戲院，戲剛散場。」

龐德望着她，目光中充滿了敬佩。不管她的動機是什麼，這女人已經表露出她的明快、機智和果決，確是一個好盟友。

他安閑的說：「你眞聰明，知道有另一條出路。」

「啊，我們曾仔細計劃過。我蒙着眼睛都可以畫一張衞城的地圖。」

「你說的『我們』是誰？」

「也許等一會我可以告訴你。現在你的工作是帶我們穿過人羣，到大街上攔住第一輛計程車，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無論多粗魯都可以，忘記你是一個英國人。」

龐德帶着她擠進人羣中，擁擠的羣衆仍然高興的說個不停，對於他們兩人的橫衝直撞一點也沒有

抱怨。他們倆個曾兩次被擠分開了，但終於一起抵達大街上。他們攔了一輛計程車坐進去。亞麗汀用希臘語對司機說了幾句話，車子向前駛去。

亞麗汀伏在龐德肩上，顫慄得很厲害。當她吻他的面頰時她的嘴唇顫動。他伸手圍住她的肩膀，將她抱得緊緊的。經過這陣極度緊張後，現在她崩潰了。

「很抱歉，剛才向你吐口水。」她挪動了一下身體，輕聲說，她的髮絲輕拂着他的手。「但我覺得必須那樣做。這一切你也許不懂。我也不希望你懂。你不會想到我——」

「你眞聰明，太聰明了。我從未見過一個人的主意想得那樣快。行動配合那樣巧妙。你愚弄他們兩個人，但現在……我必須問你幾個問題。可以嗎？」

她的臉伏在他的肩上，他感覺到她點點頭。

「你將我引誘到衞城，在那裏讓你的兩個同夥捕捉我。對不？」

她以低沉的聲音說：「但我無意要你——」

「好了，先不談這個。當那個人出現時，你發覺他們不是你們的人。你是怎麼發覺的？」

亞麗汀乾嚥了一口口水，坐直身子。「我們……在他們採取行動前有一個辨認的信號。用手帕表示。他們沒有。因此，我告訴他們，賴加基斯和巴巴道格通知我執行這件任務。然而那男人說，他們已被派擔任另一件任務去了。但據我所知，替我們工作的人員中沒有叫賴加基斯或巴巴道格這個人。

所以我相信他們懂的英語不多。果然是的。我可以抽支煙嗎？」

「當然可以。」

龐德給了她一支 Xanthi ，這是他在希臘喜歡抽的牌子。他自己點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煙。

「亞麗汀，你替誰工作？你說過你等一會告訴我的。」

當她開口說話時，她又恢復了原來的自己，明快而堅定。「我說過也許。現在仍然也許。此刻我不能告訴你任何事情。有很多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例如這兩個人是誰？很可怕。整個情況在過去幾小時中一定已經改變了。可能已不是你我所想像的情況了。我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現在這……」

她想說下去，但她的聲音漸漸消失了。她的臉上露出了迷惑和混亂。關於在衞城發生的事件，龐德已經有他自己的看法。一定是他鞋底中那具小型發信機及湯瑪斯手下工作的效能。

他冷漠的說：「你將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見我的上級。他必須和你談談。顯然的，我不能強迫你和我一起去。你現在可以叫司機停車，下車離開。但請不要這樣做。我們必須談談。你能信任我嗎？」

「信任還談不上。但我要和你一起去。」

「我不了解你，就像不了解這件事情一樣。」亞麗汀轉過身子抓住他的雙手。「但我有一個理由感到愉快。啊，不是愉快，而是較四十五分鐘前少些痛苦。我以爲再見不到你了。但我們現在還在一

起。當然，你沒有理由信任我任何事，但你一定要相信這件事情，好不，詹姆斯？我要我們兩個繼續在一起？」

「好的。」龐德說：「我相信你，亞麗汀。」

他們深深的接吻。他們將這個暴亂而又敵對的世界暫時丟到外邊去了。正在這個時候，計程車緩緩停了下來。他們分開身體，走下車，龐德付了車錢。

這是一條由城郊區通往比里亞斯港的窄狹的街道。街上有一家小酒吧，幾家雜貨店和一間學校。離開街道還有幾碼遠的一道高大的鐵欄杆裏頭有一個大門。亞麗汀推開門，門發出吱吱吱的聲音。他們穿過一個長滿着藤蔓和月桂樹的小院子。

走到正門前，亞麗汀連敲了好幾下不同的聲響。然後，她抓住龐德的手。

聽到拉門閂的聲響，門從裏面開了。亞麗汀稱他爲崔馬士的男人站在那裏。一眼看到他們時，他驚愕的啊了一聲，但立刻抽出了槍。他用手示意他們進去，關上門，一隻手摸在門閂上，眼睛和槍仍對着龐德。亞麗汀領着路穿過一個鋪着塑膠地板的走道，來到一個內室前。龐德跟着她跨過門檻。

一張木桌兩邊坐了兩個人。他們兩個立刻跳了起來，大聲詢問亞麗汀。趁着他們三個在談話時，龐德仔細打量他們兩個人。

一個年約三十出頭，黑皮膚，很英俊，稍胖，希臘人。另一個可能在四十與六十之間，灰白皮膚

、平頭，說希臘語，帶濃厚的外國腔調；俄國人。不會錯。

龐德不知道M老總是不是在這屋子裏。自從那晚在官邸發生意外之後，他一刻也不能忘記M老總。一陣無名的憤怒憎恨從心底冒起，他咬着牙齒望着他們。

咬着嘴唇的希臘人迅速走到散放着文件的桌子前，開始忿怒的打電話。俄國人繼續和亞麗汀在談話。他不時望龐德一眼，最後擺了擺手叫她坐到一邊，他走到龐德面前，面帶倦容和驚恐。

「注意，龐德先生。」他說，他的英語腔調和希臘語一樣。「將槍緩緩取出來交給我。」

崔馬士站在他的身邊，龐德依照他的話將槍取出來交給他。俄國人以行家的眼光迅速投了一瞥。然後放到桌上。

「現在坐下，龐德先生。你喜歡喝一杯吧？」俄國人溫和的問。

龐德坐到一張破舊的長沙發上亞麗汀的身邊，驚訝的抬起頭。「非常喜歡，謝謝你。」

俄國人對崔馬士做了一個手勢。「很抱歉，我們只有奧梭。我們知道你喜歡威士忌，但我們的預算不够。眞委屈你們了。」

你們還厚着臉皮，龐德心裏說。你們已嚇得半死。但他點點頭，微笑着回望他。

崔馬士遞給他半杯奶白色的液體。「非雅，阿波，梭，馬拉卡？」他威脅着說，緊瞪着龐德的臉孔。然後，哈哈大笑，對着他的背猛的一巴掌。「好！伊斯，伊斯安！」

「現在，龐德先生。」俄國人皺了一下眉頭，揮手叫崔馬士離開，他靠回到桌邊。「我叫高廸恩柯。我這位同事叫馬可斯。我們可能只有很少的時間，所以我必須要求你聰明點，回答我的問題。如你已知道的，我們安排在今晚俘虜你，然後帶到這裏來。現在你沒有被俘，却自己到這裏來了。爲什麼？」

「我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你一定早看出來了。」

「我看不出。現在請告訴我，你到希臘來的目的是什麼？」

龐德凝視着他。「老天爺，是你們把我引到這裏來的！」

高廸恩柯也凝視着他，然後聳聳肩膀。「也許我現在問這個問題不太聰明。今晚上一切都非常混亂，但回答我這個問題。以你的看法，兩個企圖俘虜你的人是誰派的？」

「我不知道。總之，他們失敗了。現在讓我問你一件事情。你的另一個俘虜在哪裏？他在這裏？」

「這是……」高廸恩柯露出了迷惑。「我不懂你的意思。」

「現在誰變得不聰明了？那是另一個問題。你們要我來幹什麼？我現在已在你們的掌握中。你一定可以告訴我你們的目的。」

「可以。」高廸恩柯爽直的說：「是的，我可以告訴你。你被認爲是很重要的人物，龐德先生。

太重要了，至於計劃俘虜你的工作不是我親手策訂的。是另一位高級長官負責的。」

（啊！龐德心裏說：我早該想到在衞城的行動不是你們的手法。）

「俘虜以後，你立即被送到這棟安全房子禁錮三天，然後被釋放。同時，你要接受審訊關於此次到雅典來的意圖。我個人很懷疑第二項能够得到結果，因爲我們都知道你是個很倔强的人。」

龐德抑制住內心的興奮。他幾乎確定他明白了眞相。高廸恩柯那副自負的神氣使他不可能此刻說出這種無意義的謊言。基於此一理由，龐德覺得在衞城的那兩個人很可能是另一組情報人員。

他平靜的說：「我相信你，看來好像我們互相誤解了，你和我。我們在習慣上只注意到敵對兩方面，以致忘記可能還有一個第三方面，和我們敵對。我建議，我們暫時聯合起來。」

「完全同意。」高廸恩柯臉上的緊張消失了。他又對崔馬士做了個手勢。「我們先互相提供情報。我方正在這個地區實施一個很重要的計劃。我可以向你保證，目標不是指向你方。主要是在加强我方的實力。但並不是打擊你方的力量。」

說完，高廸恩柯從崔馬士手裏接過一杯奧梭。「祝你好運！」他向龐德擧杯。

「我們都需要好運。」龐德擧起杯子，喝了一口。

「有了這件事情發生，我的工作可能已受到外界干預。當我們的監視人員報告你到達時，我將這消息轉報上級，接到的訓令是對你採取行動。你在這個時候在這裏出現絕對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

你在過去實行干預對方的工作非常成功……對不？」

馬可斯已打完電話。他走過來面對着高廸恩柯，他輕輕的顫抖着，臉上冒着汗水，迸出了一連串的希臘話。龐德只能聽懂片斷的意思。但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來，高廸恩柯和亞麗汀同意他的意見。

當他們談話結束時，馬可斯奉到新的訓令回到電話機前。高廸恩柯轉身面對着龐德。他的臉孔已變得更灰白了。他小心的調整了一下他臉上的銀絲眼鏡，然後開口說：「我們的共同敵人使用了極端殘酷的手段。我們兩個奉命俘虜你的男人已被謀殺了。」

亞麗汀屛着呼吸。

「如你所知道的，在和平時期暗殺情報員是極少有的事。這件事情的後果很嚴重。像戰爭一樣嚴重。我所支配的力量突然變得幾乎無用了。」

一陣激動過後，高廸恩柯端起杯子，一口喝乾了剩下的酒。他正視着龐德。

「在我們的組織裏有內奸。我無法解釋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向你承認這件事使我感到很丟臉，但我們是盟友。說到這個提醒我一件事，我們應該先握手表示友好。」

龐德站起身子，毫不遲疑的伸出手。這個俄國人的握手非常堅定和坦然。

「計劃俘虜你的官員不可能有嫌疑。」高廸恩柯又靠到桌上。「有兩個人我可以立刻替他們洗清嫌疑。馬可斯，自你到達之後，一直和我在一起。亞歷山大小姐對於計劃俘虜你的行動並不知道細節

。崔馬士，在理論上我無法替他洗清。但我信任他。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很明顯。我必須帶着這三個人遷移到另一個安全的屋子，那地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可以在那裏開始作業。莫斯科會派人來補充，馬可斯可以找本地新幫手，但這些事情必須需要時間。我們幾乎沒有時間了。龐德先生，你願意陪我們一起，還是希望和你們的人員會商？如果這樣，從現在起，我該歡迎你所可能提供的情報。」

在龐德來得及回答之前，房子前面大門的絞鏈發出很清楚的聲音（他猜想是有意不塗潤滑油）。高廸恩柯緊抿着嘴巴。他對崔馬士點點頭。崔馬士走到門口。

一陣沉寂。然後，門上傳來亞麗汀早先使用的密碼敲擊聲音。馬可斯舒了一口氣。高廸恩柯又做了一個手勢。崔馬士以穩健的步伐穿過燈光朦朧的走道，將鍊子揷到門上，將門打開兩吋寬，大約停頓了約一秒鐘，他又將門關上。然後，他轉身走回到內室，但步伐沒有剛才那樣穩健了。

當崔馬士走回到大家在等着他的地方時，他用左眼凝視着高廸恩柯。而他的右眼已變成一個紅洞，周圍一道黑紫圈。最後，他整個人似乎失去了意志，只剩下軀體，他的肌肉好像變成了散沙，他倒在高廸恩柯的脚下。

八

現在不用懷疑了。龐德抓起他那被高廸恩柯丟在一邊的瓦爾德自動手槍。馬可斯衝過去扭滅了電燈。屋裏變得和海底一樣黑暗。有人——高廸恩柯——開始衝向窗戶。

「不行。」龐德急迫的說：「他們會在窗外面等着。必須從前面出去。」

「對。謝謝你。」

他們悄悄走進走道的幽暗的光亮中，高廸恩柯輕輕取下門上的揷鍊。

「我們等一分鐘，等到他們的警戒稍稍鬆弛後再衝出去。我們按下列順序離開：馬可斯，龐德先生，亞歷山大小姐，和我自己。街左邊三十碼有一個兩邊高牆的巷子。我們在那裏會合。」

高廸恩柯改用希臘語說了一遍，馬可斯簡短的回答了一聲。又是一陣沉寂。亞麗汀抓住龐德的手，貼到她的胸部。他感覺到她的心的跳動，很快但並不狂亂。他吻了一下她的手。

「朋友們，祝你們好運。」高廸恩柯站着用手指轉動門鈕。龐德覺得他似乎看到他輕按了一下馬可斯的肩膀。然後門拉開了，他們開始奔跑。

敵人走後大門仍半開着——他們必須把握這與生命有關的一霎那。當一陣槍響時，四個人已經跑到朦朧的月光下的幽暗街道上。火光是從對面一家商店門口黑暗中射出來的。

這時馬可斯哼了一聲，頭向後仰，蹣跚的走了幾步，倒到地上。龐德對着門口連射了三槍。槍聲在夜晚的街道中顯得特別怕人。他瞥了一眼他的左邊，亞麗汀以奧林匹克短跑選手的速度跑過來。她和他的距離和高廸恩柯的一樣，以免敵人用作雙目標射擊。看來，她是個聰明的女孩。

一陣嘶嘶嘶的聲音從龐德和亞麗汀間穿過，只有膝蓋高度，由右前方射來。閃光可能就是發自高廸恩柯早先所說的那條小巷中。龐德變換方向，朝右邊奔跑，跑了幾步後停了下來，一隻腿跪下，又看到火光一閃，一發子彈在高廸恩柯面前約四呎處掠過。他聽到一聲低沉的喊叫。他跳起身子，以斜方向跑到街對面一個小巷中。他蹲到巷內，暫時脫離了危險。高廸恩柯和亞麗汀都在那裏，一個人躺在他們的脚下。

龐德發覺自己跪在亮處，伸頭向右邊探視那家商店的前面。立刻一道火光一閃，一顆子彈擊中了兩碼外的牆上。他本能的縮回身子，但它是最後告別的一發子彈。當他再伸頭出去時，一個男人正在五十碼外拚命的奔跑。對這樣一個目標，龐德不會浪費一顆子彈。

整個槍戰還不到一分鐘，但街上窗戶裏都亮起了燈。居民驚叫的聲音，狗吠聲，交織成一片。封鎖屋後的敵人槍手一定已開始撤退了，他們再無留在那裏的必要。可是在他們離開之前……

龐德跑到馬可斯倒下的地方。希臘人躺在地上臉朝下，雙手向前伸出，好像正要跳水似的。他的左肩下面有一大灘血。龐德將他的身體翻過來時，四肢已經軟綿綿的，沒有一點生氣了。馬可斯的眼

睛睜開着，他的臉孔露出了驚恐。龐德將他的眼睛輕輕推閉上。他迅速看了一下四周，又奔回到巷內。他直接走向另一個倒在地上的男人，他擊中的一個槍手。

這人也許還未完全死去。他倒在地上的姿勢很難看，半歪坐着，背靠着小巷的牆壁。龐德並未注意他的胸前的傷口。但他的臉孔使他感到興趣。他那對雙眼皮的大眼睛雖經過三十小時他也絕不會忘記的。他是在M老總官邸中那個綁架小組的首領。

這已經夠了。龐德站起身子，轉身面對着他的兩個夥伴。他所看到的情景使他感到非常驚慌。高廸恩柯靠在另一邊牆上，呼吸緩慢而短促。他抬頭望着龐德。嘴唇顫動想說話。

「他的背上中了槍彈。」亞麗汀低聲的說：「是門口那人開的槍。」

俄國人繼續顫動嘴唇，想說話，但最後放棄了。他緩緩舉起右手，不斷的指着龐德和亞麗汀，龐德和亞麗汀點點頭。然後，血突然從他的嘴唇中湧出來，他的眼睛也漸漸失去了光彩。這個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外情報局的高廸恩柯少校歪倒在牆脚下。

亞麗汀哭着說：「我們必須完成高廸恩柯先生臨死前囑咐我們的工作。」

「是的。」龐德簡略的說。他和這位膚色灰白的人聯盟了十五分鐘，感到很愉快。「現在我們還要快跑。你能找到一個安全地方嗎？任何地方！」

「這很容易。我有一個朋友，他會照顧我們。我們走。」

這位龐德不知道姓名的亞麗汀的朋友，原來是一個矮胖的黑髮女郎。她穿著一套污穢的高級睡衣出來開門，於凌晨三點鐘看他們兩個人來訪臉上沒有露出一點驚訝。她們兩個人用希臘語交談了一陣。她這位女友微笑的對龐德點點頭。然後，她又說了一些他聽不懂的話，搖擺着回到臥室中。他聽到一個睏倦的男人聲音問她，她尖叫了一聲作爲回答，然後是一陣猥褻的笑聲。

「我們運氣好。」亞麗汀笑着說：「另一個房間空着。廚房食橱中有飲料，你自己去調製一杯。我去臥室中鋪床。」

龐德吻了一下她的額頭，依照她的話去調製酒。

廚房很小，幾乎密不通風，有一股味道。食橱中很多罐頭間有幾瓶奧梭，廉價的紅酒，土產白蘭地，很幸運，還有一瓶貝爾牌威士忌。

他倒了半杯酒，喝了兩大口。他覺得好得多了。酒的溫暖驅走了疲乏。

這是一間很漂亮的小臥室，灰色的家具，花緞窗帘。但龐德的眼睛只注意到亞麗汀，當他進來時她從床上站到地下。

「我只鋪了一張床。」亞麗汀說：「我覺得我們不需要蓋什麼東西。」

龐德點點頭。

「對。天很熱。」

她遲疑着說：「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多少時間，但我認爲，在我們睡過覺以前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對。在我們睡覺以前……」

未完成的一句話停留在溫暖的空氣中。亞麗汀微微一笑，一個沉靜，泰然自若而動人的微笑。然後，她的一雙棕色的眼睛一直不離開龐德的臉孔。她從容的，緩緩的，脫去身上衣服，沒有一點賣弄風情的做作。她的動作是那樣的自然，那樣的優美。她有一副眞正美麗的胴體，苗條而勻稱充滿了青春活力……

龐德動作迅速地幾秒鐘便脫去了身上的每件東西。他們面對面地站着，龐德舉步緩緩地走向亞麗汀。

亞麗汀的雙臂緊抱着他的頸子，她的腰緊貼着他的腰，他感覺到她的身體柔軟而光滑。他們兩個好像變成了具有一個意志的軀體。

第二天上午他們很早就離開那房子，開始他們初步的必要行動。他們在轉角一家小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兩個麵捲加蜂蜜。然後乘公共汽車至憲政廣場下車，沿着街道迅速買了一些亞麗汀的需用品（她的公寓一定有人監視着），隨着人羣直接走進半島大飯店。無疑的，旅館也一定受到敵人監視，但在天黑以前，他們在這裏是安全的。而到天黑時，他們會已離開很久了。

他們迅速洗了個淋浴，換上乾淨衣服。當龐德修完面時，他已顯得精神煥發，神采奕奕了。最後，他坐到床上，亞麗汀坐在長沙發裏，兩個人正式研討當前的情勢和要採取的策略。

「我們先從最顯明的一點開始。」龐德點着一支Xanthi，替她也點着一支。「你的境遇最危險。你是高廸恩柯覺得能够信任的三個人中唯一還活着的人。你不敢和你的組織連絡，尤其在昨天晚上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這個內奸對派人暗殺你更感到興趣。

「當然你可以隱匿起來，溜到薩隆尼加或其他地方，等着這陣暴風雨過去之後，但你不願那樣做，是不？」

亞麗汀微微一笑，說：「是的。至少有兩個理由。」

「你說的對。那麼你所能做的是參加我方的工作人員。我不必多解釋——你只要做我的助手便行了。同意嗎？」

「同意。」她點點頭。「但我必須盡我最大的力量，將所發生的事情通知莫斯科。你瞭解這點吧？」

「瞭解。很有道理。我一直在考慮你將如何通知莫斯科。我不認為你在這裏的俄國大使館中有任何熟人？我這樣說的意思是，你必須冒很大的危險。打電話給他們——使用公共電話——只提到高廸恩柯的名字。這使你接近莫斯科那一方面。你知道怎麼說。當然，你知道這也可能使你碰到出賣你們

的那個傢伙。但沒有別的安全方法。對不？」

「對，對。」

「那麼你同意我的辦法了？」

「同意。」

「好極了。現在我必須和我的人連繫，或是安排一次會晤。」

龐德拿起電話，告訴接線生，請他接通一家外文書店的電話號碼，詹姆斯以那家書店作他的掩護體。一分鐘後，接線生打電話回來說，他要打出的電話接不通。

「接不通，先生。」接線小姐抱歉的說：「線是空的，也不是沒有人接電話，就是接不通。」

龐德的腦子中立刻閃了一下警報。他核對了一下號碼，再請小姐試試，結果和以前一樣。他要亞麗汀向電話局服務臺追查一下。值班的工作人員深表同情，但幫不上忙。他查看了一下，沒有那個號碼的任何記錄。他說他將注意這件事，當然要等他有機會。也許小姐可以等一會再打電話給他。

龐德和亞麗汀沒有再說一句話，匆匆離開了半島大飯店，趕往書店。

結果，情況很簡單也很明顯。救火員已完成了他們的工作，離開了。只剩下幾個警察在現場。當龐德向一個年輕的負責警官自我介紹他是湯瑪斯書店的一個老主顧，對災情表示關懷時，身穿制服的矮胖警官立刻感到興趣，想對龐德展露一下他的英語能力。

行人道上一堆堆的半燒焦的小說、字典及指南發出強烈的焦紙壳及粘膠味。有些書還是完好的。火災只燒掉書店房屋，並未延伸到隣近的皮貨店及旅行社。後面的住宅燒得最慘，差不多燒空了。一角牆壁沒有了。顯然是被爆炸物炸掉的。

警官接了龐德遞過去的香煙，點着後，說：「救火員效率很高，他們接到通知馬上就抵達現場。我們仍然不能確定是什麼東西爆炸了。但我們懷疑這不是意外。因爲熱度比一般火災高得多。也許是炸彈。我們的專家曾查看了一個小時。你知道湯瑪斯先生是不是有仇人，先生？生意上的仇敵？」

這是一個是非之所。幫助警察調查，對他來講將是一件很危險的工作。

龐德堅定的說：「在這方面我恐怕幫不上忙。我只是一個顧客。你最好問湯瑪斯先生自己。」

「很不巧，此刻不可能。湯瑪斯先生不在。救火員抵達時他就不在。我是從隣人處知道的，這似乎很不尋常。平時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書店後面住宅內。他的運氣好，正好今晚不在家。無疑的，他會很快得到消息趕回來的。你要見他有什麼特別的事嗎，先生？」

「沒有。」龐德說：「沒有特別的事。我以後再和他連繫。我只想問他要不要我幫什麼忙。謝謝你。」

「那裏那裏。請便，先生。小姐。」

警官微微點了一下頭，用羡慕的眼光瞥了一下亞麗汀，轉身迎接一個便衣的中年人。中年人一面

撣掉身上的灰塵一面從書店後面走過來。無疑的，他就是警官所提到的那位火災鑑定專家。

龐德轉身走開。他無法獲得這位專家鑑定的資料，他必須儘快離開現場。他不知道湯瑪斯此刻已落在敵人的手裏究竟是活着，還是躺在比里亞斯港外的水底中？龐德已失去他的最有力的助手，在他尚未獲得助力之前，已被敵人攫走了。

他回到半島大飯店中對亞麗汀說：「他不僅是他們要俘虜的人，他們還要阻止我得到他的記錄，他的連絡人，情報轉運站，信箱地址及其他的資料，這樣可以切斷我和我們的組織人員的關係。那些記錄當然都秘密的放在書店後面。那是這次火災發生的原因。」

亞麗汀顰了一下眉頭。「他們爲什麼不將全部資料帶走呢？這樣就不會被人看到。他們也可以利用他們所獲得的資料。」

「不太妥當。他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如果想找那些資料他們必須翻遍每一個地方。無疑的，他們會帶走他們容易找到的。依我想，他們不會從湯瑪斯處找到太多的資料。」

「他的助手呢？」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不認爲我敢接近他。」龐德說：「如果他沒有死或被綁架，也一定是被監視着。我希望有人來找我，但這沒有用。湯瑪斯昨天晚上派來保護我的兩個人，已經不見了。天知道我們有多少敵人。高廸恩柯怎樣說的？極端殘酷。你和我似乎處在同樣的境地中。」

「不錯。因此，我們必須聯合對付他們。」亞麗汀走了過去，坐到龐德坐着的長沙發上。她以最堅決的語氣說：「我也考慮過。我們必須立卽行動。我們有一段很長的路程要走。高廸恩柯先生所提及的那件大事，準確的說現在只剩下六十個小時了。可能還要少些，因爲——」

「這件大事是什麼？」

「我在路上再告訴你。」

「你這樣做，當然是爲了不使我有機會預先告訴倫敦。」龐德失望的說。

「親愛的，我知道，如果你能够你一定告訴倫敦，對不？這是必然的……好了，現在我們有一大段海上旅行在等着我們。大約兩百公里——一百二十英里。以直線計算，是最少的了。因此，我們必須有一艘船和一個人替我們駕駛。我知道有一個人。」

九

在一九四〇年巴格斯將軍的陸軍統治希臘時，李薩斯曾參加他的部隊打義大利人。你記得希臘人怎樣將他們趕回到阿爾巴尼亞的？呃，李薩斯帶着步兵佔領了考重薩，他的全部彈藥用盡了，他用刺刀殺死了十二個義大利人。因爲那次的英勇，他們升他爲士官。當時他才十八歲。

當她和龐德走進那家小咖啡店時，亞麗汀暫時停止對李薩斯故事的敍述。矮胖蓄着短鬍子的老闆匆匆走了出來。

「卡爾，伊邁拉，薩斯。」亞麗汀禮貌的說：「波來廸，那，摩，活伊廸，薩斯，巴拉卡羅——飽，愛伊那伊，奧，基利奧斯，李薩斯？」

老闆領着他們走到門口，指着斜對面的碼頭。他們兩個人用希臘語討論了一陣，最後，咖啡店老闆聳聳肩膀，走開了。龐德依照着他指的方向走去。

「當德國人來時，」亞麗汀繼續說：「他們切斷巴巴格斯部隊的補給線，他不得不投降。軍隊並未被俘虜，他們只被解除武裝，遣散回家。李薩斯步行穿過希臘，走了兩百里回到他的故鄉尤比亞島。他參加了游擊隊，繼續殺義大利人。當德國人開始企圖撲滅反抗運動時，他們也殺德國人。」

龐德挽着她的臂膀穿過街道。「你對他的背景研究得很徹底。」

「一九四一年，我的父親是他的長官，他們參加反抗運動時在一個部隊裏。他們兩個人都很勇敢。我必須承認這一點。」

亞麗汀的臉上掠過一層陰影。龐德說：「承認這一點？」

「我知道我說這話似乎很奇怪，但……你知道。我相信，在內戰中錯誤的一邊打贏了。你會說是民主的一邊。但如果共產黨接管了政權，國家就會完全不同了。」

「但你關懷內戰的是什麼呢？當內戰結束時你不會大於六歲。」

「那時我七歲。不過，我研究過內戰史。」亞麗汀遲鈍的說。

「顯然的。我想你是站在錯的一邊。」

「求求你，詹姆斯。我不是說着玩的。父親參加了所謂國民兵。他們多數都是法西斯主義者，恐怖份子，不是好人。李薩斯也參加了。他曾經擔任過和英國的聯絡官，但他被調職了，因爲他要參加戰鬭。」

「消滅共產黨。你知道，亞麗汀——」

「不錯，他是的。」

他們沿着人行道走向比里亞斯港兩個遊艇碼頭較大的一個巴薩利馬尼灣碼頭。在碼頭一邊的一條窄長的海灘上，排列着各種修理和改裝的遊艇。龐德立刻看到一個高個子穿白襯衫在指揮工人工作的男人。

當亞麗汀和他轉身走向通往下面工作場的臺階時，龐德繼續作他的一系列的思考。

「照你剛才所說的，這人似乎是和你們這邊的人員對立。」

「記着，他也是你們那邊的人。他是非常親英國的。雖然他對我參加共產黨一事感到非常生氣，但我想他仍然喜歡我，因爲他敬愛我的父親。」

李薩斯轉過身子，看到他們。經過多年陽光的曝晒，他的皮膚呈棕紅色，黑髮中略帶少許灰髮，是個四十三四歲的英俊的男人。龐德將他列爲一個忠實可靠的朋友，同時也是一個無法和解的殘酷的敵人。他一見到他便信任了這個人。

在一陣沉默之後，他露出兩排潔白牙齒和一臉孔熱情的微笑。「亞麗汀，克里西，摩。」

「雅梭，尼考，廸，葉賴賽？」

他們兩個熱情的擁抱了一下，然後，他的一雙警覺的眼睛轉注視着龐德。

「這位是詹姆斯•龐德，尼考，我的一個英國朋友。」

「幸會幸會，龐德先生。」他的握手有力而熱情。「你來的正是時候。我剛做完了工作，要去街上喝一杯。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等我先打發走那兩個工人。他們都是木工。」

除了有幾個字發音不大清楚外（無疑的，由於缺乏練習的緣故），他所說的英語很接近英國中等

階級人士的英語，尤其對於「CH」，「SH」及「J」的發音比多數希臘人困難要少。李薩斯現在又回到他的工人面前。儘管他說話的語調顯得愉快和友善，但他的一雙棕色眼睛却沒有一刻停止對龐德作謹愼而仔細的審察。

他剛說的船是一隻二十呎長，尖頭寬樑，用漁船或救生船改裝的帶艙房的機船。船裏兩個床舖已經做好了。他伸出右手，用手腕對着船舷上緣的一塊木板一劈，木板好像紙殼似的，應手折斷了。

李薩斯轉過身子，對着龐德和亞麗汀擠擠眼睛。「他們還是孩子。」他說，向臺階走上去。「好孩子，但只是孩子而已。不僅懶惰而且粗心。當我告訴他們，等第一個大浪來襲擊，甲板室會倒塌時，他們會說：『也許，但它很美，李薩斯先生。你看我們所做的床舖好漂亮啊。』這就是我們希臘人。人們都不願費力多試試。什麼風將你吹到希臘來了，龐德先生？你在度假？」

「不，不是。」

李薩斯立刻嚴肅的說：「我希望你沒有麻煩，如果我能——」

「不錯，有麻煩。我們極需要你的幫忙，李薩斯先生。」

「我們？愛情糾紛？」

「但願是愛情糾紛。亞麗汀和我正在對一個威脅英國和俄國，也可能威脅希臘的國際陰謀作戰。很抱歉，我好像在誇大了似的，但——」

「我不在乎你在誇大什麼，龐德先生。」李薩斯已經走到咖啡店對面的石板路停下來。「我已完全和政治斷絕關係了。不管怎麼說，我絕不會幫助……幫助你代表的黨派。現在你必須原諒我。」

他舉步要離去。龐德跨前一步攔住他的去路。「我向你發誓，我不是一個共產黨。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好幾個共產黨差不多都對我說過這種話。最後一個共產黨於十分鐘後想殺死我。」

亞麗汀插嘴說：「尼考，我可以打賭，如果我的父親到這裏來，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後，他會要你盡一切所能幫助我們。」

這句話增加了他的憤怒。「我的親愛的小姐，你帶這英國人到這裏來是錯了，而且糊塗。我絕不佩服你。」

「聽我說，李薩斯先生。」龐德鄭重的說：「我們的主義是公平的，我們是極其眞誠的。我願以一個英國人的身分向你保證。」

「是嗎？」他的怒火已熄去了一部份。「對大多數人來講，這並不能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爲。對我……呃，我想我很情感用事。很好，英國人，我願意聽聽你的故事。但我不願意答應你什麼。」

沒有再說話，他們走進咖啡店，坐到一張大理石桌面的小圓桌四周。他們要了三杯土耳其咖啡後，龐德將整個事件作了一次詳細說明，從M老總的官邸到湯瑪斯的書店。

李薩斯的眼睛從未離開龐德的臉。最後，他說：「原來是這麼回事。你和亞麗汀要我帶你們到一個她不願說出地點的島嶼去。她說如果不被某方面敵人阻止的話，那裏將要發生一件重大的事情。一個英國安全機構的首長被那方面的敵人綁架了，可能被利用於危害英國的利益。當你抵達那裏時你才知道怎麼辦。很顯然，此刻你並無計劃。這不是一個很動聽的故事。很抱歉，我可以介紹一打人給你，他們會包給你一艘遊艇和船員去那個島。如果你很挑剔。有很多公共汽船也可以——」

龐德毫不客氣的打斷他的話。他已經打定主意，三個人加起來力量比較强大些。這人也是他們所需要的幫手。

「我說，」他說：「說這些沒有用處。你對這件事抱着怎樣的看法。你以為亞麗汀和我告訴你這一切，是因為我們要去偷你的船？你害怕什麼？」

「我看到的就够了，龐德先生，我將受不了——」

這次輪到亞麗汀插嘴了。「尼考，聽我說。一件事實，一件幾乎可以確定的事實。黎克特也牽涉在內。」

她說的話發生效果了。李薩斯像一隻野獸般咆哮着。「那個……殘酷的傢伙！屠殺了卡泡桑那的劊子手！亞麗汀，多告訴我一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被一個反抗的鬪士偶然看到了，那人告訴了本地黨的首領。我們昨天才獲得這個消息。」

「真的？他在希臘。這沒有什麼稀奇。那些德國狗娘養的經常回來，回來再看一下他們戰時燒殺擄掠的美麗國家。他是回到卡泡桑那重溫他過去的快樂的記憶。」

「不。他打聽到那小島去的船隻。昨天我們還以為是一個巧合。夏季很多人都到那地方去，但我現在不認為那是一個巧合。你呢？」

「不。」李薩斯嚴肅的說：「不，我不認為。」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望望她又望望他。「好吧。你們已經說動了我。我願意做你們所說的事情。但不要以為我完全相信你們的話。這位甜姐兒告訴我黎克特的事情，她可能是在說謊。可是，也許她說的是實話，對我來講這已經够了。我願走遍半個世界去找到那個德國佬。」

龐德的心開始向上升，他感到很高興，說：「我們多久能離開這裏？」

「多久？我們將乘牛郎星號去。它是一隻五十呎長的柴油船。不易受到注意，你懂得船嗎，詹姆斯？」

「懂一點。幾年前，我曾乘一艘改裝的布利斯亭拖船度假。」

「那麼，這對我們有幫助。」李薩斯轉過身子，以命令的口吻說：「好了。牛郎星停在鐘塔下面，上面掛着巴拉馬國旗。靠在一艘美國百萬富翁的遊艇旁邊。你們兩個現在上船去。在出航以前不要讓人看到。你們離開旅館後有人跟蹤嗎？」

「我不敢肯定。我們手上拿着一個購物袋裝着不會走遠的樣子。我們唯一被懷疑的地方是，我停下來打電報給倫敦，亞麗汀打電話警告她的同事。但我們非冒那個險不可。」

「你們還要冒下一個險。船距此不遠，船上沒人。你帶了槍吧，詹姆斯？好了。其餘的都交給我辦。你們走吧。」

十分鐘後，龐德和亞麗汀走上牛郎星後甲板，進入一座小艙廳。每樣東西都整理得乾乾淨淨，地板擦得很光亮，窗戶明潔，窗帘布剛換洗過。龐德猜想這船已包給客戶準備出海。他微微一笑，想像到李薩斯此刻正在和客戶爭辯，受到不履行諾言的抗議。

船後面有兩個小艙，每個艙各有兩個單人床舖。前面也有兩個小艙，同樣各有兩個單人床舖。龐德彎着腰鑽進引擎房，他查看引擎的段速，每小時一六五哩。引擎是新的，狀況良好，保養達到皇家海軍標準。龐德立刻開始對李薩斯感到十分敬重。

他們兩個住進中間艙房，亞麗汀打開她的簡單行李；換洗衣服、手帕、兩件襯衫、化粧品，以及另外一些補給品，八磅瓦爾德手槍彈藥。

她理了一下兩鬢的雲髮，轉過身直接走到龐德的懷裏。

她將臉龐貼着他的面頰，輕聲說：「這樣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多呆一些時間。我不在乎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我要的是現在。我知道，我受不了你離開我。所以，我們不要浪費我們現在擁有的每一時刻

。」

她仰起頭，眼睛半閉着。「不要關門。這裏就我們兩個人。」

在這座硬木板床上，龐德和她親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四周活動的嘈雜聲，船長大聲的命令，船錨鐵鍊的嘩啦響聲，引擎的轟隆聲，都失去了一切意義，全消失了。最後，他們疲倦了，很快的睡着了。

龐德被甲板上說話的聲音及脚步聲喚醒了。他迅速穿上衣服，他的眼睛瞥了一下身邊沒有蓋任何東西熟睡着的亞麗汀。他吻了一下她的面頰。

當他走到後面小廳時，李薩斯已站在那裏，雙臂抱着很多補給品。

「亞麗汀睡着了？」他問。

「是的。」

這位身材魁梧的反共鬪士用憂戚而深沉的眼光望着龐德。「你會好好待她的，是不是，詹姆斯？這本來不關我的事，但她的父親是我的最好的朋友。這在希臘有很大的意義。如果你待她不好，突然拋棄她，或者對她作出不實的承諾，我會找你算賬。我們兩個都不喜歡那樣。尤其你。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懂得。你不需要找我算賬。」

「那麼，我們大家都會高興。」李薩斯拍了兩下胸脯，他的態度變得很開朗了。「我羨慕你，這次旅行帶着一位漂亮的小姐。我現在找不到了。五年前的情形則完全不同。五年前和現在完全不一樣。如果我帶一個女人，也沒有關係。我不認識任何女間諜。坦白的講，詹姆斯，」他遺憾的搖搖頭。「想到小亞麗汀替俄國殺人不眨眼的特務組織工作，我一直以爲她只替工人們煮煮咖啡，晚上讀讀馬克斯的書籍，現在竟然……唉，這個世界眞使我們感到驚異。

「現在。燃料和水都裝滿了。食物，等一下才有。飲料，也是等一下才有，但不會太久。武器，看看，在這裏。」

龐德走到桌子邊。桌上放了好幾包油布捲。李薩斯解開油布，露出一支比來達M.34 九糎自動手槍，兩盒彈藥，四個高爆手榴彈，和一支令人難以相信的英國李恩費德的來福槍，附有五夾六十發子彈。所有的裝備都在極良好狀況下保存着。

他拿起來福槍瞄了一下V字形瞄準器。「你保養的太好了。」

「啊，這很容易。我有一個私人小儲存庫，我已保存了二十年。英國人於一九四四年將這支李恩費德槍送給我。當時並不是一件什麼貴重禮物，因爲它是一九一六年製造的。總之，這支槍帶給我很大的幸運，它使我晉升爲軍官。」

龐德點點頭。「什麼理由使你將這些東西保存到今天？」

「對了。在希臘，看來一定很傻。你看得出來，在這裏你不能這樣說。不錯，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完全被打垮了，但你會同意，共產黨徒不輕易放手的。我必須承認，他們現在沒有什麼暴行，但最近他們又開始活躍起來。總之，如果他們想再試試，他們要想除掉我還要大費一番手脚呢。」

當他說話時，李薩斯已掀起右舷一塊凸出的木板，又取出一個油布包。這一次是第二次大戰使用的湯姆森MI衝鋒槍。和其他的武器一樣，它保養得非常好。

「這是美國送給我的一件禮物。它一直放在船上，彈藥有好幾包。我要你們知道我們的火力是不是够？」

龐德露齒一笑，拍了一下李薩斯的肩膀。「有了這些武器彈藥，我們可以對付任何敵人。」

「我想到明天上午才用得着，現在暫時放起來，好不？」

他們正要收起來時，甲板上傳來輕微的脚步聲音。一個年約十五六歲體格强壯的少年跨過艙口欄杆，走進這間客艙。他對龐德嚴肅的點點頭。

「這是楊尼。」李薩斯說：「楊尼，你和我可以一起駕駛這隻船，因我們需要一個掌舵換班的。楊尼懂得船，熟悉這些海洋。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將付給他兩百個希臘幣，在我們開始射擊前送他上岸。既然你喜歡這些武器，我們將它們放在通道中。」

他對楊尼說了幾句話，那孩子又點點頭，踮着脚尖輕輕的走開了。這時候，亞麗汀也來參加他們

一起。

她穿了一件藍牛仔褲，一件男人黑花棉襯衫。她的頭髮向後緊夾到頭上。她迅速瞥了龐德和李薩斯一眼。

「呃，你們爲什麼還不行動？」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親愛的。但你希望我們駛往什麼地方去呢？你現在還不信任我們？」

「還不到時候。」亞麗汀嚴肅的說，目光避開龐德的眼睛。她眨了眨眼睛，最後下定了決心。「就到拉底斯羣島。起航後，我再告訴你哪一個島。」

「很好。詹姆斯，我們動身。」

五分鐘後，一個穿著骯髒西裝的男人，喘着氣跑到碼頭邊上，看到牛郎星機船緩緩駛往外海。他轉過身子，跑向咖啡店去打電話。

十

「這是我們要去的地方。」亞麗汀的手指指着地圖說：「佛拉康尼西島。」

李薩斯回過頭望了一眼，點點頭。「至少要十四個小時。時速最多八浬，天氣壞的話還要久些。天氣很可能變壞。」

「此刻很平靜啊。」龐德說。

深紫藍色的海水從船兩邊靜靜的溜過去。已經行駛了兩浬，海岸上較大的建築仍然清晰可見，但顏色正漸漸變得昏暗，高聳的白色大樓失去了它們的光彩。一艘大漁船跟在後面靜悄悄的正由牛郎星號與海岸間駛向比里亞斯港，它們在海上行進是那樣的輕巧，好像在冰上滑行似的。

「這裏一向很平靜。」李薩斯說：「但等到我們通過桑寧角，情形便不同了。對了。我們從這裏向基亞航行，向南經過基諾斯和西里佛斯，繞過西諾斯，向東航行。那一帶的天氣可能也不大好，但如果惡劣，我們可以到廸巴羅斯和巴羅斯暫避。對了。我將這個計劃告訴楊尼。」

李薩斯離開了他們。龐德坐下來，眺望遠處朦朧的海岸，他現在覺得出奇的輕鬆和自信。雖然有幾個重大的問題等待解決，有一場仗等着去打，但目前一切是如此的平靜。

他瞥了一眼亞麗汀側影。像她這樣有智慧有精力的美人，在美國，在英國或在任何已開發的國家

中，定能在旅遊業或娛樂界創立一個輝煌的前途來。可是，在希臘，這些機會幾乎都沒有。他覺得他略微瞭解是什麼原因驅使她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

龐德拿起地圖，找到那個小島。他突然想起來了。「佛拉康尼西。那就是狄休斯在那克蘇斯島遺棄那與你同名的女人後前去的地方。」

「我還以為你沒有注意到呢！」亞麗汀微微一笑，像一個尷尬的女學生。「我想錯了。」

「我只要找到有關的書籍，我可能直接認出那地方。」

「你在書本中讀不到這則故事。它只是老年人留下來的一個本地的傳奇故事。」亞麗汀詳細的將雅典王太子的故事補充的說了一遍。

「學者們沒有一個人知道王太子為什麼那樣匆匆的離開了那克蘇斯島。佛拉康尼西島的人卻知道。他們的國王聽說雅典小王狄休斯斬了那個人身牛頭怪物，所以他派人去懇求他到他們的島上替他們除去一條火龍。那條火龍用牠嘴裏噴出來的火焰，焚燬他們島上的生命和財產。因此，狄休斯離開了熟睡中的亞麗汀，隨着佛拉康尼西島國王派來的人到了他們的島上。他以為他很快的便可以回去。

「可是，那條火龍很兇猛，因為，當你看不到牠時，牠卻能傷害到你，牠隱藏在山後，趁你不備時突然向你噴火。狄休斯讓牠首先開始攻擊，他却游水到島的另一邊，從後面擒住了那條火龍，將牠拖到海裏。海水沸騰，熱氣冒得很高，連奧林帕斯山中諸神都看到了，感到驚異，知道一定發生了什

麼事。

「最後，那火龍淹死了，沉到海底。當狄休斯游到岸上時，他發現沸浪洶湧得太厲害了，島上的土地只剩下了十分之一，但國王及他的家族與皇宮都沒有受到損害。他的女兒悉心照料狄休斯在沸水中遭受的燙傷。那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最後，他完全復元了。當他回到那克蘇斯島尋找他的亞麗汀時，她已經不在。他太勇敢了。連自己的事情也不顧了。

「他們會告訴你那個島當時形成所流傳的神秘故事。一個火山爆發了，岩漿向下流，它爆炸了，海水衝進來。最後變成了那個小島。他們稱它『佛拉康尼西』，實際意義是『火龍島』。」

「現在那地方又出現了一條龍。」龐德說：「只是這次牠是一條中國土匪龍。」

這時候，李薩斯回來了。他聽到他說的最後的一句話。他停下脚步。

「亞麗汀剛才已告訴我那件大事件將發生的地方。我們現在所需要知道的是，它是什麼大事。」

「不錯。你問的對。」亞麗汀將雙腿收到長凳上，雙手抱住膝蓋。

「一個俄國高級官員——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和這裏及北非某些國家代表已安排舉行一次秘密會議。在高級代表們中，我聽說納瑟有意親自參加，但最後他改變了主意，只派了一個代表。

「所有被邀請的國家都接受了邀請，但他們決定選擇會議地點時，發生了一個困難問題。俄國當然是一個最適宜的地方，但有兩國代表非常保守，不願到俄國去開會。他們為了國家威望和俄國人爭

論。最後，他們決定在中立地區一個適當地點舉行。由於某種理由，希臘未被邀請。土耳其一定會支持這件事，俄國應該阻止他們。

「所以，」亞麗汀繼續說：「一個島嶼似乎最理想——偏僻而觀光客及遊人常往的地方，即使很多的訪客突然到來也不致引起人們的注意。選擇了佛拉康尼西是因爲在島的一端的岩石上有棟較大的建築物，你只有從海上才能接近它。」

「我知道你說那地方的意思。」李薩斯插嘴說：「那是他們聰明的地方。你想突擊他們却非常困難。那是敵人所必須選擇的所在。」

龐德的眼睛沉思似的瞇成一條縫。「我們要仔細考慮敵人的戰略。」

「先來一杯奧梭，詹姆斯。」李薩斯站起身子，走到樓梯左舷邊的冰箱。「在希臘，你必須先喝一杯刺激性的飲料，然後再考慮重要的事情。現在不是喝咖啡的時間。」

他從一個大肚酒壺中倒了三杯酒，外加冰塊，遞給他們每人一杯。「這是桶裝貨，比瓶裝的好。而且不太甜。」

龐德喝了一口，同意的點點頭。他連喝了好幾口，全身都舒服極了。他又作了一刻鐘的沉思。

「敵人的意圖，」他緩緩的說：「是要用暴力摧毀他們的會議，儘可能將全部開會的人員殺死；使整個事件儘可能公開。然後，使整個的屠殺事件看起來像是我的局長和我幹的，使我們無法辯白。

我們的屍體被發現時手裏握着屠殺的武器。毫無疑問的，我們身上的文件證明我們是奉命行事。

「這整個事件會使人們相信是英國人幹的，英國人在這裏的影響力一夜之間便消失了。英國人在世界各地的聲譽都因此受到損失。到處會發生暴動，甚至更糟……當高廸恩柯說到冒着戰爭危險時，他不是誇大之詞。」

「等一等，詹姆斯。」亞麗汀傾着身子熱切的說：「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仍然不明白，你爲什麼如此的肯定一定是由中共負責。美國人也非常可能做出這種事情。想想他們在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及越南的行爲；他們會毫不猶豫——」

龐德想開口說話，但李薩斯舉起手。「讓我來回答，詹姆斯。聽我說，小姐。在雅典皮爾斯學院，美國人教育你，教你英文，對你解釋他們的方式。難道你是如此差勁又懶惰的學生，忘記了這一切？你看不出具有侵略性好戰的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的區別？他們在一個友好和平的國家大街中公然屠殺人民，明目張膽的綁架一位英國安全機構的首長？即使華盛頓中最壞的人也不會想到做出這種事情。亞麗汀，我勸你忘記在列寧大學所學的，好好再想想！」

龐德說：「如果他們一直告訴你，美國是世界第一號敵人，那他們需要重新作進一步的研究。克里姆林宮知道得很清楚，主要的威脅已不再是來自西方，而是來自東方。這對你不是新聞吧？」

亞麗汀臉紅了。她看着龐德，仍然帶着幾分輕蔑的說：「也許。你可能是對的。我不知道。」然

後，她轉身對着李薩斯，繼續反駁的說：「可是，不要告訴我什麼具有侵略性的共產主義。那是直接來自……美國的教條！」

龐德格格笑了起來，李薩斯哈哈大笑，在亞麗汀的大腿上拍了一下。三個人彼此完全諒解了，都感到非常愉快。

龐德吮了一口奧梭，以嚴肅的口吻說：「眞正使我感到恐懼的是，想到這些敵人是如此的兇暴，如此的殘忍，如此……如此的瘋狂，所以他的目的絕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單純。我們必須先考慮到它可能產生什麼後果，可能有多糟。

「第一期，大不列顛蒙受到最嚴重的傷害，俄國的威望也將受到很大的削弱，尤其是在這一個地區中削弱得最厲害，因爲它連所召集的會議代表的安全都不能保護，而且，公然侵入希臘的領土。今後，東地中海門戶將敞開着讓中共滲透。第二期，影響整個阿拉伯世界及非洲。至於第三期，我讓你們來判斷。」

沒有人作聲。牛郎星號平靜的朝着它的目的地航行。亞麗汀又去倒了一杯酒。

「那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計劃。」她說，又坐到原來位置。「但現在細節方面，中共的攻擊計劃可能是什麼？海上還是陸上？或者空中？幾枚炸彈會造成很多的傷亡。」

「空中，我寧願……」龐德搖搖頭。「他們必須將飛機在附近什麼地方撞毀，撞毀飛機是一種騙

人的把戲。但弄走駕駛員的問題——啊，他們不會想到他被殺吧，但他會的。如果他們將飛機着陸，他們將冒着每樣東西被焚得無法辨認的危險，也許兩架飛機，一架用作攻擊，另一架撞毀，但那樣將加倍冒險。在陸地上。你對那地方有多熟，尼考？」

李薩斯皺起眉頭，嘆口氣。「我正在竭力回憶……島的那端相當荒僻。大部份從未開發過。都是一些大石塊及稠密的樹叢。行動非常困難，最利於掩蔽與隱匿。如果你知道那地方，你可以將一個排隱匿在那裏。」

「那是另一種不可靠的方法。」龐德說：「你得需要一些比較重的武器裝備攻擊一棟房屋。任何砲兵都需要某些裝置，如果他們採取的方法像你的那樣激烈。」

「一種反坦克的武器——那是叫什麼，火箭砲？」

龐德又搖搖頭。「我懷疑。火箭炮只能打斷戰車履帶而已。除非，你能爬上會議室的窗戶……但那就太接近了。當然，原子武器可以解決一切，但你得先有一個發送的裝置。整個說起來，我認爲海上是最可能的。呃。這就是我們現在能做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快些抵達那裏。」

龐德的聲音和態度突然變得冷漠，太冷漠了，亞麗汀關懷的瞥了他一眼。事實上，當他想到一艘時速三十浬機船上裝着一枚偷來的戰術原子彈，偷偷駛到島的一角，發射後以全速逃走時，他的心也冷了。我的天，那會震動全世界！

爲了不讓別人看到他的激動，他站起身子，走到廳房門口，默默望着遠處的海岸。岸上村莊已亮起燈光，雖然白晝還未完全消失。

李薩斯走到他身旁，緩緩的說：「我們要開始準備了。我提議早點吃晚飯，因爲風浪已經越來越大了。」

他瞥了一眼天空，向前走了兩碼，目光越過艙頂，注視着灰色的水平線。「兩個小時後，風力將增至五六級，這隻老牛郎星將有點顚簸。它只吃水五呎，對於船身不太好。總之，你們兩個人，吃得飽飽的，早點睡覺。楊尼和我輪流値班。六點鐘左右我們便可以抵達佛拉康尼西島海面。我先去校正航路，收聽天氣報告，然後看看食物儲藏室中有什麼吃的。」

在窄長的甲板上只剩下龐德和亞麗汀兩個人時，亞麗汀轉過身子，緊抱着龐德。當他閉着眼睛深吻着她時，好像在這個黑色的巨大的海洋上只有他們兩個人存在。

這是一個幻覺，一個危險的幻覺。他聽到腦子裏的警鐘在警告他，一羣殘酷，聰明，裝備優良的敵人正在尋找他，不論活的或死的。

他們三個人擬訂了幾個最具彈性的防衞計劃和作了某些必要的準備。然後，他們吃了一餐包括黑橄欖，新鮮麵包，可口的馬鈴薯，生葱乾酪的豐富食物，接着還有桃子及無子葡萄等幫助消化的水果。他們喝着亞麗汀自製的白蘭地。龐德只飲了兩小杯。

十點鐘時，李薩斯站起來，伸了伸懶腰。「二位晚安。我要在這裏睡幾個小時。我希望明天早上再見到你們。」

現在惡劣的天氣正從船後面追來，牛郎星號上下顚簸着，發出短促的聲音。在一個海浪顚簸的小船上做愛好像在某種奇怪的天候中飛行一樣，一下子比空氣輕，一下子比水濃。最後到了最高潮，龐德和亞麗汀都感到飄飄然，然後直向下沉，好像沉入海底靜寂的黑色深淵。

龐德臉朝下躺着，雙手伸放在亞麗汀的小腹上。睡意來得很快很濃。但當一隻手按着他的臂膀，一個希臘少年的聲音說：「基利•崔姆斯。戴斯比利斯，亞麗汀；船！」時，他驚醒了。

十一

除了李薩斯操作舵輪的船尾亮着紅色光亮外，整個甲板是一片黑暗。其他地方似乎也沒有燈光。月亮和星星全被烏雲掩蓋住了。風的威力已減退到二三級。龐德呆在船舷上緣下面，爬到船尾。

「前面一片死寂。」李薩斯輕聲的說：「呆在船舷後面看看。」

龐德小心的站起身子，他定睛望去。六百碼外朦朧中突然出現一個龐然大物，船的中部駕駛室亮着燈。龐德只看到駕駛室中一個黑影在提動。

「他們是從巴羅斯駛來的。」李薩斯繼續說：「當他們駛到我們左舷船首時，他們迷失了方向，停下來了。可能是引擎發生故障，但也或許是假裝的。」

「會不會是眞的引擎故障？」龐德說，眼睛仍注視着另一艘船。

「可能。有些船主並不注意保養。他們是希臘人。如果他們眞的發生了故障，天氣再變惡劣時那他們眞的麻煩了。我們在它的前頭，現在減速行駛。」

當兩隻船漸漸靠近時，兩個人都未開口說話。龐德發現他的左邊遠方黑壓壓的一片，那一定是巴羅斯，在右舷船首，有一個平坦模糊的影子，他猜想一定是那個較小的伊奧斯島。在船首的前面，漸漸出現了另一個島嶼，那是佛拉康尼西島。東方已經發白了。

當兩隻船漸漸靠近時，距離兩百碼的另一隻機船上傳來一陣輕微的歡呼。

「卡比坦尼！」

「亞柯奧，狄·賽里特？」李薩斯用希臘語高聲說，同時關閉引擎。

雙方繼續交談。李薩斯將談話的要點傳譯給龐德。「他們說他們的兩個引擎都發生故障。他們的船上沒有人會修理。一個邁爾泰米——就是北方强風——已吹了四天，他們害怕太陽升起時强風會再起。他們說的很有道理。如果是眞的，他們一定會要求救助。何況他們捲帆兩個小時了。他們要我們協助他們拖到佛拉康尼西。當然可能有別的船經過。但也許沒有。也許沒人願意協助。我們該怎麼辦，詹姆斯？」

龐德沉思了一陣。「這是我們多少可以想像到的一件事情。此刻我並不認爲這絕不是一隻裝滿敵人的船。但我們不能不理會他們所說的遭遇的嚴重困難。不管我們要做什麼，我們仍然是船員。對他們說，我們準備拖他們。」

「我同意你的做法。」李薩斯大聲說，然後放低聲音。「對的，詹姆斯，這是你的包裹。我向上帝禱告，保佑我們將繩子繫牢。」

二十秒鐘後，龐德已將塑膠包裹繫在腰間，他身上只有兩件裝備，一雙脚鰭，一把刺魚的獵刀。過去他也曾有過類似這種工作的經驗，所以在技術上他可以應付得了。

他準備好了。李薩斯轉過身子，輕聲而急切的說：「我們在這邊唯一躭心的事是，互相撞擊。像他們現在的速度和我們的速度，我很難確定可以避免。祝你好運，詹姆斯。」

兩個人緊握了一下手。龐德一隻腿跨過欄杆，無聲的滑到下面深藍色的水裏。水很冷，但他知道，一旦開始游動，在每年這個時候，海水不會再冷到哪裏去。

在以後的幾分鐘裏，他必須面對着一個位置及時宜的最嚴重的考驗——須確定牛郎星號的船身不斷的在他和預定的位置之間。這時候，牛郎星號的引擎已加速轉動了，它的船首已轉到右舷了，龐德緩緩的俯泳保持着他的位置。

每一分鐘都計算着，當兩隻船漸漸靠近相互交換指示時，龐德用手推着牛郎星號船體，開始緩緩游泳轉動身體，避免大船上照射的强烈燈光圈。卽使如此，仍然不能保險不被燈光照到。但龐德儘可能在水下面游動。

他露出水面十幾次，以便呼吸空氣及校正他的位置。最後，他在機船的二十呎距離範圍內了，在寂靜的船尾後面。他謹愼的游向船體投下的暗影中，看到船腰外面掛着防擦索，然後再向前游，直到能看見和聽見船上人的行動爲止。

李薩斯正在綁緊拖繩。四個穿著不調和的西裝的男人站在機船的船頭上。他們正在交談。龐德等着期望的下一步。下一步很快來到。四個人和李薩斯達成了某項協議，站在拖繩位置，開始笨拙的拉

。一兩分鐘後，他們就可以和牛郎星號靠近了，能够上船尾突出部份。該是龐德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他脫去脚鰭，游回到船腰部，抓住防擦索的繩子。爬到上面，抓住欄杆，翻身滑到船上，沒有發出一點聲響。他蹲到艙面船室的暗影處，他解開腰間的包裹，放在適當的位置。他從膝蓋下面刀鞘裏抽出刀，向前注視着。

機船上人員中一個已抵達牛郎星號上了。第二個，顯然心懷恐懼，仔細研究兩隻船上下移動的縫隙。他的另兩個同伴拚命拉着拖繩。現在並不急。龐德在暗處爬行了一段後，他算出他們一共只五個人。四個在前面，一個穿着舊襯衫和船員長褲的站在駕駛室中儀器板前，注視着他的四個同伴的行動。假定這些人都是敵人，那這個時候下面不會有人。

龐德爬到駕駛室後面對着船尾敞開的門口。他冒險伸進頭看了一下。不錯。駕駛室座位旁邊地板上有一個銅邊的活門，門中央有一個拉環。龐德縮回身子，等待着。他距離這第五個人的背後只有兩大步。他半蹲着身子，手裏握着刀。

他們已有三個人登上牛郎星號後甲板，另外一個顯然留在他現在的位置，不打算過去。現在突然開始爭論起來。李薩斯攤開雙手抗議，一副憤怒的樣子。龐德聽到提及他自己的名字，然後，亞麗汀的名字，然後，亞斯帝諾米亞——警察。

這並不使龐德感到驚訝。眞正的警察會公然的接近，他們會使用探照燈，擴大器，穿著制服，端

着槍。現在可以完全確定他們不是了。

李薩斯繼續抗議，用手勢要他們回去。毫無疑問的，他依照原來計劃對他們解釋，他已將那個英國人在桑寧港送上岸了。一個人走上前拍拍李薩斯的褲口袋，然後下命令。另兩個人走進船廳門。搜索很快就完成了。一分鐘後，兩個人重新出現在甲板上。爲首的一個搖搖頭，表示裏面沒有人。

那人又下命令，兩個人向前走去，龐德看不到他們了。一陣沉寂，只有機船甲板上面的駕駛室中發出輕微的吱吱聲音。然後，一個男人突然哈哈大笑。笑聲更增加了緊張氣氛。

然後，一陣湯姆森衝鋒槍子彈聲音，一聲嗚咽似的喊叫。龐德瞥了李薩斯一眼，他已伏在甲板室頂的一邊，那裏油布下面原來藏着一支自動武器。

此刻，站在龐德附近駕駛室中的男人衝到駕駛位置，一拉儀器板上一個圓扳手。甲板下面兩個強力的引擎立刻開始發動。

現在該龐德採取行動了。他縱身向裏面一跳，左臂繞過去，用手摀着那人的嘴巴。右手的刀由前面刺入他的胸膛，一次，兩次，三次。那傢伙身體還掙扎了一下，兩肘向後反撞，但已沒有足够的力氣了。

龐德聽到他發出一聲微弱的哀泣。第四刀刺進去時，他的四肢開始軟弱了，鮮血噴到龐德左袖上。他向右邊橫跨一步，將屍體拖出駕駛座位。

牛郎星號上槍聲和喊叫聲混成一片。但龐德沒有時間管他們。他向脚下瞥了一眼，手指穿過活門的銅環，將門提起放到一邊。

機器的怒吼聲及一股機油味道由活門冒上來。他奔到駕駛室外面甲板他剛才放包裹的地方，迅速的由包裹中取出四個手榴彈。每個手榴彈上面都塗了一層半吋厚的重油。

他一秒鐘也不耽誤，右手抓起一個手榴彈又抓起一個手榴彈，抽出保險環，在第一個需要七秒鐘爆炸前，全扔到艙口下面。

然後，開始爆炸了。一陣巨大的轟隆聲響，整個機船都顛簸起來，甲板下面好像被釘錘敲擊似的，每塊板子都在跳動。一股火焰由艙口冒到上面。

這時候，一發左輪子彈從龐德的頭上四五呎空中掠過去。差勁的槍法，他詛咒了一聲。下一發子彈可能近些。他跨過欄杆，迅速跳到水中。當他的頭剛落到水下面時，他覺得他聽到了一陣爆炸聲，他弓起背，以最快的速度在水下面游了一百秒鐘。最後，他轉過身子，將頭露出水面。

一眼就知道，即使機船上還有活着的人也不會站在欄杆旁邊，希望射擊海中一個游泳者。現在也不會有兩船相撞的危險了。船的中部濃煙冒起，不時爆出一股機油燃燒的紫光。很快的，駕駛室被火焰吞沒了。船尾船首都着火了。

在他的情報員生涯中這並不是第一次。龐德感到一陣破壞後的內疚，他刺死了那駕駛室中的男人

，那個毫不相識的男人。他不顧再想這些。他對自己說，那是必須的。他是在執行任務。

佛拉康尼西島東方的天空現在更白了。牛郎星號響了三短聲汽笛——那是成功的信號——它緩緩駛離被焚燬的機船。龐德轉過身子，悠閑的向它游去。

× × ×

「我想他們另外兩個逃走了。」李薩斯說：「但很難說。油料也爆炸了。總之，這已够了。」

他站在舵輪旁面對着燃燒的機船點點頭。它被丟在後面已一哩遠了。一當龐德由水中安全的被拉起來後，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巴羅斯或佛拉康尼西島的船隻抵達現場之前，他們必須離開這個區域。龐德接掌舵輪，李薩斯和楊尼升起主帆，前帆及三角帆。在現在這樣的風速之下，每小時可以航行十浬。他們決定向南航行，繞道伊奧斯前往佛拉康尼西——需多花兩個小時，但可以建立一個不在現場證明，省去官方及非官方的偵訊還是值得的。一直到這個時候他們才有時間敘述各人與敵人作戰的經過。

龐德坐到後甲板上，一面吮着沃特尼斯白蘭地酒和吸着亞麗汀遞給他的香煙，一面報告他在敵人船上的情形。煙的味道非常好。

他說完時問道。「你們有沒有人看到站在機船前甲板上的那個男人怎麼啦？」

「我不能確定。」李薩斯說：「他對我開了一槍，槍法很差。我還了他一槍，他蹲了下去。然後

，爆炸開始了，我再未見到那傢伙。他的船上小舟已經放下，但他沒有下去。」

「總之，不論生死，都够他受的。」龐德狠着心腸說：「現在從頭開始，將全部的經過說出來。」

「啊，他們問了很多的問題，我當時像一個愚笨的鄉下佬——也許你也看到了。然後，一個傢伙站在我面前，另兩個人到前艙看到了睡在艙中的這位小姐，確定那個危險的傢伙詹姆斯•龐德沒有藏在前艙裏。然後……但我必須讓亞麗汀先說出下面細節。」

「如尼考所說的，我們的運氣好。」亞麗汀坐到龐德身邊，肩膀挨着他的肩膀。「我認出其中一個男人。他的聲音很熟。那時候，船正在轉動，我認出他叫狄奧多羅，我們以前曾在同一個組織分機構中。以後因爲他攻擊俄國人被逐出小組。希臘警察雖然非常腐敗並且有着法西斯作風，但他們也絕不會錄用一個像狄奧多羅這樣的人。當他看到我認出他時，他發出一陣可怕的笑聲，說我必須到他船上接受審問……此外……希臘警察也不會有那樣的舉動。」

「於是，」亞麗汀繼續說，又點燃一支香煙。「於是……我說……那正合我意……他一定等了一分鐘，我……要我的毛線衣。但我找到的却是毯子下面的湯姆森衝鋒槍。我用湯姆森槍射殺了他。

「正如你所說的，尼考：震動及後挫力很大，但我擊中了他，他叫了一聲，倒下去了。可是，另一個人很快的跑下來了，這使我擔心，因爲我沒有時間射擊他，顯然他有一支槍。我倒在地板上——

親愛的，我可以喝一口酒嗎？」

她從龐德手裏接過酒杯。她的雙手在顫慄。他一隻手抱着她的肩膀，她連喝了兩大口。

「這時，楊尼出現了。」李薩斯挿嘴說：「他說他不要在麻煩開始時像個孩子般被打發上床睡覺。他要盡一份力量。因此，他去到床舖下面取出一把刀，站在前艙的小樓梯上。當第一個壞人被擊倒時，第二個壞人正要射擊亞麗汀，但很不幸，那人的背朝着楊尼，距離不到一碼，楊尼像一隻貓悄悄的走過去。一刀刺進我們那位朋友左肩四吋深。那一刀以後，他就不再惹麻煩了。

「我問楊尼他要不要喝點白蘭地，他說不要，謝謝你。他說在他這個年紀不必喝酒。要也得在用槍殺死人後！」李薩斯高興的哈哈大笑。「他現在正在工作，刷洗船上的血跡。」

龐德聳聳肩膀。「你這邊情況怎樣，尼考？」他熱切的問。

「啊，沒有什麼。我的那位朋友還有點普通常識，取出他的左輪。但當湯姆森槍響時，那個可憐的魔鬼不由的轉動了一下眼睛。我一脚踢去他手中的槍，然後擊中他的臉孔。」

在船中部的楊尼忽然喊叫一聲。他們轉過頭，順着他的手指望去。但什麼也看不見。那艘剛才焚燬的機船的地方，現在只看到一片灰黑色的海水。

十二

這是一個美麗的早晨。外海中吹起來的强風將海浪掀得很高。但在佛拉康尼西島的南岸的沿海，只有舒適的微風徐徐吹動水面，海就像一面大鏡子似的。那座小島上那棟屋子裏，窗前的長形瑞典寫字枱上的公文不時被掀起紙角。伊高·亞倫斯基准將坐在寫字枱後面，面前放着一杯酒，此刻他感到非常輕鬆。

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蘇聯以外的地區擔任秘密任務，雖然他曾以一個KGB（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身分，多次僞裝貿易代表，文化訪問團團長等職訪問了很多其他國家，並曾任職俄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參事五年。

亞倫斯基雙手抱住他光禿的後腦袋，注視着窗外的愛琴海，對於像他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人，督導這次會議的安全佈置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眞正的工作幾週前在莫斯科他的辦公室中已經完成了。他到這裏來只是看看他所設計的萬無一失的機動作業情形。事實上，他的部下中有半打人——例如，那個蘇俄亞美尼亞黑眼睛英俊的格夫來克——對這一部份工作可以和他做得一樣好。但那些高級政治人物絕不會懂的。

但他並不抱怨。離開莫斯科一段時間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即使這樣一個短程的旅行也可以幫助一

個人保持對國際的展望。

最後，亞倫斯基嘆口氣，瞥了一眼放在他面前的卷宗。他需要再看一遍工作安排的時間表，以保持他一向的好習慣。他的一雙藍色小眼睛望着最上面一張紙緩緩移動，雖然他將內容已經背熟了。最後幾行是這樣寫的：

第四天

時　間	預定重要事項	附　註
一二：〇〇	警戒等級，黃色	會議村四周實行警戒
一六：〇〇	部長一行人員到達	海上巡邏開始
一七：〇〇	警戒等級，紅色	
一八：〇〇	各國代表抵達	身分核對
——一九：三〇		
二〇：〇〇	酒會，致歡迎詞	巡查警戒哨
二〇：三〇	舉行會議	陸上人員換班用膳
二三：三〇	晚餐	

第五天

〇〇：三〇	舉行會議	
〇三：四〇	用點心，休息	巡查警戒哨
〇四：〇〇	舉行會議	
〇五：三〇	致謝詞，各國代表	
——〇六：〇〇	離去	
〇六：三〇	警戒等級，黃色	海上巡邏返回
一二：〇〇	部長一行人員離去，警戒等級，藍色	警戒撤回，關閉無線電連繫
一七：〇〇	工作小組人員離去	

亞倫斯基自己將不隨工作人員一起離去。他有十天假期在等着他，他已申請用其中幾天在這裏消磨。此刻，他覺得好像在休假一樣。

門上傳來敲門的聲音。他好像從夢中又回到了現實世界。他煩躁的問：「誰？」

先住進這屋子那兩個人中的一個走了進來，用濃重的烏克蘭腔調說：「早安，將軍同志。」

「你早，米里。請坐。」

將軍迅速控制住他的急躁，友好的和他打招呼。這是他的原則，絕不要樹立任何敵人，即使像米里這樣一個毫無價值的人物也不，他應在勞動營中做分湯工作。

來人很難看的坐到靠近大理石壁燈邊一張舊木凳上，說：「只有一件事情報告，將軍。今天凌晨五點鐘左右，海上有一隻船起火了，是港口一個人通知我的。兩隻船去調查那個地區，但那船毫無痕跡的沉到海底去了。他們救起一個生還者，燒傷得很厲害。港口鎮上有一家醫院，他被送到醫院裏去了，他曾描述當時引擎房中起火的經過。」

「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米里。但我看不出這件事和我們有任何關連，是不是呢？一個愚笨的希臘人亂扔煙頭到船上的引擎房裏，將船燒着了。如果在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中，每週不發生這種事情，那才使人驚訝呢。你眞的不必對本地這類事情加以重視。一個像你這樣精幹的列寧信徒，應該能夠立刻區別哪件事情重要和哪件事情不重要。」

米里臉紅了，結結巴巴的說：「對不起，將軍同志，我沒有想到這點。」

「這沒有關係，親愛的米里。還有別的事嗎？」他溫和的問。

「鮑尼斯在收聽雅典電臺的週率，將軍。沒有電報發來。」

「很好。繼續注意好了。」

外面陽臺上突然有了動靜，是一種興奮的低沉聲音。是一個男人用希臘語喊叫着。米里打開門，一束陽光射進到這間陰涼的房內。他走了出去。當他再次進來時，似乎很激動。

「一隻小划船正向這邊駛來，將軍。一個女郎和一個大約十五六歲的男孩。他們正準備停泊。」

自亞倫斯基到達這個小島以後，這類情況已經發生過一打以上——觀光客來詢問，這棟房子是否出租及什麼時候出租——很容易應付，他叫他的小組中一名希臘籍人員回絕他們。通常都由那人處理。

可是這次，他決定親自督導這件事情。他站起身子，扯了一下綠格子花襯衫，緩緩走到外面。陽光照在水面上反射的光亮使他感到目眩。他擧起手遮着眼睛。一隻漆成白色的小船由一百碼外正向他划來。年長的希臘職員，手上拿着望遠鏡向他請示，但亞倫斯基繼續注視着。

最後，他用英語說——很遺憾，這是他和身邊這個希臘人所會的唯一共同的語言。「你問過他們來做什麼沒有？」

「啊！問過，將軍。但他們不回答我。」希臘人對亞倫斯基說。

「再試試。問他們是什麼人，告訴他們這是一棟私人住宅。」

希臘人依照他吩咐的又問了一遍。這次有回答了，是女郎回答的。亞倫斯基聽不清楚她說的話，只有一個名字他聽得懂，一個他聽得懂而且使他有激烈反應的名字。

「將軍，她說她是高廸恩柯同志的一個至友。她希望和這屋子裏面的諸位先生談談。」

亞倫斯基咬着嘴唇。所發生的事情看來極不合常理。但他不能將這個人打發走。他又考慮了一陣。他裝着愉快的說：「告訴他們，我們不認識高廸恩柯先生，但歡迎這位小姐和她的……她的護送者

到岸上來談談。」

兩分鐘後，將軍兩手揷在腰部，站在防波堤上打量這兩個登陸者。女郎是希臘人或保加利亞人，非常美麗，雙峯高聳，曲線畢露，男孩很英俊，很結實，皮膚呈棕紅色。亞倫斯基等待着。他一向先讓別人開口。

女郎面對着他。「你會說英語嗎？」

「會。」

「我的名字叫亞麗汀‧亞歷山大。我是雅典高廸恩柯的一個職員。我有一個緊急的口信要傳給這裏的負責人。」亞麗汀嚴肅的說。

「我是這裏的房客，如果你眞有重要的口信的話。請等一會。」

留着他們兩個站在太陽底下，亞倫斯基迅速走回他的房間。他拿出一個檔案夾，裏面夾着相片以及人事資料。他找到了亞麗汀‧亞歷山大。相片中的人頭髮比較長，但其餘的完全符合。他闔起檔案夾，回到門口。

「請進來，你們二位。」當他們走到他面前時，他愉快的說：「這裏有你的資料，亞歷山大小姐。你可以進來。」

然後，他的一雙小眼睛打量了一下男孩，又說：「請告訴你的這位年輕朋友，到廚房裏喝杯冷飲

或什麼的。」

當亞麗汀將他的話傳給男孩時，他回頭瞥了一眼亞倫斯基。從他臉上的表情看來，他知道這將軍的心裏在想什麼。他對亞麗汀說了一句話，便轉身大踏步走開了。

亞倫斯基乾嚥了一口口水，盡量忍耐着，對着她微微一笑，自我介紹了一下，然後說：「我們坐下談好不，亞歷山大小姐？」

半小時前他所感到的滿足，現在完全化成了烏有。他對亞麗汀所說的經過的反應出奇的平靜，一直到她說完最後一句話時都未揷嘴。

她說完時，他坐在旋轉椅裏既不說話也不動，兩手抱着後腦袋。半晌，他轉過身子對着寫字枱，又打開人事檔案夾。

最後，他望着窗外說：「你是G‧R‧U‧情報局長親自吸收的？」

「是的。」

「爲什麼？像你這樣一個女孩爲什麼要做紅軍的情報員？如果你直接聽命於K‧G‧B‧那會更好些。」，亞倫斯基平靜的說。

「也許是的。只是……呃，原來雇我爲俄國工作的男人是在雅典的G‧R‧U‧的第二號人物。」

「對了。」亞倫斯基仍然凝視着窗外。「這男人是你的愛人是不是？」

「將軍，這重要嗎？」

「這男人是你的愛人是不是？」這可能是一個錄音的審問。

「是的。他是我的愛人。」

「是他……使你改變了。正確的說，是他使你改變而信仰馬克斯的社會主義？」

「是的。」

「你做過很多次反間諜工作？」

「不多。主要的是很少需要一個像我這樣女人所做的工作。」

「一個引誘男人的女人。」亞倫斯基輕蔑的說：「眞的，我們有些人好像仍然停留在革命以前的時代。好了，現在，你的父親，」他瞥了一下檔案。「你的父親是巴拉斯航空公司中的一個官員。一個喜愛享受的資產階級人物。」

將軍看到她沒有答話時，他又旋轉了一下椅子，仔細打量她。最後，他吸了一口氣，再開口時語調却非常親切。

「你知道，亞歷山大小姐，在這樣一個未開發的國家，一個人不會想到你這樣做是爲了和平而工作。你會有什麼階級鬥爭的經驗？你的工人運動是在什麼地方紮的根？你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你是一個有浪漫思想的女人。因爲一時的憐憫被壓迫者而走向共產主義。這只是——」

亞麗汀厲聲的打斷他的話，說：「亞倫斯基將軍，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要和你討論一件比我爲什麼變成一個共產黨員更重要的事情。對你的國家以及很多的其他國家構成的一個可怕的威脅，我在等着你的指示。」

亞倫斯基皺皺鼻子，嗤笑着說：「像你們這樣浪漫派的人很容易失去平衡感。我們靜下來看看你所告訴我的事情。在暗殺高廸恩柯少校及他的兩個助手的那個間諜組織中，有沒有你認識的人？」

「我忘記告訴你了。龐德先生認出了他射殺的其中一個人，那人曾是在英國綁架他的局長的綁架小組中的一員。」亞麗汀說。

「原來如此。我必須說，那件綁架案引起我很大興趣。這是一件很離奇的事件。可是，我們當然知道這件離奇的事是發生了。遺憾的是，我們無法獲得證實。在船上作戰時有一個插曲，你認出那個叫狄奧多羅的。顯然他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叛徒。你說過，他是一個犯罪者。你可能是對的。至於那些傢伙載運什麼犯罪的物品，我們只要派人去偵訊那個生還者就知道了。」

「有一個生還者？」亞麗汀問，坐直了身子。

「不錯，有一個。他住在這邊醫院裏。我要派人去查問。」亞倫斯基的語調中帶着惱怒。他是被迫改變主意，承認海上火災的重要性的。

他不得不繼續的作分析。他說：「在你所說的故事中，還有其他幾項離奇的事件。我們考慮一下龐德所提及的，中共政權正圖謀破壞我們，我知道，現在流行着一種看法，中共已取代西方資本主義而成爲世界和平一個主要的威脅。可是不要下結論，認爲由於他們的自大，野心及嫉妬蘇聯而可能使用暴力破壞我們明天晚上的會議，這是很不幸的想法。」

亞倫斯基頓了頓，繼續說：「我的親愛的小姐。這整個事件的關鍵人是詹姆斯龐德，對於他的名聲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土耳其，法國及加勒比海實行恐佈活動。最近在日本曾行刺兩次，動機完全是私人恩怨。他是一個危險的國際犯。他非常聰明，將你牽涉到這件陰謀中，告訴你這個綁架事件以及中共特務的心狠手辣。這一定會引起你這浪漫思想性格的人的興趣。他們的眞正敵人是誰，不需要費力推敲。我們關懷的是其他地方。」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將軍同志？」亞麗汀第一次以適度的尊重語氣說話。

「當然可以，同志。」

「這個理論和謀殺高廸恩柯先生及他的兩個助手，以及和高廸恩柯先生確定在我們的雅典的組織中有一個叛徒，怎能符合呢？」

「這是兩個問題，但我們會解釋這兩點。高廸恩柯和他的助手被殺是因爲敵對集團要捉龐德。他們妨碍了對方。非常遺憾，但並不怎麼難解。至於高廸恩柯認爲有一個叛徒……呃……」將軍看了一

下修剪得很整齊的手指甲。「在某方面我尊重他，但他一向就不是一個最能幹的人。他駐外國太久了。根據你的說法，安全措施就有問題。有一漏洞。高廸恩柯犯了錯誤，但他不知道是怎麼犯的錯誤以及什麼地方犯了錯誤。尤其，他憑空創造了一個叛徒，將一切過錯都推到他的身上。」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將軍。你解釋得很清楚。但我希望你解釋：如果沒有內奸，爲什麼我經過雅典大使館傳給你的情報，根本沒有到達你的手上。」

亞倫斯基嘆口氣，說：「你說你不知道在大使館和你說話的人是誰。但無疑的他是一個低級職員，可能是一個希臘人，他太愚蠢了，聽不懂你的很明顯的防衛的措詞，他出去吃午飯，將整個事情給忘了。你的熱誠值得嘉勉，但不久當他們在港口被逮捕後，我們便會讀到報上有關這件事情的詳細報導。看他們怎麼處理這件案子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當然，你有你的解釋，你可以有半打以上的其他解釋。因此，你的解釋當然牽涉到那個神秘的內奸。」

「呃……是的，將軍。」

「綁架、中共恐佈份子、內奸。難道我們就這樣無止境的討論下去？」亞倫斯基臉色一整，說：「現在我要擬訂我們的行動方針。我要龐德留在這裏，顯然的，他有破壞我們會議的某種計劃。只有一個希臘無賴漢及一個乳臭未乾的男孩協助，他很少有成功的機會。我們這裏的武器可以擊敗一艘戰

艦。我想我可以告訴你，不必理會他們。」將軍微微一笑，繼續說：「但龐德也許會胡鬧一氣，所以他必須被看守起來，直到我們的會議代表離開爲止。」

「我能做什麼呢，將軍同志……」

「有的，亞歷山大小姐，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猜想你和龐德已經同過房？」亞倫斯基盡量不使聲音露出厭惡。

「是的，將軍。他不讓我一個人獨住。」

「他迷戀你嗎？」

「啊，是的。我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力。」

「太好了，太好了。」亞倫斯基的眼睛射出了光彩，「勸他到這裏來談談。就說我對所發生的事情非常關懷，並且需要他的協助。告訴他放心好了，他隨時可以離開，你應該知道用什麼語氣告訴他。聽懂了沒有？」

「完全懂了，將軍同志。」亞麗汀說，站起身子。「我儘快帶他到這裏來。但你必須給我一點時間。」

「當然啦。」將軍也站起身子。「告訴我，你今天早上是怎樣說服他讓你到這裏來？」

「使用我要勸他親自來這裏的相同方法。」亞麗汀說。

「好極了，好極了。」亞倫斯基迅速的說，然後想起了他的禮貌，補充說：「喝一杯再走，親愛的。」

「不用了，謝謝你，我越快回去越好。」

「我們會使你成爲一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我該說我多麼感謝你的合作。」

亞麗汀感謝的微微一笑，帶着一種有罪的感覺說：「將軍同志，我是多麼感謝你以科學的方法對我解釋目前的情勢，以及寬恕我信任那英國間諜的不良態度。我相信我已從經驗中學到了一個教訓。」

亞倫斯基點點頭。他以爲她是一個愚笨、多愁善感、喜歡尋樂的、典型的巴爾幹半島的妓女，但她有決心，她的迅速改正錯誤却是很有前途的。他會在他的報告中提到這一點。

「再見，亞歷山大同志，希望能很快再見到你。」將軍說。

亞麗汀走後，他一個人在屋裏來回走動，皺着眉頭。他想起認定中共企圖破壞會議並不是完全出於幻想。根據報告，毛澤東最近的情緒有些古怪，因爲他的退休時日越來越近了。紅衞兵的行爲，掀起對外國人的仇視……然後，將軍的眉頭鬆開了。幻想是有傳染性的，在和平時期公然採取暴行，實在是不可想像。但有一兩個問題必須立即予以澄清。

他走到寫字枱前，搖了兩下手搖的小銅鈴。米里走進來了。

「到通訊室去，告訴無線電通信員立刻和雅典連絡。我要和那邊講兩分鐘的話。」

「結束無線電靜止，將軍？」

亞倫斯基握緊了他的兩隻拳頭。這個張着大嘴的農夫簡直要使他發狂。他用一種盡量忍耐的語調說：「是的，米里，結束無線電靜止。一點不錯，現在快去，照着我說的做。叫一個希臘人來。胖的那一個，到鎮上醫院裏去一趟，詢問一個——不，告訴他來見我。」

胖的希臘人來了，亞倫斯基給了他一個簡短的指示後，打發他走了。然後，將軍爬上頂樓一間悶熱的小室，小室中有一架和雅典及保加利亞普洛的夫城連絡的無線電機。必要時，該兩處電臺可以將這裏的電臺直接轉達莫斯科。除了在「威脅和平」的緊急情況中外，莫斯科電臺是不准直接通信的。小室中充滿了汗臭和廉價的俄國香煙氣味。亞倫斯基取出一條絲質手帕掩着鼻子。

通信員是一個粗頦子俄國人，將麥克風交給將軍，亞倫斯基坐到無線電機前面。

通話是一件令人感到很不耐煩的事情。靜電的干擾和因對方聲音模糊不清而延長了通話時間，經過二十分鐘痛苦的連絡，終於弄清楚了情況。他謝謝通信員，離開小室時已是滿頭大汗了。

他走下白色的石梯，來到外面陽臺上。他坐到陰涼地方，享受一杯早晨新鮮的檸檬汁。對於他自己預測問題答案的才力之高超，他情不自禁笑了起來。

雅典發生了槍戰爲什麼沒有向他報告？在雅典的情報站另外一個負責人答覆說。因爲他正要提出

該項報告時，發信機出了故障。修理機器需要很長時間。爲什麼以後沒有報告？因爲他們考慮到最好等到十二點鐘定時連絡時間再報告。那麼龐德到來時爲什麼沒有報告呢？因爲在雅典俘虜龐德的計劃失敗之後，發報機正好發生故障。負責人連連道歉。並保證現在的情勢已完全在控制中。

亞倫斯基坐在籐椅裏輕鬆的吮着檸檬水。龐德……這個他急於想見到的英國情報員。他不僅感到滿意而且可以很自豪的告訴部長：「我有一個俘虜，你也許會感到興趣。一個叫龐德的西方歹徒。啊，說來很奇怪，我不費一點力氣便將他俘虜了。」然後，當會議結束時，龐德手裏會握着一支槍，將軍會以自衛爲藉口而必須射殺他。

啊！這太完美了。

亞倫斯基用英語喃喃的說：「殺死龐德的人。」然後是一陣咯咯的得意的笑聲。

十三

李薩斯將望遠鏡放到甲板艙室頂上，說：「他們來了。」

從耀眼的陽光中，龐德看到一個黑點，那就是他們的小划船。從遠方看來好像靜止在那裏。它已離開小島這邊的島尖。

牛郎星號已在一個小灣中拋錨。岸上看不到這裏。但佛拉康尼西島北岸，除了海水平靜外，絕不是一個適當的停泊地方。水道狹窄，暗礁很多，如果你不熟識這地區的航道，一不小心便會觸礁。

「繼續說下去，尼考。」龐德坐在前甲板上帆布椅裏說：「現在，卡泡桑那在哪裏？」

「馬其頓區。山頭村。那裏的人民很强悍。我不太喜歡他們。他們中有很多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但很强悍，到了，就在那個村莊後面，那輛指揮車碰到了一個道路封鎖障碍物。岩石後面突然站起來幾個人開火。所有的德國上校都被射殺了。」

「黎克特指揮一個正在附近訓練的警衛軍步兵營中的支援連。他接到一個新命令，命令說遊擊隊的攻擊必須給予迅速及嚴厲的懲罰。對他來講，這已經够了。

「兩小時後，他派了一個排將村莊整個包圍起來。他叫所有的老百姓在廣場上排成一列。婦女和十四歲以下兒童到村子的學校裏。學校很大，是用木材蓋的。黎克特派人將大門鎖上，在牆的四周點

火。有些母親拚命將兒童從窗戶向外推，但都被衝鋒槍擊斃了。然後，他開槍射殺其他的老百姓。總共有兩百零八個人被屠殺。只有兩個死裏逃生的老人，將這個慘絕人寰的故事說了出來。」

李薩斯頓了頓，繼續說：「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景像：黎克特站在學校門口，女人及孩童一個個走進去。當一個可愛的小孩走過時，他還拍拍孩子的頭或擰擰他的肥頰，就像一個伯伯一樣，對他的母親說些誇獎的話。啊，所有的德國人都喜愛婦女和兒童。」

最後一句話是用重濁近乎哭泣的聲音說出來的。李薩斯轉過頭去，龐德走到他身邊，一隻手環住他的肩膀，默默無言的站着。

「請你答應我，龐德，讓我對付他。我必須親自殺死他。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我懂，尼考。我答應你。」

龐德走開了，眼睛望着正划回來的小舟。現在他已能够看到亞麗汀的藍襯衫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美麗頭髮。他對她揮揮手，她也揮揮手相答。謝天謝地，她已經近了。他發覺他是多麼想見她——他之要見她不是想和她造愛，而是想看看她的臉龐和撫摸她的手——對她的這種熱望比他所記得的任何女人都要强烈。

在小船的上面，小山邊上突然有一個人影在攪動引起他的注意。一個男人正斜着穿過一堆崖石和樹叢，很艱難的向下邊走。他的行動很特別，好像身體有什麼缺陷。龐德覺得奇怪，他拿起望遠鏡，

但當他對正焦點校正距離時，人影已經不見了。

× × ×

孫艮丹上校所住的粗石板建築的石屋（他在這個島上臨時的發號施令所），要比山那邊下面小島上他的敵對的俄國將軍所住的屋子要舒服多了。同時，石屋面對着後面的島嶼，位置更爲幽僻隱蔽。一個不識路的人不僅必須具有相當堅忍不拔的毅力，才能攀上那道通往附近海灣和上校的大本營的陡坡，而且必須具有强壯的體格，始可越過那片荆棘叢生亂石密佈的荒凉下坡地帶。

完成了這趟艱苦的旅行，現在坐在石屋中孫艮丹上校對面的那個男人，一點不錯，他的體格非常强壯。在機船上全身被灼成二級火傷，經過一小時海中的游水以及爲了爬過石屋上面那座險嶺，步行了五哩路程，他當然非有强壯的體格不可。

他的左臂綁着綳帶吊布等，由於受了重傷及過度的疲乏，在下山時他曾摔倒過兩次。他現在仍然在近乎休克的狀態中，他開始斷斷續續的，雜亂無章的，敍述他在機船上執行他的任務的經過。

孫艮丹盡量忍耐着，靜聽他說出的故事。他的雙手放在膝上，直直地坐在一張橄欖木凳上。坐在他們兩個人中間的是杜妮•馬丹。杜妮穿著一件黑綠格子比基尼裝！臨時充當孫上校的翻譯官。她手裏端着一杯白色飲料，不時啜飲一口。

「告訴亞里斯先生，我想現在我已完全明瞭他所說的一切。」孫艮丹對她說：「謝謝他的服務，

再替他倒一杯他所喜歡的飲料。然後，我還有幾個問題問他。第一：他怎麼能找到我的？」

當這個問題被翻譯過去時，孫艮丹的一雙黑眼睛盯着亞里斯瘦長的臉孔，然後，當他回答時注視着他那滿嘴的金牙齒。這個人表現的很不錯。雖然比不上任何具有政治意識的中共人員，但對一個西方人及一個非英國人已是非常不錯了。

杜妮傾着身子替亞里斯顫抖着伸出的酒杯倒了半杯白蘭地。她恢復原來姿勢，用手調整了一下肩上的吊帶，露出腋窩下沒有修剪的細毛。

她以嚴肅的語調謹愼的說：「他說他認爲需要提醒你。他以前只得到他應得的錢的一半。」

「那是他爲什麼到這裏來的理由，他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怎麼知道到這裏來找我？」

上校仍然坐着不動，耐心的等待着。

「他說他們都看過地圖上的位置，以防萬一有人被殺時好來報告。」

「想的很周到。完全正確。呃，我想此刻我已知道的很清楚了。」

亞里斯喝了一大口白蘭地，又說了一些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也許因爲牽涉到政治問題的漩渦中，從醫院中逃出來使他感到恐懼，當然錢也是他所不能忘懷的。但他不敢再提到這些事情。

「告訴亞里斯先生，」上校繼續說：「我完全了解當前面臨的困難。叫他放心，龐德逃走了事態並不嚴重。目前的情勢是有利於和平的。另外再告訴他，他的錢將全部付清，另加五十美元獎金，酬

謝他的盡職。他可以在這裏接受醫藥治療。帶他去見亞利森大夫。然後叫伊夫金尼給他弄點什麼吃的。然後，如果他希望的話你或你的同事可以慰藉他一番。但要記住，他的身體狀況很軟弱，一定不要使他消耗太多的精力。」

杜妮微微一笑，轉過身子，面對着亞里斯開始熱切的講話，孫艮丹站起身子，緩緩走到陽臺上，走路的姿勢像一個木偶人。

他在外面陽臺暗處緩緩來回走動着。此刻他並無心情欣賞眼前這幅美麗的風景畫。他在思考一件重大的事情。他知道事情成功最重要的條件是執行者的能力，而不是它的計劃。在很短時間內——不到四十八個小時，他，孫艮丹將要完成一件無與倫比的，驚人的事件。

那兩個人談過話已進入小房間去了，上校的臉色變了，雖然他的身體沒有移動。他的一雙黑眼睛的瞳孔後面似乎已燃起火焰。他的豬肝色嘴唇分開了，發出一種好像在吹氣的輕微的絲絲聲。他慢慢地笑了起來。

上校恢復了頭腦冷靜。匆匆回到屋內，敏捷的向樓上走去。他神采奕奕的拉開走廊盡頭的門閂。

「早，親愛的將軍，或者更正確的說，」孫上校瞥了一眼腕錶上的長短針。「我知道你們皇家海軍非常注意每天的時間。午安。你好吧？我希望你住得很舒服，沒有什麼不方便吧？」

M老總一直注視着小窗外面。從那裏他可以看到一道窄長的海景，一天有一兩次。可以看到一艘

遊艇或一隻漁船。這可以暫時提醒他這個世界仍然繼續存在着，仍然清醒着，他在窗前只能站幾分鐘，因爲站立使他疲乏。

他轉過身子，面對着孫艮丹。他的臉色慘白，雙眼深陷，瘦得只剩皮包骨頭。但他給這個中共人員的印象仍然是非常穩健。他的聲音雖然有點緊張，但非常堅定。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你這共黨流氓？」M老總一個字一個字很清楚的說：「我是不是很好要你關懷？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吧。」

「請不要罵人，將軍。這會使彼此動肝火。我首先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你的身體好不好當然與我有關係。你的精力必須予以維持，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供給你充分的食物，供應你需要的衞生設備。如果你不滿意，儘管告訴我。」

M老總凝視着他。「你很寬厚啊。」

「但我並不是來問候你的健康的，雖然你的健康對我很重要。我是來告訴你一個消息。有關你的部下恐怖份子詹姆斯．龐德的消息。」

M老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伸出手抓住窗臺。「啊，什麼事？」他冷漠的說。

「只有你我兩個人，我不必隱瞞，我承認龐德在技巧及精力方面確有一手。在這個計劃中，他已使雅典地區蒙受了相當的損害，但這不是我的責任，而且現在已經結束了。龐德已抵達這裏。」

M老總沒有反應。

「我們各個小組的工作習慣，是每個小組直接向上級負責，而各組追求他們自己不同的成果。當雅典方面正不惜任何代價制止龐德進行偵查時，而我却準備接待他，不使他受到任何傷害。」

上校頓了頓，繼續說：「結果會證明我的方法是對的。我相信我們兩個都可以確定，憑〇〇七的智慧，他一定會找到這棟房子來。當他找到這裏來時，如果不是今天便是明天的某個時候，他會變成我們的俘虜，以他本身來講，他是個令人畏懼的人。但他沒有任何實際上的盟友——只有一個爲俄國人傳遞消息的本地妓女和一個碼頭酒店的希臘法西斯的走狗。我已派了五個有經驗的人對付他。其結果你可以想像得到。」

「根據你自己所說的可憎計劃，你過分重視人數的優勢就太不聰明了。」M老總勉强擠出了一絲笑容。「龐德在過去曾成功的完成了更險惡的任務。曾擊敗好幾個較一個具有虐待狂的中共人員更危險更有智慧的人物。你禱告吧，孫艮丹，燒香或者什麼的。」

上校露出他的尖牙齒。「燒香是你應該避免談論的題目，將軍，你的胸口皮膚怎麼樣了？」

M老總繼續凝視着他。

「等一會，我們再看看我們能對你的脊背做點什麼。我要讓你吃一頓午餐，伊夫金尼已答應給你加一個煎蛋。今天我想你可以飲一杯酒。你可以飲到你的朋友和同事安全的到達時。」

M老總轉過身子，眼睛再凝視着外面海洋窄長的水域。

十四

「當我將發生的事情告訴將軍後，他非常躭心。」亞麗汀說：「他要你去見他和他談談。我想他想建議你參加他的陣營。他說他需要你的協助，當然，在你們見面之後，你可以隨時離開。」

龐德的眼睛望着他的香煙頭。「一旦我抵達那裏後，有什麼能保證我可以自由離開？」

「啊，你可以相信他的話。這是KGB一位將軍的話。」

牛郎星號客艙中有一陣沉默。然後龐德和李薩斯同時哈哈大笑。

「我說的不對嗎？」亞麗汀熱切的問：「我什麼時候愚弄過你？」

龐德雙臂抱住她，吻着她的面頰。「沒有。」他說：「我相信沒有。你根本不够資格做一個間諜；你太誠實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你憎恨你自己所說的每一個字，並且輕蔑整個事件，如此令人難以相信，你是一個非常笨拙的表演者。」

「那傢伙好像在發囈語。」李薩斯替他們三個人各倒了一杯奧梭加冰塊，「他的腦子裏到底都在想些什麼？我想你將整個的經過全告訴了他？」

「經過的一切。他不相信我的話。啊，他相信關於高廸恩柯先生的那一部份，因爲卽使像我這樣一個低能者也不會說出他可以查證的謊言。可是其餘的，他認爲詹姆斯用花言巧語說動我幫助他和某

些匪徒作戰，以便他能破壞這次的會議。龐德當然不會成功的，因爲將軍的防衛措施非常徹底和獨特，但龐德是個危險的國際犯。」她輕蔑的模仿着亞倫斯基的語調，說：「可能是個搗亂者。我必須假裝着與他和好，否則我會有些小麻煩。」

「換句話說，」龐德說：「他似乎不信任你。」

亞麗汀點點頭。「是的。他確是不信任我。我是希臘人，因此我的思想落伍，魯鈍，我是一個鄉下人。還有，我是一個女人。」

「啊，而他是……」李薩斯做了一個手勢。「他是一個男孩？」

「是的。可以想像得到他對待楊尼的臉色。你問他就知道了。而且；我是個中產階級份子，因此，我是多愁善感的白痴，根本不懂得政治，最後，我是個GRU。而亞倫斯基却是KGB。」

「對了，那確會使你們兩個變成敵人。」李薩斯說：「一定是的。」

龐德露齒一笑。「GRU是俄國紅軍情報機關，尼考。他們也從事一般正常的間諜活動。這使他們和另一個機關KGB發生衝突。後者是秘密警察，人數多，力量也大。他們兩個機關一向彼此敵對。」

「敵對！」亞麗汀輕視的說：「妬嫉和憎恨。私下裏進行冷戰，你還記得GRU的彭可夫基上校的事件吧？他和那個叫維恩的英國商人爲西方做間諜工作。於一九六五年在監獄中自殺了。」

龐德抬頭迅速瞥了她一眼，她繼續說：「對了，官方公佈的消息說，他於一九六三年被槍殺了，但骨子裏，他們禁錮着他希望利用他作爲詆毀美國人的武器。然後，他服毒自殺終於逃過了他們。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每個人都感到驚異，他爲什麼會變成一個間諜——你知道不是爲金錢，我們在GRU中所有的人都知道，彭可夫斯基和KGB結下恩怨。那是他能報復他們對待他及他的朋友所採取的唯一的方法……」

亞麗汀沒有再說下去了，龐德又瞥了她一眼，然後點燃一支煙。

「我們不可能獲得那位將軍的協助。」他說：「事實上，我們必須離他遠遠的。我們知道的只有這麼多。」

「還有，那艘機船上的一個生還者，現在住在這裏的醫院裏。亞倫斯基要派人調查他。」

龐德和李薩斯互望了一眼。「他終於被人發現了，詹姆斯。這是一個有趣的消息。」

「我們也只能說說而已。我們沒有辦法監視他，查出誰去見他。而且我不相信他對我們有任何威脅。黎克特是我們的線索。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港口。港口是個理想的地方，我們停留在那裏短時間會安全的，我們必須弄些食物，眞正的食物，熱食，肉，而不是罐頭食物。我還要補充燃料，這一桶只能再跑兩百哩了。我們走吧。」

李薩斯消失在引擎室的裏面。龐德望着亞麗汀，這女孩的棕色眼睛蒙上了一層陰影，這個果敢的

希臘女郎的小嘴角鬆垂着。他伸出手輕輕撫摸着她的後頸。

「你怎麼啦，亞麗汀？」

「啊，親愛的，我眞是頹喪極了。這樣大的一件事情，他們竟派那個人負責安全事宜，一個肥胖的小老頭，一個……一個洋洋自得的怪物。雖然他以前也曾經很能幹過。」

「我可以唸一篇官僚政治演講詞給你聽。但我現在不願浪費時間。你可以信賴尼考和我，以及你自己，我們會辦到他所辦不到的事。」

亞麗汀依偎在他的懷裏。龐德不禁笑了起來。自己竟答應一個俄國情報員，保護俄國人的利益。如果M老總聽到這件事情，他會——

下面引擎響了，龐德的思緒被打斷了。

× × ×

佛拉康尼西島的主港雖然比較小，但在南愛琴海中是一個最好的港口，安全，舒適，除非遇到了不常見的南方吹來的颶風例外。牛郎星號加過燃料後，停泊在港內。

龐德站在燦爛陽光下的港堤上，等待其他人一起到附近轉轉。這裏有很多東西要看的。他的左邊小灣中擠滿了船舶、遊艇、漁船、運輸船（多數進港補給淡水）。前面水邊有一排矮小建築物，最近的一端是幾家白色的小屋，門窗漆成藍棕色，再過去是一家雜貨店，一家船舶材料店，港口辦公室，

一家酒店，沒有霓虹燈，沒有汽車，沒有土產店。

李薩斯和亞麗汀來到岸上，他們三個走進小港熙熙攘攘的人羣之中。佛拉康尼西島是個令人難忘的觀光勝地，但並不很美。他們在一家餐館中喝魚湯，檸檬汁，吃了半打烤鳥，是一頓較遲的午餐。李薩斯沒有喝咖啡，要一個人先離開。他說他必須去訪問港督辦公室，不僅是去呈遞牛郎星號的證件，而且順便打聽一下消息。

一小時後，他回來了。他的一雙棕色眼睛不停的閃動着，嘴角掛着一抹憂鬱的微笑。從他臉上的神色可以看得出他有消息報告。

他揮了一下手，坐下來。他現在要咖啡了。他兩隻手指交叉着，傾着身子，低聲說：「有兩點報告：我相信我已探聽到了黎克特，一個自稱范德維爾的說他是研究岩石的人，在島的東方尖端附近租了一個小屋，他和另一個人住在一起，那個年輕人也說是研究岩石的。想要查出這個人並不難。」

李薩斯呷了一口咖啡，繼續說：「他昨天在這裏吃飯。黎克特並不想隱匿自己。當然，他想不到他會被人認出來。在佔領期間，他從未進入這裏一百哩之內。哈！我們的運氣好。」

龐德皺皺眉頭。「尼考，請原諒我問你一個問題，你怎麼知道他就是那個人？僅僅靠描述不能算的——」

「親愛的老兄，我有某種感覺。黎克特有一個特別標記。他的臉孔被大砲燒灼過。砲口的氣體燒

傷了他頭的左邊。耳朵受傷，皮膚也爛了。一部份頭髮永遠不會生長了。我們的這位喜歡岩石的荷蘭朋友和我描述的一樣。這够了吧？」

「我準備去查看一下。」龐德心裏湧起一陣興奮。整天他沒有任何行動，現在總算有了一個有意義的行動機會，但還有一件事情。

他問：「第二點是什麼？」

「啊，對了。」李薩斯一口喝乾了咖啡，又喝了一口冰水，「我也到醫院去查詢過了。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在醫院中綁過繃帶後便走了。在前往這個市鎮的途中，他遇到一個騎騾子的農夫。農人看到他受了傷，好意讓他騎他的騾子，但他說他願意走路。鎮上有人要他停下來休息，但他不肯。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情，說那農夫該強迫那人回到醫院去。總之，最後一個人看到那傢伙一直向西邊走去。俄國人準備開會的小島，是在黎克特隱匿的地方的反方向。你想這是怎麼回事？」

「兩個隱匿處。」龐德說，眼睛凝視着桌面。一個模糊的記憶突然在他的腦子裏出現，但實在太模糊了，以至他想不起來，他知道他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才行。

他繼續說：「他們會很快聯合起來。就在今晚；他們不能再遲了。計劃的目的地可能在島的西部，而不是東部，因此黎克特必須採取行動。問題是如何行動。尼考，他租住的那棟小屋，你知道有沒有路或小徑或什麼方法通到那裏？」

「小屋上面有幾個岩石高臺，但你必須爬過一個絕壁才能抵達上面。不是不可能，但非常困難。我們不要從那一方面着手。我想他會從水路採取行動。」

「那麼，我們從牛郎星號監視那地方，他出來時我跟踪他。」亞麗汀開口說。

李薩斯皺着眉。「那不容易辦到，如果我們很靠近地看着他，我們也會很容易被他看到。我認爲這沒有多大效果。我們裝成是一艘路過的船？那麼，他會等我們過去再行動，眞的很不容易。」

「我們將燈光遮起來。」

「會有月亮的。」

「我看到了他！」龐德忽然大聲說。他們都轉過臉望着他。

「不是黎克特，是那個溜出醫院的傢伙。」龐德解釋說：「今天早上，我們在等亞麗汀回來時，，他以很難看的姿勢爬下那座小山，好像他受了傷。從他爬下山的地方看來，他可能前往那海岸邊半打以上的住宅中的任何一棟，但我現在知道那地區了。」

「你怎麼知道他就是那個傢伙？」李薩斯問。

「我可以和你打賭。我記得那時候還在想，什麼事情這樣緊急，迫使一個行動不方便的人去攀爬那可怕的岩壁。是他，沒有錯。他去向他的老闆或上司報告。」

「但那是另一邊海岸。」李薩斯似乎仍然不滿意。「從那裏你無法看到那個小島。」

「他們也看不到你，我們此刻無法瞭解那一部份，我們已知道的是，下一步該怎麼辦。我們現在就離開這裏，以適當的距離航行駛過海岸那一部份，找一個地方……」

李薩斯的表情突然變了，他的身體僵硬着，他搭在龐德前臂上的手像一塊重金屬。

他壓低着聲音說：「他在這裏，黎克特。在你的右邊，詹姆斯。正由雜貨店走出來，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地方，他們仍然喜歡看外國人。」

龐德若無其事的轉過頭，立刻看到二十碼外的那個德國人。他穿著運動衫、短褲，手裏提着一個裝得滿滿的購物袋，正回頭大笑，和店員開玩笑。

在他的身邊是一個長髮的年輕人，手上抱着一個大酒瓶，笑嘻嘻的，態度很友好，兩個人好像正在度假，享受假期的快樂時光。

這時候，黎克特走到龐德前面，這位英國情報員看到他的耳朵四周那塊豬肝色的皮膚，和耳朵上面一塊沒頭髮的黑疤。他們兩個人一面談笑着一面轉身走開了，沿着碼頭一直走去。

「回船吧。」李薩斯說：「我去看看，看看他們的船。以後也許有幫助。」

他離開了。亞麗汀說：「詹姆斯，有一件事情使我迷惑。他們爲什麼要這個人來？他很可能被認出來。他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他們一定需要他？」

「你問得好。我想他可能以前替他們做了某些工作。而且，他以前是陸軍。可能有他的用處。」

亞麗汀點點頭。「那麼你認爲是用一種火砲。在陸上安裝一門砲較海上更有可能！」

「啊，我的天，這時候無法知道。採取陸上進攻，海上突襲，或其他方式，我們都無法確定。」

她又點點頭。「這人是一個殘酷的專家。那眞是他與衆不同的地方。但他們爲什麼一定要用他呢？砲的事情仍然使我迷惑不解，你怎能夠將那樣大的笨重武器弄上那個陡坡呢？它怎麼能弄到這裏來呢？也許有一種砲——」

「原子武器。」龐德憂鬱的說：「近距離支援型的。非常輕便。此刻我無法想到其他可行的攻擊武器。」

兩個人都陷入沉思，直到李薩斯轉回來。

「一隻裝有馬達的大型輕舟。」他報告說：「他們已經駛走了。我們讓他先走五分鐘。」

「有一件事情我們必須在這五分鐘內解決。」龐德說：「楊尼。」

「他怎麼啦？」

「呃，我們現在必須付錢打發他走，以後再沒有機會了，對不？」

李薩斯略一沉吟，說：「我知道我們說過要這樣做，但現在已有些不同了，我們一定要打發他走嗎？他是個用刀的能手。他留在船上非常有用。他也可以保護自己，避開眞正的危險。」

「我說尼考，」龐德面對着他說：「楊尼應該馬上走。這孩子有家，有父母親，如果楊尼受傷或

被殺，我們怎麼有臉見他們。這次航行對楊尼來講已經够了。」

「我沒有想到這點，」李薩斯垂頭喪氣的、自責的說：「當然你是對的。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一艘船要到比里亞斯去，我去和他安排一下。」

十分鐘後，大家相互握手後，楊尼走下船。牛郎星號駛離港口。在龐德左邊，李薩斯在操縱舵輪，他的一雙黑眼睛微瞇着，兩隻棕色的手緩緩轉動輪舵。

在他的右邊，亞麗汀站在那裏像一尊穿著衣服的大理石像，頭髮在晚風中徐徐飄起，構成一幅非常美麗的畫面。

在他們的前面，太陽正緩緩向西方海面落去，看起來像一個發光的大橘子，又紅又圓。

十五

龐德坐在水面上方兩百呎月光下的山邊。他已發覺一塊很大的花崗石，他靠在石頭的暗處。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瞭望所，但這是在天黑以前他在牛郎星號甲板上用眼睛搜索到的最好的地方。位置是在五家散居的房舍後面上邊的中央，五家房舍中之一家可能是敵人的大本營。

此刻，一切似乎都很平靜。當他們的船航行通過時，他們已偵察到一塊略大於彈子枱的小海灘，可用作爬上陡削的山坡的進口。李薩斯同意留在下面監視着較低地方的一切變化，小划船拖到岩石後面隱匿起來。牛郎星號停泊在一哩半外的南岸碼頭附近的漁船羣中，亞麗汀留在船上。

雖然大部份時間四周一片沉寂，但並不是完全沒有聲音。一小時前，在最近的一家房舍內收音機或是電唱機播放着外國的熱門音樂，音樂中混合着性的奔放和孤寂的苦悶。現在旋律已消失了。那棟房舍完全陷入黑暗中。

但它的鄰舍還亮着燈，不時飄出談笑的聲音。他還聽到他後面的山林中貓頭鷹淒咽的啼叫聲。龐德瞥了一下腕上的夜光錶，時間是三點十分。

他毫不懷疑他的推測是正確的，黎克特會來的。但他冷靜下來後，他才發覺，這個陰謀計劃變得越來越狡猾和可怕，如果整個計劃中有任何一個細節計算錯誤，將導致全盤失敗。

這時候，他聽到一艘船的聲音。

船是從西方駛過來的，繞過小島的一角。兩分鐘後，看到船的影子了，船上點着航行燈。當它轉過島角時，它沿着海岸平行的駛了約四分之一浬，然後，轉頭直向龐德可以看到的兩家房舍較遠的一家駛去。那家燈光仍然亮着。龐德點點頭，站起身子。他必須下去看清楚。

他由原來上來的路退回去，然後以之字形路線由亂石中向下走。最後，他來到一塊大石後面，伏低身子，朝下探望。那船正減速向岸上駛來。他看到部份停泊所，但看不到那房舍。

他必須向下再走一段路，他現在沒有時間迂廻了。他穿過暴露的斜坡，他的眼睛注視着下面，如果有人朝這方向看的話，他會被發現的。若他被石頭絆了一下，聲音也會被下面聽到。

小船引擎已經熄火了，他可以聽到說話的聲音。他屏息傾聽。他們說話的聲音突然變得緊張起來，這似乎並未顯示他已被發現了。他們繼續在小聲談話。

他走到一個溝裏。這是一個花崗石間不規則的裂溝，彎曲着，一直通到那棟房舍後面。溝底很光滑，長着很高的雜草，他順着乾溝向左轉，現在離下面很近，但危險也很近。

他先將身子掩蔽起來，現在的位置距離那房舍最近的角度不到三十碼。黎克特正踏上一個用石頭築的小碼頭。一個圓頭的矮胖男人，由船頭跑到船腰，藉着黎克特的幫助，扛着一個好像很大的運動器材袋走上岸，袋子鼓得很奇怪，又難看又笨重。

然後，又搬了一打八吋見方的盒子，遠遠看來似乎是漆成黑色的金屬品，盒子很重。然後又是兩個塑膠套套着的手提箱。到目前爲止，搬貨都是在寂靜中進行。現在有一個聲音說話了。

說話者是在房舍前面一個地方。龐德無法看到，他的聲音是以談話的方式和黎克特打招呼。歡迎黎克特到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說的是英語，但腔調很古怪，龐德知道，他曾聽過這敵人首領說過話。他耐心的等候着他露出身形。

但是，顯然他的希望落空了。黎克特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他們又談了一些話（聽不清楚），接着笑了起來。聲音漸漸消失了，好像說話者走進屋裏面去了。

船上的燈光被遮起來了。矮胖男人和長髮男孩抬起運動器材袋經過龐德隱身的地方，走進一個側門。他們一起回去又搬了幾趟盒子及手提箱。門關起來了。屋裏的燈也滅了，一切又歸於沉寂。只有船上傳出低聲的談話及海浪拍擊石岸的聲音。

龐德在黑暗中站直身子，伸了一下腰，希望他們可能還忘記了什麼在船上，再回來取。他猜想他所看到的是暗殺武器和彈藥。至少是那武器的一部份。砲架一定是在另一個地方，再運到這裏的。

即使如此，這武器還是太小了。像這樣大口徑的武器不可能一發砲彈便燬去那島上石屋的全部，想到這裏，證明他早先的猜想是對的，這一定是轉移注意力的僞裝攻擊中心，眞正的攻擊是來自海上，由一個無法查出的地點發動突襲。但是，他們的首領在這裏；這很重要。

他又停留了二十分鐘，沒有任何變化。

他開始採取行動。龐德差不多花了一個多小時緩緩的、謹愼的繞了這棟房舍一周以及走近幾個可以接近的地方。最後，他滿意的發現沒有任何鐵絲網或類似的警報系統。

屋後面有一個陽臺，從山下直接爬上陽臺快跑十秒鐘便够了。陽臺是一個很困難但可以爬上去的地方。同時可以爬上去兩個人。

龐德回到石頭後面隱匿所，估計機會及時間。此刻，月亮已經西沉了，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星星閃耀着。可是，預料十五分鐘後天會開始亮了。他必須迅速離開這裏。但窺視一下這房舍的內部佈置將是極度有價值的。他迅速走下斜坡，穿過不平的石頭地面，來到屋子的側門。他毫不猶豫的轉動門鈕，緩緩的，警覺的，幾乎沒有一點聲音將門轉開了。門沒有鎖。他輕輕推了一下，門開了一條縫。

五分鐘後，門開了約一呎寬。他看到面前是一個樓梯，樓梯向左邊上去，一定通到後面陽臺，走道上亮着朦朧的燈光，兩邊有幾個房門。

好像是他推開側門被發覺了似的，一個房門立刻開了。有人開始走出來。

此刻龐德沒有被出來的人發覺，是因爲那人突然在門檻停下來，和裏面的人談了一句話。龐德迅速帶上門，轉身奔跑，在他抵達斜坡的途中，裏面的燈閃亮了，他立刻伏下身子，面對着房子，手裏握着槍。

側門開了，黎克特走了出來，他左右掃視了一下，然後故意的直接向龐德伏身的地方斜着走去，龐德槍口瞄着他的胸膛。這個德國人一直走了五碼，然後突然向一邊轉身走去，一會就不見了。

龐德等了兩三分鐘。他聽不到任何動靜，他猜想黎克特一定就停在附近什麼地方，等候什麼東西，等候什麼人。有另一個人從側門走出來，龐德一眼就看出他是孫艮丹上校。

當他一步一步走近時，他凝視着這個瘦高的身形。他從容的踏着步子，臉上露出微笑，正向黎克特剛才走的方向走去，本性冷漠的孫艮丹並沒有任何改變。他的舉動和表情給人有一種懾服力的感覺。這個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龐德對他的印象很深。孫艮丹上校粗野的露齒笑了笑，這證實了他的另一個猜測。來自中共，果然是的！

他跟着黎克特走的方向走去，走了十到十五碼遠，稍高於龐德的位置。兩個人開始談話。

「這地方還適合你的理想吧？」第一個人用英語問，和龐德較早時候聽到房子前面說的英語是同一個人。

「是的，上校，我相信非常適合。」尾音帶着輕微的土腔，但並不難懂。「當然在石頭上不行，需要在土上澆些水，但我可以等一下再試試。我非常滿意。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將燈光熄掉。」

「好的。」中共上校提高聲音說：「伊夫金尼！請將燈熄掉。」

伊夫金尼是個俄國人。就是那個矮胖的男人。

「現在我們看看精確的作業情形。」那人繼續說：「我想你會看到我們將時間已計算好了。」

燈滅掉了。

「我們必須等一會，以便我們完全恢復了視覺。」黎克特說：「但在我看來，一切都沒問題。」

的確沒問題！龐德咬着嘴唇。再過十秒鐘天就要亮了。微弱的光亮已開始偸偸爬到他的四周，爬上岩石，爬上樹梢，爬過屋角。這兩個人還要繼續商議多久？

沉默了幾分鐘。然後，德國人說：「那邊！你看到他沒有？」

「啊，看到了。好極了。」

「我們使用一種簡單的色彩密語，我們上個月已將這種密語發展到近乎完美的程度，如我已告訴你的。我們有各種設施，工作非常容易，某些必要的研究，」黎克特將「研究」兩個字唸得特別重。想像到他一定作了一個手勢加强語氣。「是極端重要的。」

「我希望是最後一次。」

「是的，是的。一切看來都沒有問題。彈道和醫學兩方面你放心好了。」

中共上校說了些客氣話，又沉默了。

龐德臉上在流汗。他已打定主意，當他們轉回到屋裏時，從背後射擊他們兩個人，然後再對付那個俄國人及金髮男孩或別人。

「好了，我想我們已經看够了。」黎克特說：「早餐後威利和我會去安排的。」

「很好。這個威利——一個像他這樣大的孩子怎麼會做研究工作？」

「他做得非常好。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背景，小威利。他的父親當年是希姆萊手下的一員；你知道美國人在紐倫堡將他絞死了。那時候威利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

談話還在繼續中，但龐德停止傾聽。聲音漸漸走向停泊的碼頭方向，他舉起槍等着。可是，他們兩個沒有從站立的地方斜走過去，却直接走到碼頭邊上。

當他們最後出現在七八十碼以外時，龐德立刻打消了念頭，認爲不值得一試。光線仍然不太好，除非他們轉回來，否則左右偏差的可能性很大。他們走過船前，消失在屋子前面。

光線雖然不適合瞄準射擊，但如移動身形則很容易被發現。龐德又凝神傾聽了三分鐘，沒有聽到那兩個人有任何動靜。

龐德爬起身子，開始向上面石溝攀爬。可是，向上爬比向下走要緩慢得多，當他爬到上邊時，太陽已從東方射出了光線。他停下來一面喘氣一面考慮。這塊石頭的斜坡非常暴露，他必須爬一百呎才能抵達下面。

他站起身子，張了一下肩膀，以穩定的步伐走向石溝較遠的一邊。走到石溝的盡頭，鳥瞰着山下。在他的前面和下面，露出一個特殊的地形。一座約二三十呎高長方形的岩石伸延到半哩以外，他必

須爬過那突起的石頭抵達一塊水平岩石，然後才能够抵達海灘和他的小船。

龐德費了半個小時才爬過了那塊突起的石峯來到水平的石頭上，可是，坐在那邊等着他的男人站起身子，用槍瞄着他。

他的個子很高，身上穿了一套廉價西裝，西裝已破舊了。他的肩上掛着一副望遠鏡。他用濃重的俄國腔調說：「你早，詹姆斯・龐德先生。」接着吃吃的笑了起來。

龐德靜靜的站在那裏，等待着。

「我看到你由……上來。」黑西裝男人以愉快的口吻解釋說：「現在……我們上去。」他用左手指着山邊。

龐德沒有動。

「不願意？那麼……開槍斃了你。」俄國人拍了一下他的腿。「我的朋友……上去。」他舉了一下槍，「有困難？也許你會摔倒。我……怕……」他又吃吃的笑起來。

現在很明顯。唯一的希望是等到依照他的話爬山時，找一個機會躲過他的槍口攻擊他。當然要在他那位朋友出現之前。

龐德點點頭。

「好孩子。」他咧着嘴一笑，露出金牙齒。「到這裏來。」他的左手指着一塊高起的平岩石。

龐德走了過去。

「現在……你的槍。慢慢的取出來。慢慢的，慢慢的。」

左輪指着龐德的胸口，龐德毫無抵抗力的從胸前口袋中取出手槍，放在手心上伸出去。

「很聰明。扔……掉。」

失掉一個機會。龐德將槍扔到一邊，他聽到槍落在岩石上的聲音。

「你的朋友。」他指了指海灘。「不好，噢？現在……走，龐德先生。慢慢的，慢慢的。」

龐德正要服從他的命令走過去時，那傢伙突然身體一歪，好像他的背受到重重的一擊。沒有錯，一發來福槍子彈從下面射上來擊中了他。

山谷中一陣回聲，很久很遠。

黑西裝男人擧着槍的手臂垂下去了，他的眼睛瞪着龐德，露出了可怕的迷惑，想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可能發生的？

龐德沙啞的說：「你被來福槍彈擊中了，由山下面。」他的心怦怦的跳動。他不知道那俄國人是否懂得他的話。當這俄國人半轉過身子回看身後時，他被擊中了第二槍，他的身子失去平衡，栽倒地上，臉孔倒在一堆小石子中。他的肩膀及背部上方冒出鮮血。

龐德拾起他自已的手槍，兩分鐘後奔到下面海灘。李薩斯已將小舟準備好了，馬上推離海灘，划

動木槳。

「你的槍法好準，尼考。」龐德開口說。

「不壞，是不是？向山上射擊也不錯。在希臘作戰你必須習慣對山上射擊。何況，這只有兩百碼距離。有一次我用這支槍擊中了六百碼以外的目標。」

他頓了頓，又說：「我一直監視着上面，但直到看到他站起身子用槍瞄着你時，我才知道他在那裏。他沒有給我很多時間。」

「他看到了你，沒有錯。他這樣對我說。」

「啊，眞的？那麼，他不該那樣暴露身形，用槍指着你。他是誰？」

「一個亞倫斯基的手下。他巡邏山邊時看到了我，下來想捉我。」

「我想我們已激怒了那位勇敢的將軍。我希望他不要干預我們今晚的計劃。」

十六

那天中午，牛郎星號的位置在佛拉康尼西港口正南方五哩，正向西北行駛。能見度非常良好，預料將是一個美好的天氣。但自早晨起海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浪。船身不時向兩邊傾斜。但一個航海的老舵手對於這樣的波浪是覺得算不了什麼的。

喬治・艾尼德對於這類船隻經驗很少，雖然他對自己那隻二十四呎「月之女神」小摩托船來說是一位專家。他希望天氣盡快好轉不要再變惡劣，這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是爲了「月之女神」號以及那艘船上的那幾個人。他們要這隻摩托船做什麼以及駛到什麼地方？

先別想這些。喬治露齒一笑，轉動船舵，使船頭轉個大彎，這樣船身才不致顚簸得太厲害。他學得很快。他一向好此道。這是一個本質問題，他天生是個水手。他的祖父經常說……

那幾個人。毫無疑問，他們在從事一項非法活動，那兩個希臘人，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很穩重很可靠，但另一個男人，那個面孔嚴厲的英國人，無疑的是個危險人物。喬治當時便看出來了。

一小時前，當他們拿着兩包東西（顯然是槍枝類武器）登上「月之女神」時，他一點也不感到驚訝。喬治很禮貌的將身子轉過去，假裝着觀看天氣。一個愛爾尼亞羣島塞法羅尼亞島人有他自己的處世之道：多用頭腦，多用眼睛，少用嘴巴。

因此，當這個雅典人在港口找到他以三千德拉克馬代價（先付一半，以後付一半），和他交換船隻三十六個小時左右時，除了同意一切的提議外，他什麼話也未說。當雅典人要求交換船隻時要在南方海上而不在這個港口擧行，並且他該在他們駛出港口半小時後才開始行動時，他只點點頭，好像這種事情每天都會發生似的。

當雅典人强調的告訴他，一當交換使用船隻完成後他必須駛往南方的伊奧斯，在那裏一直停泊到明天下午或晚上兩方接觸時爲止，他也沒有露出一點驚訝，更談不上抗議了。他愉快的駕駛着牛郎星號以每小時八浬速度，向正南方航行，直到月之女神號落到地平線下去爲止，然後，他掉轉船頭，向西北方向行駛。

因爲喬治根本無意到伊奧斯港去，無論如何，今天不去。今天晚上六點鐘以前，他要到達巴羅斯港。明天早晨動身將是一個愉快的航行，當月之女神到達那裏時，他會坐在港口一家咖啡店喝咖啡等着他們。

他笑了笑，然後大聲喊他的表弟。他的表弟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原來在月之女神號上做他的助手，此刻坐在牛郎星號船艙頂上晒太陽。

當他跑過來時，喬治對他指指點點吩咐一番，然後大步走向船廳，留下男孩操縱舵輪。當他們駛入佛拉康尼西島的避風水域時，海浪已變得溫和了。在島的這個轉角附近沒有淺水灘。

他倒了一杯基特羅酒，坐到一張凳子上。他緩緩吮着美酒，感到輕鬆多了。他點燃一支煙，瞥了一眼窗外。他們正經過一百碼外那個小島的西南尖端。小島上那棟舒適的別墅中據說是住了一個外國富翁。

這些人以爲他們可以在島上隨心所欲，喬治輕輕的吐了一口口水。這時候他注意到一個穿黑西裝的男人，也許就是那個外國富翁，站在房子前面陽臺上，很明顯的正在注意他。

當喬治瞪着眼睛望着他時，那人迅速進入屋裏，很快的又出現了。這次是兩個人。另外一個人使用望遠鏡仔細觀看牛郎星號很久，然後將望遠鏡交給他的同伴。又看了很久。

就在這個時候，第三個人從裏面慌慌張張的跑出來站到前兩個人旁邊。三個人對這艘路過的船。乎都很感到興趣。喬治想不通爲什麼。他站起身子，走出艙廳，站到欄杆前，揮了一下手表示友善。一點不錯，希臘諺語說，所有外國人都是瘋子。可是這些人都是有錢的闊佬。一分鐘後，他看到反應有點特別。三個人突然都直起身子，互相望了一眼，然後又回望着牛郎星號。喬治又揮了一下手。這次有了回答。先是不熱心的，然後突然很熱情起來。喬治哈哈大笑，回到船廳中。

屋前碼頭下停了一艘灰色大型摩托船，擁有者似乎是有錢人，瘋子。

他突然想到，他們最後露出興奮的原因，也許認爲牛郎星號是一隻偷來的船，或屬於某些通緝犯的財產。兩種都有可能。他們是外國人，觀光客，不會想到這種事情，他摒除這種想法。

半小時後，喬治和男孩在後甲板上吃完麵包，奶酪，橄欖和啤酒時，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巴羅斯。他之所以關心巴羅斯因爲瑪麗亞住在那裏。他和她訂婚已經三年了，結婚終於在望了。但如果說一切都沒問題又未免過份樂觀了。

雖然她的父母親喜歡他，知道他爲人誠實，但他們還不認爲二十七歲的他有能力結婚。今晚上他要讓他們看看他們的想法是多麼錯誤，第一，他要邀請他們全家人登船——瑪麗亞，她的父親和母親，以及妹妹——順便告訴他們，他的一個雅典朋友已將這隻船讓他使用兩天，以便他能徹底的試航，看看它有沒有什麼缺點。然後，他要帶他們全家出去吃一頓海味，最後到高級的觀光商店爲他們每一個人買一件高級禮物。

然後，喬治有資格和瑪麗亞談話，有資格握住她的手，特別是有資格正視她。當然，他不會和她單獨在一起很久。然而，當瑪麗亞的倩影在他的腦子出現時，他不禁想像到她穿著潔白洋裝裏面的美麗的胴體，他不禁想像到……

當他瞥了一眼船頭時，他的思緒立刻被打斷了。船的前方出現一艘機船，他馬上就認出是剛才停泊在那小島碼頭的摩托船。

這使他感到迷惑不解和有些驚恐。喬治迅速回想了一下，他並未做任何不軌的事情，雖然他和一個他不認識的人暫時調換了船，但這並不違法。喬治繼續向前航行。

摩托船靠近了，和牛郎星號平行前進，速度保持相同。早先看到的那三個人現在又望着他。他等待着，繼續前進。約半哩後，一艘漁船由相反的方向突突突的駛過去。水平線上冒出了一道黑煙，一艘大型載客的輪船正駛向西基諾斯島。

這時候，摩托船上有人用希臘語大聲問：「你是什麼船？」

「比里亞斯港的牛郎星號，你們是什麼船。」喬治反問他。

他的問題沒有得到答覆。對方說：「你是誰？」

「喬治・艾尼德。臨時的船長。」

「和你在一起的是誰？」

「只有我的表弟，就是這個孩子。」喬治指指身邊的男孩。

摩托船上三個人討論了一番，然後，那人又說：「我們要到你的船上來。」

「因爲什麼理由？」

「我們是希臘皇家海岸防衛隊。」

喬治知道沒有這種機構，但這次他遵照賽法羅尼亞人的處世方法沒有說話。很顯然的他已遇到了麻煩。他不願和他們爭辯使情勢更惡化。

他熄去馬達，對他的表弟說：「這是一件討厭的事情，一個小麻煩，但不要耽心，我想他們在尋

找某一個雅典的大罪犯。他們要看看我們的船上是否有他要找的這個人。這是他們例行的工作。等會當他們上來時，你來操縱輪舵，我好和他們談話。」

一會之後，三個人已搜完了牛郎星號上下每一個地方，沒有結果，他們走到後面對着喬治站着。其中兩個是外國人，面貌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第三個是一個胖子，是一個看來最壞的希臘人，也許是薩羅尼加人。

一個外國人用一種像是保加利亞語說話，胖子充當翻譯。他說：「龐德在什麼地方？」

「我所認識的人沒有叫這個名字的。」喬治．艾尼德肯定的說。

「你在說謊。幾小時前他在這條船上。」

喬治聳聳肩膀。胖子繼續翻譯。

「今天早上這船上有一個英國人，對不？」

「對。他沒有告訴我他叫什麼。我們彼此沒有交談。」

「現在他在哪裏？」

「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

「你在說謊，你這個壞蛋。你最後看到他時是在什麼地方？這次你該說實話。」

「大約十五哩外。在佛拉康尼西島南方的海面上。他和他的朋友接管了我的船，我接管了他們的

船。」喬治平靜的說。

「他們駛往什麼地方？」

「我已回答了你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在胖子還未將這句話翻譯出來前，另一個外國人向前走了一步，一把抓住喬治的前胸襯衫，用力來回的推了幾次。同時，他對着喬治的面孔高聲大罵。

他們侵入他的領土，還罵他說謊，他再也不能忍受了。這使他忘記他是賽法羅尼亞島人，提醒他是一個希臘人。他認爲他可以收拾這三個人。他將力氣聚集到手臂上，對着抓住他的外國人猛的一推，將他推靠到船桅上。這是一個錯誤。

喬治說：「除非你們馬上拿出證件，否則，我命令你們立刻離開我的船。」

這是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他的話還未完全說出口，他的腦後就挨了槍管一擊。喬治失去知覺的仆倒在甲板上。他聽到表弟抗議的喊叫了一聲，然後又是一陣疼痛。

胖子說：「龐德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會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

停頓了一下，有人下達命令。又停頓了一下。喬治正用手和膝蓋爬起來，他的背上又挨了一擊。他的雙踝被抓住，向左右撕開。

接着，他的右膝蓋爆出疼痛，痛得他全身出冷汗，疼痛穿過他的全身，貫入他的內臟。喬治膝蓋中央的突出骨受到了皮鞋跟猛踩。這是一個最可怕的攻擊。

「現在告訴我，龐德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我想他們轉向東邊去了。我沒有注意。」

他們開始討論。

「很好。將你的船名告訴我。詳細的描述一遍。」

喬治依照命令說了一遍。這不是一個能少說話的時候。描述的時候他還挨了一次攻擊。這次是他的頭。太陽已經落山了。

十七

喬治・艾尼德的概念是對的，在和他分別之後，龐德及他的同伴向東方駛去，但盤問他的人會發覺，順着那個方向不會有結果的。依照事先計劃好的，一當牛郎星號消失在南方時，李薩斯便來個U字形大轉彎，直駛回佛拉康尼西島。三點鐘的時候，月之女神號已停泊在該島南岸一個小海灣中，差不多接近島的東方尖端，距離那個小島整整八哩，附近停泊了約十幾隻小舟，岸上有不少行人及逗留者。

整個說來，這地方與其說是一個海灣，不如說是海岸線中一個不整齊的洞穴來得恰當些。水邊上一角有一個花崗石突出物，窄長但很平，所以登岸很容易。

李薩斯將船側帆布篷放下來，一面遮住他們三個人使岸上人看不清楚，一面可以遮住太陽。

「我們在這裏將很安全。」他說：「小山上有一個神廟。但這岸上什麼別的東西也沒有。在你未到達前你不會知道它有多麼小。總之，沒有人會注意這樣小的一條船。但我躭心我們的燃料。我們只剩三十哩航程的油料。我們要不要在天黑後上一次岸？」

「一定要。」龐德的聲音很堅決。「如果像我們所臆測的，他們在這港口派了一個人，那麼今天晚上他們會派兩個人。我們會冒很大的險。明天……我們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油料。」

一陣沉寂。然後李薩斯猛的站起身子，打開冰箱紅銹斑斑的蓋，說：「我要喝一杯啤酒，還有那一位要喝？」

坐在甲板上抱着膝蓋的亞麗汀搖搖頭，龐德也拒絕了。

李薩斯抱着瓶頸，咕嚕咕嚕直往喉管裏倒。然後他抹了一下嘴角，說：「現在我們再討論一下我們的作戰計劃，詹姆斯。我們不能有太多的計劃。」

「我同意。」龐德在甲板上攤開一張他在地圖背面畫的簡圖。「我們於晚上八點鐘離開這裏，繞過北岸。不用急，十點鐘左右我們該到達那個小海灘……」

亞麗汀沉思了一陣後，搖搖頭，說：「我仍然要說太早了。別人還未睡覺，會注意到我們。」

「今晚上整夜裏他們都不會睡覺的。那時候他們不會想到我們出現。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時間表是怎麼安排的，所以，我們不敢離開太遲。十點鐘時會有很多其他船到達，因此，我們並不顯得怎麼特殊。」

「你說的有道理。」亞麗汀這次很乾脆的說：「繼續說下去，詹姆斯。」

「好的。我們將月之女神直駛到海灘上停泊着。現在你能確定這辦得到嗎，尼考？」

「一定能。我們不用錨鍊。這你交給我辦好了。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攀爬絕壁。事情並不如他們說的那樣困難。但我們需要一根吊索，吊運湯姆森機槍

，兩隻手必須保持自由。」

李薩斯點點頭。「我負責。這很容易。」

「現在看這裏。」龐德手指着簡圖中一個地方。「這裏有一個岩石隱蔽地，尼考在這裏曾射殺過一個俄國人。我已告訴過你們有一點麻煩；沒有困難和危險。在那以後……」

龐德花了十分鐘將前往那棟敵人房子的路線及周圍的地形作了一次詳盡的描述。「我們在這裏停止。」他指着石溝通往房子後面最後的一個轉彎說：「尼考和我爬到小山上，直到我們到達一個可以一口氣奔向屋後陽臺的位置爲止。這項行動並不困難。我們只要十五分鐘便可以到達我們的攻擊準備位置。我們抵達那裏後，我們一起進去。」

他瞥了一眼亞麗汀，說：「這個時候，你走到下面石溝，掩護我所說的那塊大石板。你會聽到我們連絡，從那時候起，你要做的事情是這樣的：一當槍聲響起時，你便開始計算時間。如果看到目標出現，立即開槍將他射殺，直接由側門進去。隱在樓梯脚後面，封鎖走道上每一個房間——他們不會讓我的局長跑出屋子，你放心好了。如果你進去時看不到任何人，便開始數到三十。然後你由側門進去。但不要開槍，除非屋裏已經發生槍戰，裏面沒有槍戰表示我們的突襲已經失敗了。

「在那種情形之下，從原來的路回去，駕駛月之女神號離開——尼考會將一切準備好使你容易駕駛，他會教你怎樣發動引擎。然後遠離這個小島。如果那些人和這件事有關，這小島將不是一個安全

的地方。以後的事情由你自己處理。我將替你寫一封信。我要你拿着信到雅典英國大使館。

「有問題沒有？如果沒有，我們盡量多休息。我們都非常需要休息。」

龐德和亞麗汀用座墊做了一個臨時床舖，他睡在亞麗汀的身旁，很快的便睡着了。

不知道已睡了多少時間，龐德似乎被一種聲音驚醒了。他坐起身子，將帆布篷拉開一角，向外窺視。他睡眼惺忪的看到一艘豪華的灰色大摩托船，正熄去引擎停泊在海灣中。

很顯然的，這些有錢的人在尋找一個游水的地方。他的眼睛掃視了一下左右新到達的船隻。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動靜。

龐德仍然昏沉沉的，他放下帆布篷繼續睡覺。他沒有聽到那艘摩托船在它的任務完成後，發動引擎的聲音。它駛進海岸，緩緩駛出碼頭地區。

很顯然的，他不可能知道它是前往前方兩百碼那個較小的島嶼，也不可能知道他們在海灣一邊的彩色的岩石中那些古怪的火山口拱形物間裝置了一個觀測儀器。

最後龐德醒來時，天色已近黃昏了。接着亞麗汀也醒來了，像個孩子似的，她眨眨眼睛，望着龐德。

「我們現在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我不知道。」他說，吻了一下她的嘴唇。「我只知道我要做什麼，我要游泳。」

「正是我想要的，我也要游泳。」

李薩斯還在熟睡中，他們脫得光光的，幾秒鐘後，兩個人就已泡在清澈的海水裏。龐德轉過頭，微笑的望着亞麗汀。

「你很大膽，是不？」他問：「我以為希臘小姐死也不願在公共場所裸着身子。」

她笑了起來。「這表示你懂得多麼少。這不是羞怯或羞恥問題，它是社交上的尊重。這裏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是誰，他們都離得太遠，看不到我們任何親暱的舉動。只有你一個人，而現在躭心你看到似乎已經太遲了，對不？」

當她這樣說時，她已離開船游向開濶的海洋。她使用省力的俯泳向前游去，速度很快。龐德有一個概念，不管在哪一方面，這女孩都顯露出她具有一種美好的特質。他使用同樣泳姿跟在她後面。

龐德發覺，也並不感到驚異，他必須用盡全力才能趕上她。當他們併行到一起時，他們已游了一百多碼了。海水像絲綢一樣從他們的身體下面滑過去，龐德猜想他們已在深海中了。當他們停下來時，面頰感到一絲涼意。這提醒他，夏季並不是永遠不結束的。

他們默默的點了一下頭，轉回頭游向他們的小船。他們的疲勞已經消除，感到輕鬆多了。他看着清澈的海底，想進入那些亮晶晶的他喜愛的海底岩石世界中，但現在不行。下次吧……

李薩斯伸手將他們拉到船上。當他走到甲板上時，他以一種讚美的專家的眼光打量着亞麗汀。

「我知道我不該看。」他和藹的說：「因爲這使我感到不像……」他結結巴巴的說了一個字。

龐德莫名的問：「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叔父！」亞麗汀回答。

「對。對。我現在沒有做叔父的那種感覺。你是個幸運者。現在亞麗汀，你必須擦乾身上的水穿上衣服。在天黑之前，我要將湯姆森機槍用法再告訴你一遍。」

八點鐘時，亞麗汀已經完成她接受武器的訓練（包括換裝彈藥在內）。龐德將他的作戰計劃和他們又仔細的檢討了一次，三個人都吃了一餐有香腸，蔬菜及水果的快餐，李薩斯已拉起錨鍊。

他一手握着轉換桿，望着亞麗汀的眼睛說：「賽毛，沃西賓，馬斯！」她點了一下頭。「剛才的事情很抱歉，」他繼續說，一面發動引擎。「我們要禱告，這使我感覺到好些。你必須原諒我們的迷信。」

「我並沒有你所想的那樣感覺。」龐德說。

計劃開始按照時間表實施。第一階段是將船悄悄駛出港灣，轉向北，然後再轉向西，沿着與海岸平行的水道在月光下緩緩行進，不時經過山下，小村庄及小碼頭，一切似乎都很平靜。

可是，當李薩斯從舵輪上抬起頭時，他說：「很抱歉，但我想有人在跟踪我們。我還無法確定，你看那邊，後邊六七百碼的海面上。」

龐德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李薩斯繼續說：「船很大啊，我不知道它在那裏已有多久了。」

一條黑黝黝的船，沒有點燈，只有航行燈亮着，沒有其他的船隻，敵人——如果是敵人——已算好了時間，龐德看看手錶，又看看海岸。

「轉向海岸，以全速前進，駛離這艘船。」他對李薩斯說：「我想我們距離我們的登陸地點大約有兩哩地，我們登岸比在海上飄流的好。」

「如果我們能到達那裏。這是一個長程游水。」

「他會跟着我們轉方向的，亞麗汀。」李薩斯說：「詹姆斯，我可以點燈嗎？好的，我要將限速器這玩意拿掉。」

龐德注視着他們船後面的追擊者。現在距離不會超過兩百五十碼了，接近得很快。他雙手緊握着拳頭。擺在眼前的情勢是沒有希望了。開濶的甲板使他們毫無掩護。他們沒有一張王牌。他不知道他們怎麼被認出來了。也許喬治．艾尼德已……

引擎的聲音突然升高成一種顫抖的悲鳴，月之女神號似乎傾入水裏。李薩斯熄掉甲板上燈光，船像箭似的向前射去。

「引擎在一兩小時內將變成廢鐵，但我想我們不需要那麼久的時間——船長，我們怎麼辦？跟他們拚？」

他已從油布包內取出機槍，龐德聽到他拉開槍閂，裝上一夾子彈。龐德摸摸臀部口袋中的槍柄。他還沒有一個計劃。

「一切都看這些傢伙的了。」他說：「如果他們的目的是要消滅我們，那麼我們沒有辦法可想。如果他們想活捉我們，我們可能有辦法拖延他們一陣。」

李薩斯說：「呃，我們馬上便可以知道。他們能够——」

他突然住口不言，這時候，一道强烈的光圈射了過來，他覺得自己完全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之下，沒有一點防禦的遮蔽。在一百碼內一百萬支燭光的電力照射在身上，所產生的精神效果是可怕的，敵人一定知道這點，因爲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照明在沉寂中延長了整整三十五秒之多。龐德閉上眼睛，伸手摸到湯姆森槍，將它放到準備射擊位置。

這時候，擴大器從海面上傳過來用英語的喊話。「停下來！立即停下來，否則，格殺勿論！」

「要不要我將他們那盞燈消滅掉，詹姆斯？」李薩斯的聲音說。

「暫且不要，伏下身子，你也一樣，亞麗汀。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行動。」

又過了四十五秒鐘左右，月之女神號正向陸地飛馳的時候，一陣輕機槍子彈從水面射了過來，從他們的頭上掠過去。

「好了，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在和誰作戰了。亞倫斯基的手下。黎克特和他的朋友不敢在這種公開

的地方出現。」龐德現在知道該怎麼辦了。

他用最快的速度說：「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在他們眞的射殺我們之前他們會要考慮一下。他們接到的命令一定是，儘可能活捉我們。我們伏在船上，然後我們只有一個機會。我們猛的轉動舵輪，悄悄的爬下船到海裏，游泳上岸。此刻我們距岸大約一哩左右，你能辦得到嗎，尼考？」

「可以。最後呢？」

「我們將等你。將來福槍準備好。」

「已準備好了。」

擴大器又傳來了聲音。「立刻停下來，不然下一發砲彈將擊中你們！」

「我來拖延時間。」龐德說。他儘可能大膽的抬起頭，大聲說：「很好。我準備向你投降，但有一個條件，你必須釋放和我在一起的這位小姐。她和這件事情無關。」

一陣沉寂。龐德數着這寶貴的秒數。然後又傳來聲音說：「沒有條件，馬上投降。」

「我要求你釋放這位小姐。」

又一陣沉寂，接着說：「你有十秒鐘時間熄掉你們的引擎。如果不熄掉，我們一定對你開槍！」

「開始數到五，尼考，亞麗汀，他們開槍時猛轉動舵輪。」

龐德屏息着，半睜着一隻眼睛。燈光直射到他的頭上，當聽到來福槍射出第一發子彈響聲時，他

立即扣動湯姆森機槍扳機，他不希望擊中什麼目標，只希望將敵船上的砲手趕走。

李薩斯又開始射擊，探照燈完全滅了。當舵輪猛的轉動時，月之女神向一旁拚命傾斜。接着，轟隆一聲，一發砲彈落在幾呎外的海裏，水濺濕了龐德的頭和肩膀。他發覺自己還在屏息，他深深吐了一口氣。

一陣勝利的哈哈大笑，李薩斯扯去船上航海燈，一件一件的扔到海裏。「現在他們和蝙蝠一樣盲瞎。問題是怕他們熄去引擎仍然能够聽到我們。我們利用這短暫的時間，退回去，走我們原來的水道。」

又射出兩發砲彈，但爆炸在五六十碼之外了。

「來一口，詹姆斯。我知道你不喜歡，但當你在水中時，你會感到它和白蘭地一樣有效力。」

龐德接過瓶子，喝了一大口，然後遞給亞麗汀。酒的熱力立刻使全身感到舒適。但當他開口說話時，他的聲調中露出了痛苦。

「我們都沒辦法帶武器了。即使帶到岸上又能有什麼用呢。我們最好將武器扔到海裏。我們唯一能使用的武器是我的這把刀。」

「現在不要想這些，詹姆斯。」亞麗汀伸手按着他的肩膀。「我們此刻的工作是游到岸上。這已經够要我們努力的了，對不？」

「對，對。」李薩斯幽默的說：「我希望他們無法很快的修好那盞探照燈。否則，我們就麻煩了。」他凝視着後面黑暗的海上。「啊，向陸地的方向錯了。但等一等……我想他們慢下來了，對了，他們已熄去引擎。我們該走了。不要一起。游得最好的人先離開。」

「有一件事很重要。」龐德突然開口說：「帶着你的鞋子。沒有鞋子你無法行動。」他脫去脚上的涼鞋，塞到腰皮帶中。「好了，我先走了。」

「然後亞麗汀。然後我，我會將海灣情形告訴她。你走好了，詹姆斯。岸上見。」

「好的，尼考。祝你好運。」龐德緊握着李薩斯的手，吻了一下亞麗汀。他從臀部口袋中抽出槍，扔到海裏。然後他彎下身子，滑到水中。

有一哩遠，也許不到。他以全速向前游去，他必須在岸邊和亞麗汀會合，以便帶她到海灘上。海面很平靜，也沒有逆流。月之女神號已落後很遠了，他看不到了。當他看到那艘摩托船從他前面以全速駛過時，他至少已游了兩百碼了。它激起的浪很快的到達了他的面前，他從浪下鑽到水面時，他的前面什麼也看不見，只有個那島嶼了。

他以俯姿平穩的向水平線的突起部份游去。他固定了一個方向目標，不偏不倚的，全力使用四肢，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二十分鐘之後，他已接近佛拉康尼西島被月亮投下黑影的邊緣。他想像到他會看到在他前面有一

個幾乎死亡的游水者，實際上，如果在這片水域裏有任何人他也看不到，即使是一隻摩托船在二十碼內通過。

他停了一下，定睛向西方望去，但什麼也沒有，又向黑影中看了看，可以看到左邊的那海灘只有一點遠，最多一百碼。但看不到亞麗汀。他想他一定找不到那海灘，以便躺下來休息。又游了幾碼，龐德站起了身子，此刻，他已在岸上了，沒有亞麗汀的影子。他轉過身子。

當他正開始以他的最大的視力向廣大的黑色水域中作一次絕望的搜索時，他的腦子中突然有一道比探照燈還强烈的光亮閃了一下。他感覺到他開始倒下去。

十八

「好極了，好極了。龐德先生終於和我們在一起了。」

龐德的知覺恢復得很快很徹底，好像剛從熟睡中醒過來。他半躺在一張舒服的矮椅子裏，房間不算小，很高，燈光很亮。好幾個人正在仔細打量他，都感到很大興趣。兩個很漂亮的年輕女人坐在一張床上，龐德不認識她們。但其餘五個男人他以前都見過。

背朝着陽臺站的那個男人是個黑髮槍手，與龐德在倫敦M老總的官邸中已碰過面。站在他身邊的醫生正將皮下注射器放入一個黑色皮包中，站在門口那個僕人模樣的俄國人，他昨天晚上也見過了。

龐德當然也見過左臂綁着繃帶的那個本地人。尤其，這個高個子中共人員，裝着一副親切關懷的樣子，令人無法忘記。

龐德厲聲說：「和我一起的那個小姐在哪裏？」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得體。」高個子中共人員微笑着讚許的說：「你不必躭心她，她沒有受到傷害，短時間她將不會受到傷害。現在讓我介紹一下。馬丹小姐和塔廸小姐，我的兩個女助手。格拉夫先生，我想你已認識，羅曼大夫，一樣的你已見過。你也見過亞里斯先生，雖然在一個遠距離中，那是在你一次成功的海上作戰時間裏。他吃了不少苦頭才將你的消息報告給我，這是我的僕人伊夫金尼

，」像一個受過訓練的僕歐領班，俄國人恭敬的點了一下頭。「和我自己。敝姓孫。中共人民解放軍孫良丹上校。」

在這一段談話時間，龐德不想詢問李薩斯的下落。他的一直不出現是一個還有希望的預兆——如果他沒有被射殺或淹死。

上校頓了一下，坐到一張矮凳上。他的微笑轉變關切和同情。

「在這整個事件中發生了這樣一個特寫鏡頭，實在是很不幸。」他用一種古怪的音調說：「龐德先生，今天晚上的事情你該完全負責。你可能還不知道，那幾位我們共同的俄國朋友是多麼期望你到達。」

孫良丹很自豪的笑了笑，繼續說：「還有，很不幸你們被迫游水到岸上，這樣使我有充分時間將我的手下在你唯一登陸的地點部署好，等候着你們。可是，這就是命，是不是？

「不管怎麼說，我們衷心歡迎你的到達。你知道，他們一直有些懷疑這會不會發生。我卻一點不懷疑。我有信心。因此，我沒有接受格拉夫的意見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相反的，我害怕他們過份的熱心會過早的殺了你。

「我始終認爲，只要你活着你會自動到這裏來。這是一定的，當你發覺眞相時，你和我必然要面對面的。」

孫上校又頓了一下，臉上仍然堆着微笑。他的一雙閃着光亮的眼睛凝視着龐德。然後，他又露出了關切的神情。

「但請原諒我的疏忽。你的頭怎麼樣？我希望沒有使你很不舒服？」

「謝謝你，只有點刺痛。不值得一提。」龐德勉强禮貌的回答，此刻爲了保持平靜，他沒有表露出任何憤怒或絕望。

「好極了。那麼，羅曼大夫的局部痲醉劑發生了效果。伊夫金尼使用船頭鐵棒的技術非常高明。我還希望，你游了這樣長的距離沒有什麼不良的後果。在你不省人事時，我們冒昧的將你衣服弄乾了，而且將你腿上的刀也取走了。」

「你想得非常周到。」龐德從容的說：「我沒有什麼抱怨的。如果有威士忌我想喝一點。」

「當然有，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特別爲你留着一瓶海格牌，帶冰塊和水？」

「我只要純酒。」

孫良丹對伊夫金尼點點頭。第一次將視線從龐德臉上移開，但很快又回到他的臉上。「還有，除了有些微小的不舒服和疲乏之外，你目前的健康狀況似乎很不錯。」

「非常良好。」龐德盡量不使他被這些荒謬的言詞所激起的憤怒表露出來。

「那我就放心了。像你這樣的體格及健康狀況，一點疲乏算不了什麼，很快就恢復了。」

威士忌端來了，份量很多，龐德接過來，喝了一大口。孫艮丹注視着。當他再開口時語調中顯得有點急躁。

「你知道，我的計劃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是你和我合作到儘可能的程度，在以後……」上校看了一下腕錶，錶顯然不是中共的產品。「五個小時左右。在那以後你將沒有資格合作了。」

「要我和你合作沒有問題，不管你的計劃是什麼。」龐德輕蔑的說：「我答應你，只要我的體力許可，我可以忍受到最大限度。」

「勇敢，勇敢，龐德先生。但你誤解了我的意思，你的忍耐就是你的合作。因此，我關懷你忍受的能力。但這個問題我們遲些時候再作進一步的解釋，此刻我要解釋我的計劃。」

他露齒一笑。「更清楚的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我要你知道我們怎樣處置你。

「馬上你要被帶到這房子廚房下面的地窖中。在那裏我要使用一種我被授權發展的最新奇的審訊技術，你將被折磨到接近死亡時為止。」

他頓了頓，繼續說：「但你一定會想像到，這不是一次像普通字眼所形容的那種審訊。不管你問題，不管你自願提供任何情報，不管你願意作出任何承諾，在殘酷的審訊進行中，任何這類的反應均將無效。你瞭解了吧，龐德先生？」

「完全瞭解了。」

「好的。我不介意當着我的同事面前承認，在這方面我超過上級命令所要求的。上級給我的命令是，在殺害你之前儘可能從你身上獲得你所知道的特別知識。這是一個最不可想像的要求，像你這樣一位以勇敢及經驗豐富著名的人，使用那些例行的方法及陳舊的標準作業程序絕對是無用的。因此，我要使用我自己首創的方法。當然，事實上如果我想從你身上榨取情報，我可以引誘你或其他人說出情報。」

很顯然，這個中共上校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眞的。他說話的語氣，沒有譏諷，沒有興奮，一副穩健得出奇的神情。

龐德偷偷環顧了一下，看看其他的人對他這種瘋狂的意念有沒有些微的感覺或激動，以及表示一絲同情，那兩個女郎，黑膚色年輕苗條的一個臉已轉向一邊，態度不僅冷漠，而且有些厭惡。她的大胸脯同伴一對深棕色眼睛正注視着他。他猜想她的本性一定是熱情大方的，但現在則呆滯得像一條牛。

希臘人露出了厭煩，而俄國人則完全漠不關心。站在通往陽臺門口叫格拉夫的男人，咧着大嘴望着孫艮丹，一半輕蔑，一半贊佩。只有醫生咬着嘴唇，臉上冒着汗水，露出了不安的神態。

「總之，」孫艮丹又回到本題，說：「本人將親自負責從事此一可能最痛苦的試驗，利用你剩餘到天亮的生命。這是一件我嚮往已久的工作，不僅對我的技術是一次嚴重的挑戰，而且對你的堅忍不

拔的殺力也是一次嚴重的挑戰，龐德先生。

「然後，於適當時刻，我將使用一種據我所知以前從未有人試驗過的方法，使你死亡。其中包括：第一，擊斷你四肢中的十二根主要骨頭，第二，注射一種使你開始痙攣的藥物。當你的肌肉無法控制，你的碎斷的臂腿自動的跳動扭曲時，你可以想像得到它的痛苦狀況。幾分鐘後，你會因痛苦得休克而死亡。這時候，你將不再引起我的興趣了，在一個我的同事監督之下，你的屍體和你的局長的屍體將變成一個傑出的政治作戰計劃中最重要的工具。簡略的說，這個計劃的主要目的，在使貴國及另一個强權國家的國際聲譽，蒙受到嚴重的損害。現在跟我一起來，除非你還有什麼疑問？」

龐德一口喝乾了杯中的威士忌，略一沉吟，從容的說：「沒有，我想沒有。你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好極了。那麼我們走吧。我帶路。」

當龐德站起身子時，他絕望的企圖採取某種激烈的突然行動，他知道他不可能完全成功，但可以贏回幾秒鐘的主動。他正估計自己與孫艮丹咽喉的距離時，他的右臂已經被格拉夫從後面抓住，兇狠的抬起反扣着。他感到一陣疼痛。同時，左臂也被伊夫金尼扣住。

「我們慢慢的走，龐德。」格拉夫認眞的說：「如果你想蠢動，我會馬上扭斷你的臂膀。我們不能在你的局長官邸中使用這種方法。但現在不同了。你的臂膀幾小時後終歸要被擊斷的。」壓力放鬆

了一點。「走，照我說的話做，我們慢慢的走。」

他們走出房間，穿過一條爬滿了葛藤的走廊。龐德的思想似乎被凍結了，當他走上樓梯時，他全神貫注在他自己身體的擺動上。

到達樓梯頂端時，他們向右轉，沿着一條沒有鋪地毯的短通道走去。孫艮丹打開盡頭的房門進去了。龐德被推進門檻。

M老總僵硬的站在那裏，雙手背在後面，他的面色慘白，憔悴不堪，看來好像落在敵人的手裏四天中沒有吃飯睡覺似的，但他筆直的站在那裏，和以前一樣的堅强。雙眼腫起，帶着血絲，但目光仍然炯炯發光。他微微一笑，神情冷漠。

「晚安，詹姆斯。」

「哈囉，局長先生。」龐德尷尬的說。

孫艮丹的面孔露出一絲友善的笑容。「你們二位彼此會有很多話要說。我們留在這裏會使你們感到尷尬，這不太好，因此我們出去讓你們好好談談。相信我，我們不會偷聽。但請不要在窗戶上浪費你們的時間，它是絕對安全的。你們還要什麼不？」

「如果你要走，滾走。」M老總說，聲音已經沙啞了。

「一定，將軍。」孫艮丹說，假裝着恭敬的態度。龐德立刻本能的向後飛起一脚，踢向格拉夫的

脛骨，但使用帆布及繩子特製的鞋跟無法用作一項武器。只招來自己的雙臂一陣劇痛。他們兩個人緊按着他直到孫艮丹走到門口爲止。最後，龐德看到他瞥了一眼腕錶，微微皺皺眉頭。不管他如何精細，時間表已被擾亂了。

門被帶上，從外面閂上。龐德轉身面對着M老總。

「我恐怕對你沒有多大用處，局長先生。」

M老總露出一臉的疲乏，搖搖頭。「我知道沒有人再比你做得更好了。你現在不要告訴我細節。我們有沒有離開這裏的機會？」

「此刻非常少。我已數過了，這地方有五個體格强壯的男人，加上一個受傷的，但他仍能開槍射擊。你知道還有沒有別人，局長？」

「不，我不知道。他們一直將我留在這裏。除了那個中共瘋子外，我只見到那個送食物和帶我到洗手間的僕人。我對你毫無幫助。」

他最後一句話說得那樣頹喪，龐德從未聽到過他如此的消極。M老總輕輕坐到那張零亂的床上。龐德聽到他大聲的喘着氣。

「他們折磨你了嗎？」

「有一些，詹姆斯。主要是火燒。還好是表面上。他叫醫生給我敷藥包紮了。啊，我剛才忘記了

。我一共看到三個人。關於那些折磨很奇怪。較早時間，孫艮丹使用各種威脅。他要我請求死亡等等。關於這方面，他並沒有堅持。我的感覺是，你才是他的主要目標。」

「我的感覺也是這樣。」龐德說。

M老總默默的點點頭。然後他說：「他們這次陰謀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他們不會只是爲了試驗他們的新拷問的方法吧。是不是爲了贖金什麼的？他們什麼也沒有告訴我。」

「就在這個小山的另一邊，俄國人正在舉行一項秘密會議。這些傢伙就要發動一次武裝突擊。當突擊完成後，你和我都要死在那裏，而且身分很顯明。」

當M老總在將這整個事件的複雜性作分析時，屋內一陣沉寂。最後他說：「你聽着，如果有任何最好的逃走機會，你要抓住，不要管我，否則，我會拖累你，我不適合逃走。這是命令，００７。」

「我辦不到，局長。」龐德立刻說：「但如果有的話，我不得不違抗你的命令，你和我一起離開這裏，否則都不離開，而且坦白的講，還有一個人我也要照顧。一個小姐。」

M抬起頭，冷漠的說：「我早該知道。那是使你弄得這樣一團糟的原因，你很有俠士風度，詹姆斯。」

「事情不如你所想的那樣，局長，她和我一起工作，我們一起被俘虜了。如果你知道全部事實，你會發覺她是多麼的重要。她勇敢，堅强，在這整個事件中，她一直和我合作在一起。她是……」

「很好，很好。」M老總喃喃自語的說，他的情緒突然變了，變得令人難以理解。他的雙手緊揑了幾次。龐德聽到他乾嚥了一口口水。

然後他說：「我必須要問你，我的腦子裏一直纏着一個問題。哈蒙德夫婦怎麼樣了，詹姆斯？」

「死了，局長，他們兩個都死了。被槍彈擊斃的，是專家的手法。我想哈蒙德太太死時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聽到龐德這樣說後，M老總一隻手做了一個古怪的姿勢，好像要擊碎一個襲擊者的頭。他說：「龐德，想辦法出去。」

又是一陣沉寂。沉寂被走道上的脚步聲打破了。門外面的門拉開了，孫艮丹走了進來。他的態度現在很乾脆而有自信。

「你們二位必須原諒我的打擾，但該是我們進行下一個階段的時候了，爲了制服龐德先生的另一個男同事，有一個小小的躭誤。現在已經沒事了。」

「你對他怎麼了？」聽到這個消息，龐德的心突然向下一沉。他原來認爲，儘管自己被俘，他仍然還抱着一線希望，但這一線希望現在也幻滅了。

「他倔强的抵抗，受了傷。但沒有什麼嚴重。他現在在這裏，已注射了鎮靜劑。對他可能有用。不要管他。來！你們兩個人。」

格拉夫和伊夫金尼馬上出現在他的兩旁。李薩斯的頭上有一道血河，正被推進M老總隔壁的房間中。他們又到了樓下。黎克特慶祝式的遞給那個叫威利的金髮青年一杯酒。兩個女郎已經走了。

孫艮丹開口說：「……爲了履行我的計劃，此項正確的知識最好由我的同事黎克特少校轉告你。你只有五分鐘時間。」

那個以前的德國禁衛軍靠回到椅子裏。頭上的疤痕在强烈的燈光下閃閃發亮。他說話的速度不疾不徐，尾音古怪的拖長着。

「技術問題是如何使用一種不太顯眼的武器打穿一棟石塊建築物，這該與英國人有關連。經過調查那個小島上建築物的結構後，我們立刻得到了一個答案。這些房子都有着很厚的牆壁，卽使用一門野戰大砲也不能立刻穿過。但屋頂也有那樣厚，而且也是平的，因此，一個發射體從上面落下將不會失誤。只有一種輕便型武器可以滿足這個要求，它的體積不僅不引人注意，而且能使目標區人員看不到。」

「壕溝臼砲。」龐德很難相信這話是從他自己的口中說出來的，卽使在這個時候，他仍有一種勝利的感覺，好像他了解了一個古老的謎語。四個顯然不關連的事件，突然暴露共同指向眞相的指示物。這條龍是要從山後面攻擊他的目的物。

亞麗汀昨天晚上揣測使用臼砲攻擊是對的。他看到運到岸上那個笨重的運動器材帆布袋。現在已

經回答了他的問題。

「哈！說對了。」黎克特說：「龐德先生。精確的說，是重斯多克斯臼砲，三吋口徑。我們由奧斯堡納粹新兵工廠獲得了它的圖樣，在那裏有很多第二次大戰所擄獲的武器，而且彈藥也很多。我們的運氣很好，斯多克斯是一種令人驚嘆的理想武器。英國制式的裝備。袖珍型，近距離輕裝砲，可以搜索及消滅掩蔽物後面的敵人。它的彈道高度可以從這屋子外面輕易的將砲彈擊過山頭，擊中那小島上的石屋。

「由於臼砲不用扳機，只在砲管底座上有一個撞針，當砲彈從砲口滑下去時，它被撞針擊發拋射出去。它的發射率非常良好，一個專家一口氣可以發射二十發砲彈。每隔十發我們將發射一枚煙幕彈。當攻擊開始時，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的朋友那種混亂的情形，而且生命的喪失一定相當大。

「剩下來是精確的問題。射擊預習是很重要的。最近在阿爾巴尼亞的十天中，我已經試射過很多次了。我現在已完全瞭解它的特性。你當然知道，當一個砲手看不到他的目標時——像我們現在的情形，他必須派出一個觀測員。這是我們這個威利的工作。阿爾巴尼亞政府很幫忙，借給我們一塊和這地方非常類似的地方讓我作試射工作，威利和我已經擬訂好我們的作業程序。他將爬到小山頂上位於我們發射點及目標間直線中的一點。在山頂這邊稍下一點，威利將裝置一盞燈。這將用作射擊目標的方向指標。我已精確的測好了距離，預料發射時將沒有風。我們已規定了密語信號，以便我能將砲彈

正確的發射至目標。我們射擊效能在一分鐘內，四發砲彈中有三發可以擊中那棟房子或周圍最近的地區。

「砲擊將於天明開始。射擊一結束，你和你的局長將被安排進入這則神奇的故事中，或者說得更精確點，是你們的屍體，調查人員將發現你們的屍體躺在發射場中，你們中有一個人不小心將炸藥弄爆炸了，以致被炸死了。這似乎很合理，因爲砲彈上的導爆帽非常敏感，從胸部的高度放下到石頭上時便會爆炸。不用說，事件發生的眞相並不如此。在一個掩體後面，我將扔一個砲彈到你和你的局長將躺着的發射場中。這一個步驟曾經作過詳細的研究。砲彈不能傷害骨骼太表面化，而使死前的拷打被看出來了。但一定要你的臉孔保持完整。所以，我在阿爾巴尼亞作了多次試驗。用屍體作試驗，非常成功。」黎克特得意的哈哈大笑。然後嚴肅的說：「這就是這次我的軍事全面作業的情形。」他沒有看錶便補充說：「正好五分鐘，上校。」

龐德的腦子中現在想起亞麗汀曾經問過他一個極中肯的問題：在這次陰謀的計劃中，需要一個極殘酷的德國人作什麼？答案現在很明白，它的含意太可怕了。

「謝謝你，少校。現在，你們二位還需要不需要進一步說明？」

M老總開口說話了。「我想，你已經製好了假文件？」

「一點不錯，將軍。一份整個犯罪侵略行爲的作業命令已經在我們阿爾巴尼亞的辦公室中印製好

了，將被發現放在你的屍體上，當然啦，你的政府會公然指責它是假的，但如果是眞的他們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呢？請放心，他們的共謀者會被證實的。破壞俄國的聲譽是非常直截了當的，而不必費這些周折。」

龐德說：「你們的人員怎麼會這麼清楚這次的會議？」

「啊，在莫斯科一個與這會議有關的小人物，無意中向我們駐在那裏的一個工作人員洩露了秘密。我們設法和這個人見面，最後他將全部情形都告訴了我們，我們告訴他，如果他將洩密的事情向他的上級人員透露，我們將對他不利。」

他頓了頓，繼續說：「好了，現在不談這個，我們繼續談些更有趣的事情。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一陣沉寂，因爲再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一切都無能爲力，一切都沒有希望了。

「龐德先生，我建議你向你的局長告別吧。當你再見到他時你也許不能說話了。」

十九

地窖很小，只有十二呎長十呎寬，和六呎半高。地面隆起來，是個斜坡。一個天然的不規則石柱通向屋角的一邊。無論以前住在這裏的人留下了什麼，現在都不存在了。這地方幾乎是空空的。一張木梯通到上面的活門。牆的一邊有一條教室用的凳子，另一邊有一張破桌及廚房用的椅子，第三面牆上有一盞三角形托架的朦朧燈泡。

龐德被格拉夫，伊夫金尼和威利綁在一張古老的笨重的廚房木椅裏，雙手及脚用撕開的毛巾綁緊，當他和他們掙扎時，他聽到孫艮丹對他們說明是如何綁捆的，叫他們不要傷及皮膚。椅子使用鐵鍊分別固定在牆壁及石柱鐵環上，以防止受刑時椅子被移動和傾倒。

龐德坐在椅裏等候着孫艮丹。他現在熱切的希望能抽支煙。他的腦幕下出現一幅一幅的情景：亞麗汀的美麗迷人的面龐；十分鐘前和M老總堅定的握手；李薩斯頭上的鮮血；和比爾•譚諾玩高爾夫球，那似乎已是半個世紀以前了；來福槍子彈擊中那俄國人時他臉上露出恐怖的迷惑；黎克特敍述他在阿爾巴尼亞作「試驗」時臉上得意的神情；M老總官邸厨房中哈蒙德夫婦伏在地上的屍體。亞麗汀又出現了。接着孫艮丹的身形，那對褐色的眼睛，歪倒稀鬆的牙齒，烏黑嘴唇。這是那個要他接受痛苦直到死亡的人，龐德發覺自己恐懼得直出冷汗。

頭頂上傳來脚步聲響。龐德作了幾次深呼吸。活門從上面拉開了，伊夫金尼從木梯走下來，他手上端了一個木盤，放到小桌上，他看也不看龐德，又回到木梯爬上去了。

龐德打量了一下盤子；兩個大小不一烤肉用的金屬串肉針和一個木製的串肉針，一瓶無色的液體，一個約咖啡杯大小的漏斗狀物，看來像一把掃帚上的鬃毛，一把六吋長刄的刀，呈細長直角三角形。還有幾盒火柴。他的呼吸變得沉重了。

足足一分鐘可怕的沉寂之後，孫艮丹到達了。他向龐德微笑的點點頭，就像一個人歡迎一個老友似的，他靜靜坐到桌子邊凳子上。

「孫艮丹，在你開始前，」龐德平靜的說：「我要請求你一件事情。」

「你說好了，我的親愛的龐德。你知道我願意爲你做任何事情。」

「那位小姐，她現在怎麼樣了？」

「我相信現在格拉夫和她在一起。或許伊夫金尼，或許他們兩個，其他兩個小姐可能也參加了。像今天這樣一個晚上，我想可以特准他們享樂一番。」

龐德盡力不理會這些。「早上放她走吧，在某個地方讓她上岸。不管以後她說什麼，她已不可能威脅你的計劃了，你和你的人員早已安全的離開這裏了。」

「很抱歉。」孫艮丹說，搖搖頭，嘆口氣。「相信我，我很希望能幫你忙，但這不可能。你一定

看得出來。像這樣一個大規模作業完成後，如果我留下任何類似的目擊者活着，我將無法想像我的上司會怎麼說？法規中規定，絕不容許這類事情發生。因此她恐怕非死不可。」

「那麼，你能否做得迅速些？乾淨俐落？」龐德幾乎沒有注意到他的聲音中帶着乞求。「這不違背什麼吧？」

「當然不。我絕不是野蠻人，龐德先生，不管你怎麼想。我一向反對不必要的痛苦。我要格拉夫——他在這方面是個專家——對着她後腦袋開槍。她不會知道的，我將親自監督執行。這件事情你放心好了。」

「謝謝你這樣說。」龐德相信他的話，表示感謝。接着，他感到一陣憤怒和強烈的憎厭。「現在進行你的骯髒的，虐待狂的卑鄙試驗。獲得你那骯髒的興奮吧。開始好了。」

「龐德先生，」孫艮丹嚴肅的說：「你對於虐待狂本質的觀念似乎有問題。你說——」

「現在不要計較我的觀念。拿出你的拇指夾和烙鐵吧。那不會比坐在這裏聽你的謬論痛苦。」

上校沒有笑。「你的蔑視使你顯得勇敢，但不管你如何輕蔑，你不會獲得例外，一會之後，你會以你全部的心靈希望我不要延遲你的痛苦，那怕一秒鐘。

「現在，詹姆斯……」孫艮丹站起身子，開始在龐德椅子前踱步子。「我希望你不計較我叫你詹姆斯。我覺得我瞭解你非常深。」

「關於這一點，我有什麼話好說的呢？」

「沒有，是嗎，詹姆斯？總之，這很恰當。這樣顯得親密些，對不？」

「我懷疑我們在什麼時候到達了這種程度。」龐德突然變得急躁起來。「我猜想，像你這樣的人不可能找到任何志願的夥伴，因此，你們不得不將一個人綁得緊緊的——」

「啊，不，不，不。」孫艮丹眞正感到煩惱了。「我知道你的想法錯了。眞正的虐待慾和性無關，我所說的親密是精神上和心靈上的。兩個靈魂結合到一起是相當神秘的。」

他繼續來回踱步子，一會皺皺眉頭，一會聳聳肩膀。最後，他說：「你必須瞭解，我對研究抵抗痛苦的忍耐力或這種假科學玩意不感絲毫興趣。我所感到興趣的只是折磨人。使其痛苦。但不是因爲自私的理由，除非你稱它爲一個神聖或殉道者的自私。」

大概是興奮或情緒激動的關係，孫艮丹的雙頰已變得更黃了。他的寬濶的胸脯在白襯衫裏面起伏着。

龐德改變了他早先對孫艮丹的看法，他嚴厲的說：「你使我感到厭惡，孫艮丹。因爲你的精神狀況失常，你是一個十足的瘋子。」

孫艮丹咯咯的笑了起來。他的動作突然加速。他的雙臂猛的一伸。「這是可以預知的反應。我的親愛的詹姆斯。現在我們就開始好吧？這裏就我們兩個人，在一個希臘島上地窖中，並不是一個什麼

奢侈的地方，像你較早時的敵人所供給的。但你和我並不是敵人，對不？我將對你做什麼呢？我將攻擊你的身體中什麼地方？和使用什麼？

「第一，儀器。電氣如果被使用在適當地方，可以使人產生最劇烈的痛苦。但那太容易了。沒有技巧。老實說，在東歐這個地方儀器並不太可靠。不，我强烈的感覺出，任何有自尊心的安全官都應該能够使用普通厨房中的用具辦得到。刀，串肉針，掃帚鬃毛刷，如你所看到放在盤裏的那些。當我給你注射最後一針使你發生痙攣時，我不得不躭擱一點時間。化學劑在普通厨房中不易找到。但可以從中國大陸生長的菌類中獲得。因此，很可以說任何一個普通的厨房中都存着這種東西。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我該從什麼地方下手。很顯然的，最顯然的地方是生殖器。我相信，經驗已告訴你可以使生殖器蒙受最可怕的痛苦，加上受刑者極具價値的心理副作用的恐懼——失去人道的悲哀。但這對你起不了多大作用，詹姆斯，我相信我已使你明白，我要使你失去的不是你的人道，而是你的生命。攻擊生殖器的觀念太……單純了。」

他頓了頓，龐德耳門裏面的血管猛烈跳着。孫艮丹從褲子口袋中取了一包煙，遞給他一支。

「不要，謝謝你。」

「眞的？這將是你最後一次吸煙。」

「我說過不要，謝謝你。」龐德幾乎忘記他是個尼古丁的嗜好者。一想到那些髒手指將香煙放到

他的嘴裏，他就感到噁心。

「隨你便。」孫艮丹自己點燃了煙，吸了一口。「那麼，什麼地方呢？一個人活在什麼地方呢？一個人最最奧秘的部份是什麼地方，他的靈魂，他的本體，他的正身？

「例如，一個人可以做出使另一個人的手指或生殖器非常不舒服的事情，這我已說過的。膝關節是一個神經主要部份，干擾膝關節會產生令人最驚駭的結果。但所有這些都算不了什麼。根據經驗，一個人在看到他自己被剖腹取出腸子，會感到極大的恐懼和痛苦。但那也算不了什麼。那並不是眞正的生命所在。」

孫艮丹走了過來，跪到龐德椅子旁邊，他用近乎耳語的聲音說話。他的喉頭在顫動：

「一個人活在他的腦子裏，那是他的靈魂存在的所在。不論由主觀方面或客觀方面，這都是眞實的，在北韓有一次一個美國俘虜被挖去雙眼時，我當時在場（卻並無直接關係）。一件最離奇的事情發生了，他已離開軀殼了，走了，雖然他的肉體還活着。他的腦子裏面已沒有生命了。」

他望了龐德耳朵一眼。「因此，詹姆斯，我要進入你的生命的眞正所在——你的腦子深處。我們將經耳朵作我們的第一步接近。」

孫艮丹站起身子，走到桌前。「我要使用這根串肉針，將針插入你的腦子裏。」細長的金屬針在朦朧的燈光下閃閃發光。「起先你不會感覺到什麼。事實上，在眞實的感覺裏，你什麼也感覺不到。

我要刺激的鼓膜，沒有感觸接受體，只有疼痛接受體。所以，你最先知道的將是……呃……到時候你自己給它取個名稱好了。如果你能夠。」

孫艮丹將香煙扔到地上用鞋底踏熄。他用一種同情的目光，打量着龐德。「還有一個事情，詹姆斯，這地窖在岩石下面隔音程度非常艮好，上面地上又鋪着毯子和地毯，我們在這裏作試驗，一百碼外聽不到任何聲音。所以，你儘管喊叫好了。」

「上帝會嚴厲的懲罰你。」

「祂無法懲罰我，詹姆斯。祂管不到我。祂到不了我身邊。現在要懲罰你的是我。」

孫上校迅速向前跨了一步，來到椅子前。他用左臂和前胸兇狠的一下子將龐德的頭夾住。龐德用盡全力掙扎，但沒有用，兩秒鐘後，他感覺到針尖正熟練的刺入他的左耳孔。他咬着牙齒等待着。

它來得很突然，一陣令人昏眩的疼痛震盪了全身，激烈的程度就像挨了一門重砲轟擊似的。他聽到自己輕輕嗚咽一聲。

有一個短暫的停頓，使他有時間想到，這種疼痛的停止比在造愛中最狂猛的高潮時期還要刺激，還要美妙。接着，疼痛又爆發了，一陣又一陣，一陣又一陣，劇痛，裂痛，無止境的，無邊際的像洪水，像海洋，像沙漠的沙子一樣。另一次中止，另一次想像：厲害得不能再厲害了。喘口氣；嗚咽一聲。喘口氣；嗚咽一聲。喘口氣，嗚咽一聲……

嗚咽聲停止了。孫長丹摸了一下龐德，他全身已軟下去了。他的臉上全是汗水，頭垂到胸前。像一個大人對一個可愛的孩子，孫長丹伸手撫弄了一下龐德潮濕的頭髮，然後，他突然轉身離去，爬上木梯，猛的推開活門。

立即一個低沉的聲音說：「有什麼吩咐，上校？」

「你現在可以下來了，羅曼。」

「馬上就下來，上校。」

拿着黑皮包的醫生出現了，走下樓梯來，身後跟着黎克特和威利。

「我希望你不計較我們的加入，上校。」黎克特說。

「當然不。我的親愛的黎克特。你感到興趣我很高興。如你所知道的。規定可以有人參觀。請坐。」

「這……」醫生清理了一下喉嚨，又開始說：「這人已不省人事了，上校。」

「我很高興你的看法和我一樣。現在坐下，仔細觀察一下。對你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如果你想對我們的政府作進一步的服務，你必須毫無保留的貢獻自己。你知道這點吧？」

羅曼醫生遲疑了一下，點點頭，坐到威利的身旁。

「孫上校，你爲我們準備了什麼可參觀的？」黎克特問，聲音拖長着。「你知道，我們期待你有

驚人的表現。每個人都告訴我，北京在這方面領導了全世界。」

孫長丹歪了一下頭，對他的恭維感到欣悅，但他說：「北越也做得非常好。胡志明手下有些人學習這方面的技巧速度非常驚人。將來前途不可限量。啊……」

他走過去托起龐德的下巴。他的淡綠色眼睛緩緩睜開了，眼神很清澈，很穩定。

「遭天譴的孫長丹。」他用細微的聲音說。

「好極了。我們可以進行了。黎克特，如我早先所說的，我在對他的腦子進行試驗。到目前爲止，他的忍受力非常好，但這只是開始。只要我繼續進行試驗，最後他會喊叫的。

「我現在建議刺他的隔膜，分隔鼻腔硬骨和軟骨的狹長地帶。你們都明白嗎？好的。開始了。」

這次和第一次不同，疼痛得更厲害，然後區別不出來了。龐德竭力想知道疼痛發生的所在，但它發生得太快了，他唯一能想到的是他不要喊叫，這次不要。或者這次。或者這次……

之後，疼痛暫時減退了。他在一個遙遠地方。那是他所知道的。但一定還有其他事情。喊叫。他喊叫了嗎？他忘記了。他曾竭力不要喊叫的。

人們在談話。他聽懂其中幾個字，雖然說話像流水一樣：危險。休克。注射。他的臂膀輕微的刺痛了一下，輕微得簡直感覺不出來。

更厲害的疼痛。現在只有疼痛，沒有思想的餘地了。或者，說得更清楚點，一個大思想沉重的壓

住他，就像一條厚得不能再厚的毯子一樣。龐德以前從未經歷過，但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它是絕望，生命終點的狀態，死亡的預告。比較之下，鼻子和嘴巴裏的血，腦子中兇狠的刺痛，這一切全都沒有什麼。

× × ×

龐德睜開眼睛，他發現他還能看得相當清楚。孫艮丹的臉孔有一呎之遠。但他最後一次看到它之後，他的臉似乎發生了什麼事。他的臉孔被什麼東西擦乾了，所以皮膚看來像舊書上的紙頁，眼睛呈紅色，顯得有些遲鈍。張開的嘴唇已經枯乾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且咕嚕有聲，他不停的乾嚥口水。他似乎和龐德一樣感到極度疲乏。這使人感到迷惑，但這無關緊要。現在一切都沒有關係了。

有人從木梯口走下來。龐德不感興趣的自動的抬起頭。是一個女郎，那兩個女郎中黑膚色的一個。她的眼睛望了龐德一眼，然後迅速轉向一邊。她的臉上表示輕微的厭惡和恐懼。孫艮丹緩緩直起身子，臉轉向着她。

她屏着息。「你病了，上校。」

「沒有，沒有。這是我的經驗。吸收經驗很累人。」他的聲音也變了。變得沙啞破裂，而且音質單調，單調得使人完全無法瞭解。

一陣很長的停頓，然後他又說：「經驗促使了變化。」

「啊，」她迷惑的說：「你要我做什麼，上校？」

孫艮丹痙攣的對着龐德做了一個手勢。「這人……快死亡了。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樂趣是和女人發生愛情。靠着得到你的協助，我要永久剝奪他的愛慾增强他的痛苦。」

孫艮丹說話完全沒有信心了。他尷尬的頓了一下，好像腦子中又翻了一頁。然後，他的乾啞的嗓子吃力的說：「龐德必須在適當的精神狀態中接受我給他的死亡。一個人所能接受的絕望、憂傷和可憐的最深程度。」

他頓住不語。

女郎凝視着他。「你要我做什麼，上校？」

「將你的衣服脫光，站在他的面前。」孫艮丹說，好像他在向秘書口述一封信似的。「將你的胴體展露給他看，儘可能挑逗的撫摸他。」

女郎仍然凝視着，但她的臉孔上現在不僅露出了恐懼，而且也露出了憤怒和反抗。

「不！」她鼓起了勇氣說：「不能這樣做。這樣……不對的。」

「你能而且你會的。如果你想對我們的政府作進一步的服務，你必須毫無保留的貢獻自己。依照我的吩咐去做。」

「不要！」

當他開口說話時，一種魔鬼的興奮又出現在他的臉上。「如果你不服從我，等我回到海上時，我將叫人把你喉嚨割斷，將你的屍體扔到海裏。」

沉寂在龐德耳朵裏發出連續的沙沙聲。女郎的臉色又變了，突然，他感到情形有異，提高了警覺。他集中注意力緊張的望着。

「好吧。」女郎最後說，她的眼睛閃動着，掃視了一下小室。「但請……不要看。」

「當然可以。你不必感到難爲情。我的朋友羅曼是一位醫生。他似乎也不想看你。」

羅曼一個人坐在木凳上，雙手半蒙着臉。在他面前的地上留有一灘嘔吐物。龐德瞥了孫艮丹一眼，然後目光又回到另兩個人身上。他看到女郎上身穿了一件緊身長袖短馬甲，下身穿了一件綠色長褲。她向小桌走去，停在桌前。龐德看到孫艮丹轉身對着他，仔細注視他的面孔。透過半閉着的眼睛，他看到女郎迅速回過頭，然後對着桌子做了一個動作。

她轉過身子，開口說：「我有個好主意。我要先吻他。然後脫衣服。」

「很好。你懂得這些事情。你怎麼做我不在意。我所要求的是效果。」

龐德看到女郎向他走來，她的右臂移擺時有些不自然。他看到她的臉孔俯向他，同時也看到孫艮丹乾枯的嘴唇厭惡的扭曲着，看到他將身子轉過去，又看到女郎轉過頭瞥了一眼。他感覺到他的右腕上有東西在移動。

幾秒鐘後，他弄清楚了是一把利刀正穿過將手腕綁在椅上的毛巾。

「這裏出事了，上校。我想這人……死了。」

二十

女郎很機智。她迅速將割斷的毛巾重新繞在龐德的手腕上，這樣可以騙過不在意的一瞥。刀在他的手中緊握着，從上面看不見。他依照她的暗示，將頭垂到胸前，但眼睛睜開凝視着。

「但那不可能！他不可能死了！」他快步走到椅子前。女郎站到一邊，完全讓出空間。孫艮丹的上體彎向龐德。他喃喃的自語着。

這時候，龐德使用剩餘的所有氣力，擧起刀，刺入孫艮丹的後面的背，左邊臀部的正上方。孫艮丹哼了一聲，一隻臂膀動了一下，好像躱開什麼似的，但他的雙脚在不平的地上滑動，一隻脚跪了下去，半靠到龐德的左前臂上。

現在，龐德使用更大的重壓，將刀又向他的背中央刺了一下，這次刀尖向上翹。孫艮丹發生一聲極疲乏的嗚咽，瞪視着龐德的面孔，眼睛中似乎充滿着譴責。漸漸的，白眼珠翻起，刀仍刺在他的背上，孫艮丹倒到一邊地上，不動了。

女郎開始哭泣，雙手緊摀着嘴。她的身體彎下。羅曼全身在顫抖，已站起身子。龐德望望女郎，又望望羅曼醫生。

「將刀給我。」他說。他的聲音濃濁不清晰，但確是他自己的聲音。

女郎拚命的搖頭，轉過身子，扶着小桌走向椅子，倒到裏面，雙手掩面。

羅曼遲疑了一下，然後向前走了兩步，從孫艮丹全是鮮血的襯衫中央拔出刀。擦過血跡後，他開始割斷龐德左腕的毛巾。

當他割毛巾時，他結結巴巴的說：「我早就想救你，但我想不出辦法。他是一個魔鬼。他强迫我看着他對你施刑，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他會做出這種殘酷的事情，他們對我說只是醫學上的督導。注射鎮靜劑一類的藥物，使病人安靜下來。這位小姐，我知道最後要出事情的。你知道，他讓她明白她一定要受到懲罰。」

最後，龐德完全自由了。他搖擺的站起來，手按着椅子。他的頭還在暈眩。他必須開口說話。

「現在是什麼時間？」他問。

「在他們開始發射那東西前，你還有大約半個小時。」醫生已停止顫抖。他恢復了穩定，甚至很輕快。「威利正在赴山頂的途中。黎克特已在發射塲了，正在裝置武器。」

「其他的人呢？」

羅曼沒有回答。他在替龐德量脈搏，用目光檢查他的身體。

「此刻你不能做任何吃力的事情。」他說：「我給你注射一針迅速復元的藥品。」他走過去打開

他的皮包。

「我爲什麼該信任你？」

「如果我沒有決定改變立場，當你的手腳還綁在椅子裏時，我會去求救。不要認爲我這樣做是由於對你的愛心。當這任務結束後，他會叫人將我殺掉。我確信他會這樣做。」

他給龐德注射了一針，他說：「現在這可以强行提神一小時左右。然後，你會崩潰的。但到時候，你不是完全安全了，便是死亡了。你問我關於其他的人。你的朋友，他們帶進來的那位，也被注射了一針鎮靜劑，現在在你的局長的房門隔壁。他傷得並不厲害。門有鎖，只外面扣着。」

「鎮靜劑的程度？」

「很輕。注射一針後他馬上會恢復知覺。你必須自己拿去。在你下來告訴我一切安全無事前，我不要離開這地窖。我不善於作戰。藥在那邊。」

羅曼將一針裝了藥物的注射針交給龐德。「隨便在什麼地方注射都可以，只要針頭注入到皮膚裏面就行了，沒問題吧？」

「沒有問題。」龐德說。精力正湧回到他的體內，他的頭腦已清晰了。「那位小姐在哪裏？」

「她在樓梯頂端另一邊通道的房間中，左邊第一個門。」

「格拉夫呢？」

「我去樓上找露伊沙時他在那裏。」醫生尷尬的說：「那個阿爾巴尼亞女郎也在。我不知道伊夫金尼在哪裏。但你最好馬上行動，龐德。他和格拉夫預定十分鐘後將你運到發射場。」

「對了，還有一個人——那個臂膀綁着綳帶的希臘人——他在那裏？」

「你的局長房間對面。他沒有問題。」

「這兩個人哪個帶了武器？」

「格拉夫的右後褲口袋中總是插一支槍。我想伊夫金尼沒有武器。黎克特我不知道。」

「威利呢？」

羅曼略一遲疑，說：「我也不知道。但你不必擔心他。」

「也許，你不要查看一下孫艮丹嗎？」

「你的第二刀一定使他完蛋了。但我還是檢查一下，一個人越小心越好。」

羅曼跪到這個中共特務人員不動的身體旁邊。一會之後，他說：「他還活着，但他絕不會再動了，你要做什麼？你覺得他眞的完了嗎？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最致命的地方。」

龐德手裏拿着刀，他俯視着孫艮丹的身體，顫慄的說：「不，我們不必管他了。我要離開了。你照顧這位小姐。我會回來的。」

「好的。我會將門閂上。祝好運。」

對於這個五分鐘前還在孫艮丹可怕的陰謀中扮演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的人，沒有什麼客氣話好說的。所以，龐德沒有說話。可是，雖然時間很急迫，他不能就這樣離開那個冒着生命危險救了他的命的女郎。他伸出一隻手，按住她的肩膀。她抬起頭，臉上仍然充滿着驚恐，但已停止哭泣了。

「謝謝你，露伊沙。」龐德溫柔的說：「什麼理由使你這樣做？」

「他……」她看也沒看的指了指。「要殺死我。你……救……」她做了一個尷尬的手勢，對她的不靈光的英語表示歉意。

龐德輕輕的吻了一下她的面頰，然後走上樓梯。他向上推活門，但推不開。如果上面壓了什麼笨重的物品，那麼在他弄開之後，他也完了。

他突然想起孫艮丹說過，上面堆了幾條地毯，以防止聲音外洩。他使用全力向上推，門開始動了。這種用力使他全身都感到疼痛。但現在不去管這些了，他繼續推，門終於開了。

廚房中是空空的。窗戶對着一個斜石坡，石坡開始呈灰白色。如果羅曼說的時間很準確，現在只剩二十分鐘就要發射砲彈了。够了，如果不再遇到麻煩。如果他能在格拉夫和伊夫金尼一同來收拾他之前走出這地方。

廚房外面的通道中也是空空的，沒有燈光，只有在通道的遠端有一些朦朧的光亮。龐德手裏握着刀，沿着牆爬向轉角，向另一個方向窺視。

伊夫金尼站在屋子另一邊的門口，門開着，雙手放在臀部上。他的背正朝着龐德，好像在注視着發射場的黎克特，準備隨時協助他。這俄國人可能沒有防備，但龐德考慮到在現在的情況下能收拾他的機會非常微少。他用目光測了一下由轉角到樓梯脚下的距離。十八步，或者二十。

當龐德看到伊夫金尼在看腕錶時，他走到點着燈的廳堂中三步。在他看完錶前他又回到通道。伊夫金尼的手又回到背後的臀部上。龐德快步走過廳堂，來到樓梯上。

樓梯頂上亮了一支小燈泡。龐德毫不猶豫的向右轉，停止在最後第二個門前。門閂很容易弄開。門也沒有發出聲響。沉重的呼吸聲告訴了他位置。龐德左手搗着床上人的嘴巴，右手握着刀準備好。現在只有一個可能……他對着耳朵低聲說：「尼考，尼考。我是詹姆斯。詹姆斯・龐德。」

床上人動了一下，哼了一聲，微微的掙扎，然後放鬆了。龐德小心的將手拿開一吋。

「詹姆斯。」熟悉的聲音回答說：「恐怕他們已將我整垮了。」

「你感覺如何？」

「頭痛得可怕，非常睏倦。」

「我已替你帶藥來了，可以治療昏睡。將臂膀伸出來。我替你注射一針。」龐德拿出注射器時，他繼續說：「那個中共上校已完蛋了。在這屋裏還有兩個人我們需要個別對付。第一個在這樓上另一邊一間臥室裏。」

李薩斯的手震動畏縮了一下。「你注射的技術太差了，詹姆斯。繼續說下去。」

「他等着很快有人叫他。我去敲門。當他出來時——我虔誠的禱告上帝希望他出來——你的任務是使他喊不出聲來。如果他喊叫，我們就麻煩了。然後，我來對付他。」

「你帶了什麼武器？」

「一把刀。我沒有帶給你武器。現在和他一起的有亞麗汀和一個阿爾巴尼亞女郎。某一種方式的强姦似乎已進行過了。現在別去管這些。我們必須使那個阿爾巴尼亞女郎不出聲。」

「好的。」李薩斯說。

「好了，我們走吧。」

他們沿着通道走到樓梯頂。龐德探頭看了一下下面，沒有人，聽了一下，也沒有聽到任何動靜。走到羅曼所提及的門口，他們兩個分站到門兩邊。龐德輕輕敲門。

「好了，是誰？」一個男人睏倦的聲音說。

「羅曼。」龐德哼着說。

一陣沉寂，龐德咬着嘴唇。然後裏面說：「等一等，我來了。」

一陣床彈簧吱吱的聲響，然後皮鞋擦地的聲音。一個女人喃喃的說了一些聽不清楚的話。男人打了一個哈欠。又一陣沉寂。脚步聲走向門口，鑰匙插入門孔，燈光瀉入走道，格拉夫一面扣襯衫，一

面走出來。

龐德剛注意到這槍手左頰被抓了幾條深深的指痕時，李薩斯一手已抱住他，一手搗着他的嘴。龐德向前走了一步，望着他的一雙鼓出的眼睛。

「這是爲哈蒙德夫婦報仇。」他低聲的說，一刀刺入他的心房。

格拉夫身體一震，好像觸了電似的，然後身體全軟了。龐德立刻轉到一邊，走入室內。

亞麗汀睡在地上，身上蓋了一條薄被子。她猛的坐起身子，凝視着龐德。但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床上金髮女郎身上。

她也坐起來了，上身全裸着。龐德瞪視着她的一雙迷惑的黑眼睛。擧起手中全是血跡的刀，一步一步的走向前。

「如果你發出一點聲音，我便殺死你。」龐德對她說。

「不要……不，我不會叫喊。」她伸出的手在顫抖。另一隻手拉起床單遮住胸部。

龐德站在床頭她的旁邊。戴着奶罩穿著三角褲的亞麗汀站起身子，走到他的面前。他們雙手碰到一起，然後緊握着。

「你沒什麼吧？」她問。「你的聲音有些奇特。」

「我很好。」他有一千句話想安慰她，但一句也說不出來。最後，他終於開口說：「你呢？」

「現在你來了，我什麼也不計較了。我們必須將這個臭婊子的嘴堵塞起來。我是想使她永遠不能說話。你好吧，尼考？我以爲你死了。」

「比死要好一點。」李薩斯已將格拉夫的屍體拖到屋角。「現在他有一支左輪了。我們該——」

他突然停止說話。

他們聽到下面的脚步聲響，正開始上樓梯了。

「這是我們要除掉的第二個人。」龐德說。

當他站在那裏還在猶豫時，亞麗汀却開始行動。她揮起粉拳，對着杜妮的下巴猛的一擊。杜妮的頭向後一仰，後腦袋撞到床頭板。五秒鐘後，亞麗汀又鑽進床上她的被子裏。

李薩斯已隱到一個舊衣橱旁邊。龐德躲到門後面。

伊夫金尼沒有一點機會。他跨過門檻，看到了格拉夫的屍體，驚叫了一聲，開始向前走去。他是在第五根肋骨下面挨了一刀，嘴被龐德的前臂搗住。

「了不起，太乾淨俐落了。」亞麗汀讚美的說。她站起來了，俯視着兩具屍體。「我希望這兩個狗娘養的挨千刀萬割我才甘心！」

龐德又抓住她的手。「忘記他們兩個吧。」他說：「現在聽我說。這房子裏暫時沒有事了。我去請局長到這裏來。這房間鑰匙在哪裏？」

「在那個高個子口袋中。」

「你和我的局長留在這屋裏，等到我們來接你們爲止。」

「不。」亞麗汀提出抗議。

「我們只有一支槍和一把刀。我們已經是二對一了。現在，亞麗汀，將那女人嘴巴堵起來，然後綁緊。」龐德平靜的說。

「我樂於做這件事情。」

當龐德扶着M老總進來時，杜妮仍然在昏迷中，她已被綁好了。M老總一晚上睜着眼睛沒有睡覺。他依照龐德的請求，默默被龐德扶着走進這間屋子。他坐到床沿上，頸子上的神經在跳動。龐德焦慮的望着他。

亞麗汀望着龐德，說：「他會好的，我向你保證。」她雙臂抱着龐德，吻他。「現在去幹掉他們。」

「現在我們做什麼？」當他們走出房間時，李薩斯問。

「黎克特要使用壕溝臼砲。那個男孩在山頂上替他觀測。」

「很聰明，噢？但他們不會成功的。」

「他們已試射過多次。你看，那邊。」

樓梯頂端有一個窗戶可以看到發射場。現在有足够的光亮看到那門臼砲的短粗砲管，和固定在基板上的斜固定脚架。有一個黑影在移動，那一定是黎克特。

他現在要採取最快速的行動。「拿着槍，尼考，由屋子後面陽臺出去，選擇一個好位置射殺他。我將從海灘接近他。如果我能接近攻擊他，我相信可以吸引他對你的注意。」

「要小心。我必須用這支槍接近他，否則可能誤擊中你。他有槍嗎？」

「不知道。」

「給我五分鐘時間。」

「不能再多了。時間非常緊湊。」

在樓下廳堂中，兩個人默默握了一下手，分開了。龐德迅速穿過起居室，走到前面陽臺，轉向西轉角。從轉角地方，他可以看得很清楚。

黎克特在發射場中正打開一箱彈藥。從他立脚的土臺上測度，大約有二十碼遠，中間是一片起伏不平的地形，但不能用作直接接近的掩護物。唯一的可行辦法是和海邊平行前進到絕壁邊緣的遮蔽處。在那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發射場，但此刻黎克特眼睛的餘光便可以看到他的前進時的動態。

但他必須轉身看看山上的威利。黎克特動作很快，一分鐘便將砲彈堆在地上。他將砲口帆布帽揭去，站直身子，點燃一支煙。然後，他將身子轉過去，打量天空的景色。龐德開始行動。

在他前往絕壁跑過三分之一距離時，他的脚絆到了一塊石頭，那德國人立刻轉回身子，看到了他。龐德改變方向，直接奔向發射場。他的兩隻脚在岩石小丘上滑了幾次，他預料隨時會有一發槍彈射出。

可是，他却未預料到臼砲却連續發出了三下轟然的響聲，聲音震耳欲聾。然後，黎克特轉過身子，雙臂伸出，等着他，這個德國人居高臨下，立脚點穩固，佔盡了優勢。

可是，龐德並未對着他衝去，却直接衝向發射場的武器，身子將砲管與底盤全衝倒向一邊，使砲彈不能再發射向目標區了。一陣疼痛穿過了他的全身。他正要爬起來時，他的頭好像裂開了，一切都停止了。

李薩斯站在那裏。他的聲音由一道無形的牆壁穿過來。「詹姆斯，醒來。我們還有工作要做呢！」

「我昏了好久……」

「一分鐘。他用脚踢你，正要找石頭砸你的頭時我開槍向他射擊。距離太遠了，但我一定已打傷了他。他丟下你，跑進屋裏。你能起來嗎？」

他又站起身子，先穩住自己。「可以，我們去捉他。這次一起去。」

「但我在先。不要忘記他是我要捉到的人，詹姆斯。」

他們從側門進去。走道中房門都是開的，裏面沒有人。當他們奔向樓梯時，突然停下脚步。他們聽到碼頭有人發動馬達聲響。

他們奔向陽臺，奔向小碼頭，李薩斯跑在前頭。裝有馬達的小船左右搖擺着，但黎克特不會操作船舵，使船頭及他自己差不多轉到李薩斯的脚下。

李薩斯毫無困難的跳上小船。槍口瞄着黎克特。他頭也不抬的說：「少校和我要在海上航行一段時間。我們現在不急。你還有少校的小朋友要對付，但我會回來幫你處置他。」

黎克特熄去馬達，轉過頭。在黎明的灰色光亮下，他的臉上那塊疤痕看起來更可怕。「看來這人要殺死我。」他漫條斯理的說：「如你所看到的，我是一個完全沒有抵抗力的人。你是一個英國人，龐德先生。你贊成嗎？」

「你是個不受任何法律保護的人，黎克特。」龐德緩緩的說：「在你於卡泡尋那島所做的那次大屠殺事件之後。」

「顯然的，爭辯也沒用。」他微微聳了聳肩。「很好。我們去航行吧。」

小船開始駛走。龐德茫然的望着小船消失在遠處的海洋中，然後走回到屋裏。他走進了廳堂時，注意到地上滴着血點。

通道轉角處有一小攤血跡，好像有人在那裏停留了一下，另外靠近側面地上也有血。龐德轉身跑

進厨房。

活門已掀開了。在下面，露伊莎仰躺在地上，眼睛睜得很大，一根金屬串肉針穿過她的心臟。羅曼醫生坐靠在牆上，雙膝收起。他的身邊放着一個破碎的注射器。他的臉上沒有血色。

他睜開眼睛，含糊不清的說：「他忘記了。他忘記了嗎啡對一個人內臟中孔洞有很大效果。他絕想不到這點。」

驚駭和恐怖使龐德半天說不出來。最後他開口說：「他怎麼……能辦到這些？根據你的檢查，二十分鐘前他就死了。」

「普通受了那樣傷的人絕不能從地上站起來。何況跳起來攻擊我，就像……」羅曼顫抖的喘着氣。「異常的活力，在法醫學中有這種案例……即使如此，在流了那麼多血之後……他不是人。」

「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嗎？」龐德以一種不情願的憐憫問醫生。

「不能。他用一根串肉針刺入我的腸子連刺了十幾次。我只有幾分鐘好活。多虧嗎啡使我減少痛苦。他不知道這點，他知道嗎……告訴我……我想你已將他們全殺死了？」

「除了威利全都死了。」

「威利也要死的。是孫良丹的命令，也獲得黎克特的同意。他們算計好了，威利從山頂到下面船上需要二十多分鐘，他們認為那太長了。所以他們要我在他上山前給他服用一粒『精力丸』。那是一

種有機紅磷的化合物。第一次發作應該是現在這個時候。我告訴過你，不要擔心他。同時你也不要為我感到難過。」

龐德沒有開口。他伸手按了一下羅曼的肩膀，然後迅速爬上樓梯。

側門外面。地上血跡很清楚。他跟着血跡，穿過發射場，進入那條二十四小時前他曾停留過的石溝。他儘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響的向前搜索行進，睜大着眼，豎起耳朵，手裏握着刀。

光線越來越亮，前進沒有困難。他來到一處石壁傾斜着的地方，靠近陸地的一邊隆起，近海的一邊斜下去。他轉過一個彎，發現孫良丹就在十呎外的石溝中。

這個共匪特務靠在龐德右邊一塊突出的花岡石上。他面容疲乏，身體蜷縮着。由他的脚下石頭上的血跡以及從嘴角流到腰間的血跡看來，已知道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了。他右手藏在後面，無疑的，是摀着那傷口。

「事實上，我知道你會來，詹姆斯。你一定覺得很得意。我猜想你已殺了每個人？」他問，重覆羅曼剛才所問的問題。

「他們都被收拾了。」

「好極了。那麼，現在又剩下你和我兩個人。你可能以為，現在情勢對你完全有利，和在地窖中完全不同，但你錯了。」

孫艮丹將右手拿到前面。手裏握住一枚砲彈。

「你看到沒有。我仍然控制住了情勢。我幾乎不必告訴你，詹姆斯，如果你突然動一下，或者如果我意外的將這枚砲彈掉到地上，我們兩個都完了。反正我要死了。在某種意義上，你也要死去。我們的命運眞的連繫在一起，不是嗎？你現在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想要幹什麼，孫艮丹？」龐德測度距離及所需時間，並且想像到身後轉角的形狀，估計跳到左邊矮壁的可能性。

「向我承認，以公平競爭方式，你遇到了征服你的人。最後我不僅毀了你的身體，而且也毀了你的靈魂。承認吧，詹姆斯！」

「絕不！這不是眞的！從一開始你就有佔優勢的人力，佔了主動，一切都計劃好了。但你得到的結果如何？使你自己死亡！」

孫艮丹露出了黃牙齒。「我堅持要你承認！我命令你——」這時候，他的眼睛閃了閃，大量的血由他的嘴角湧出來。

龐德跳過壕溝靠海的一邊石壁，趴倒在五呎下面一塊草叢中，然後爬到墓碑似的石塊後面。他的耳朶裏嗡嗡聲音久久不散。

孫艮丹微弱的聲音由上邊傳下來。「你在哪裏，詹姆斯？這是一個只有愚人才會回答的問題。我

該早扔出這東西，對不？可是，我一定是因爲希望聽到你親口承認失敗而躭誤了我使用它。我現在拿着這個，只要我丢在身邊任它爆炸。轟然一聲，我的世界便結束了。

「現在我要告訴你，較早時候我對你說的話全是錯的。當我折磨你時我並不覺得我是上帝。我覺得厭惡，有罪和羞恥。我的行爲幼稚，邪惡。可笑而毫無意義，我要向你道歉。你能寬恕我嗎？」

龐德記不得他想要說的話，只是在最後千分之一秒時間，他忍住了他要說出的話。

一陣沉寂。接着孫艮丹哭泣着說：「該死，龐德。」他將手中一震動就爆炸的箭形砲彈胡亂的扔出去了。砲彈落地時立刻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陣沉寂。

孫艮丹雙膝抵着溝壁，眼睛睜得很大，瞪着龐德手中的刀，表情露出了懇求。

龐德跪下，刀尖抵着孫艮丹的心臟，用力推了進去。即使在這最後一刻，他那全是鮮血的嘴唇仍顫動着，喃喃的說：「再會，詹姆斯。」時間從他的身旁悄悄溜走，孫艮丹已變成了一具玩偶。

現在又回到了夢境。但這次龐德是一具無形的動物，不知道自己在追踪什麼，他所經過的地方，一切都化成輕煙。李薩斯在一個地方哭泣。亞麗汀站在附近。接着都不見了。

二十一

「今天一上午全都是煩人的事情，應付本地的有關負責當局。」蘭諾德部長煩躁的說：「像往常一樣，都拘守形式和我們自己的尊嚴。大部份談的全是希臘和雅典警務處的榮譽。請注意，我可以看出他們問題的重點。街頭槍戰，四個人死了，兩個是外國人，一個是外交人員。全都沒有證據。但警務處長的想法是對的。啊，謝謝你。」

蘭諾德公爵由穿白制服的侍者手裏接過蕃茄汁，沒有看一眼的放到大理石桌面的桌上。他繼續說：「其次，星期天發生的這件事情。留下半打屍體，兩個德國觀光客失踪了，神秘的爆炸案，天知道還有什麼別的事？他們拘留了見證人還是疑犯？」

他端起蕃茄汁喝了一口，說：「一個魯鈍的阿爾巴尼亞女郎不願或不能講話。一個希臘惡漢，他身上有很多灼傷，說對這事他什麼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個叫詹姆斯•龐德的男人，他的一個朋友，企圖殺害他，將他的船燒掉了。龐德——你知道這話是不列入記錄的——我完全不明白，你為什麼沒除掉這傢伙。他只是一塊木頭而已，對不？話又說回來，根據你的報告，那天早上你已除掉三個敵人。那麼再加一個又有——」

半島大飯店這間樓上宴會室的空氣調節器效能很差，室內嘈雜聲很大。但由於身邊M老總點頭的

鼓勵，龐德勇敢的回答：

「那將是一個冷血的屠殺，部長。在當時我已盡到全力了。我找不到人手幫助我做這件事情，如果這使得你難堪，我覺得很抱歉，但一個沒有證據支持的指控不必付予太多的重視，是不？」

「我知道，我知道。」在龐德還未說完，蘭諾德卽喃喃的說：「是的，我想卽使像你這樣的人，在殺了一個又一個人之後也會變得很緊張。我的意思是說受過這方面工作訓練的人。」他有點厭惡的凝視着龐德。

M老總插嘴說：「最後結果怎樣呢，部長？」

「啊，對了。我還能使他們相信，較聰明的方法是不要採取行動。他們的內政部長同意我的意見。一當我提到那個納粹餘孽黎克特時，他便站在我這一邊了。那傢伙似乎是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

部長吮了一口蕃茄汁，繼續說：「還有那個全身都是灼傷的傢伙，叫亞里斯或什麼來着。因為偷竊和暴行罪，他們已經追捕他很久了。他並未使我們為難。對我們在希臘領土上發生糾紛的事，他們只感到一點惱怒，但我指出那不該我們負責。最後，我設法將這件事平息下去。我想他們的首相會感到滿意。」

「呃，那確是一大安慰。」M老總的眼睛像以前一樣冷峻的注視着龐德。

「對，對。能够使你們和我們一起回來也是一大安慰，你們兩個。現在，龐德，你那個希臘朋友——李薩斯，是不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在登機之前向他轉達我的謝意。」

「我相信，他會感激的，部長先生。」龐德說：「我想爲了英國而自動冒着生命危險之後，他應該得到某種方式的感謝，是不？」

「對，對，當然。這樣的人很難得，詹姆斯。但我認爲政治家都是冷靜的動物。總之，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容忍他們。我必須說我們的主人已盡到最大力量了。特別是莫斯科派來的代表。他們對我們似乎感到很滿意。話說回來，這是歡欣的時刻，除了一件事情，沒有G情報站主任在場。你們不會再見到湯馬斯了。」

「眞的？」

「恐怕是眞的。我私下相信，與其說他是被殺不如說是中共特務要他死的。好了，現在不談這些了。詹姆斯，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的報告。我很奇怪，想知道你爲什麼不坐得遠遠的讓那個普魯士人轟擊那個小島上的人，他們並不是你的朋友。」

龐德點點頭。「我一直問我自己這個問題。我一定是太匆忙了，沒有想到這點。我們三個聯合起來對付他們很多人，而任務一定要完成。但我希望你同意，不管怎麼說這件事情做對了。」

「我同意。完全同意。這對世界勢力均衡有一個很有利的影響。說得更清楚點，是你促成的。俄

國人覺得你做得很好。這個莫斯科的代表顯然要向你表示謝意。」

這時候，一個年輕的俄國人走了過來。「對不起，將軍，部長，葉莫洛夫先生要和龐德先生談談，請你來一下好吧？」

由莫斯科派來的人是個高個子紅臉孔，小眼睛男人。龐德立刻看出他是俄國老共產黨，屬於激烈派分子，可能由史達林時代卽開始從事黨的特務工作。他看來很機智，有決心。

「你已喝够了吧，龐德先生。我不會躭擱你很久。我第一句話要說的，你對我的國家作了很大的貢獻，我們非常感謝。當然，你在這次事件中所擔任的角色，柯希金同志已獲得詳細報告。他要我代表他向你致個人的謝意及賀忱。但以後還有更正式的致意。」

「除了感謝外，我們還要向你致歉。因爲我方對某一特別情況判斷錯誤，我得向你承認，我們在這一地區的安全機構內部發生了問題。這不是高狄恩柯少校的過錯，他是一個能幹的軍官——」

「等一等，葉莫洛夫先生。我們能否隨便談談？例如，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能不能告訴我高狄恩柯和亞歷山大小姐曾經向我提過在你們這裏的機構中的內奸怎麼樣了？」

葉莫洛夫緩緩的吸了口氣。他的一雙小眼睛迷惑的望着龐德。他目光沒有轉動，由口袋中摸出一支香煙，裝進一根煙嘴，使用廉價的打火機點燃了。

他突然開口說：「可以，爲什麼不可以呢？很抱歉，最近我們新建立了許多强力電臺。這類事是

並不嚴格拘於形式。我們隨便談談好了。但你知道，對於一個俄國人來講這不是容易的。我必須先喝一杯。我堅持你也喝一杯特伏加。」

他對着那年輕俄國人彈了一下手指，繼續說：「那個內奸，或者更清楚的說雙重間諜，發覺他的老闆們計劃已經走樣了時，他想逃走。但我們已經處理了。」

「我想是割斷喉嚨，丟到海港裏。」

「龐德先生，如果像你這樣不拘形式的談話，我很快的又要變緊張了。但我盡力爲之。不，近來我們竭力避免那類方法。他要因其他罪名入獄。當他出來時怎麼處置還有待決定。啊，好極了。」

酒已經來了。「這是我對你表示最高的敬意。英國萬歲。」他說。

「謝謝你。」

「嗯。至於亞倫斯基將軍和他對亞歷山大所告訴他的消息的愚蠢的懷疑，亞倫斯基要受……已經受處分了。那是對的，不是嗎？當納粹的砲彈在海中爆炸而沒有在房頂上爆炸時，他比他應得的要幸運。我們也幸運。我已和這裏的當局開了一整天會。呃，當然，他企圖將砲彈事件歸疚在你的身上。但那沒有用處。所有的有關政府都證明這件恐怖事件要由中共負完全責任。你和你的老闆們不必爲這件事情擔心。如果你原諒我說一句話，我們感到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地區損壞聲譽的政府不是倫敦，而是北平。我們已派了幾個能幹的人處理這件事情。」

龐德品嚐了一口强烈的伏特加。「亞倫斯基現在怎麼樣了？」

「恐怕要接受矯正訓練。在西伯利亞接受基本社會主義思想訓練。我們仍然保留一部份我們的傳統。用一種比以前人道的方法。我想這已包括一切了。除了……」

葉莫洛夫咬着嘴唇。背後湧出宴會人羣談話的聲音。龐德一眼便看到了亞麗汀，她穿了一件淡紫色麻紗女裝，美麗清雅，被一羣崇拜的俄國人包圍着。第一陣眞正快慰的感覺掠過他的全身。一切眞的過去了。他們打了一個勝仗。比打勝仗重要的是……

這位莫斯科的代表又開口說：「我希望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極端重要的。這有助我的上司們了解，不僅認識我們眞正的敵人是誰——我們知道中共的野心較你們的觀察員知道的要深刻——而且知道我們未來的朋友是誰。英國、美國，一般西方國家。這次佛拉康尼西島事件已說明了很多。很抱歉，我的政府要你接受一個對和平有很大貢獻的『紅旗勳章』。我也希望你接受。龐德先生。」

「你們都太好了。」龐德微笑着說：「但在我們的組織裏，我們不允許接受任何獎章。連我們自己國家的人頒發的也不能接受。」

「我明白。」葉莫洛夫憂戚的點點頭。「我預料到你會這樣說。我也對柯希金同志這樣說過。好了，這是一個光榮的提議，表達我們的誠意。」

他站起身子，伸出手。龐德握住。「如果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地方，儘管通知我，龐德先生。不

知你有沒有機會到俄國來——我的意思是說以一個普通訪客身分？」

「目前沒有。但我將記着你的邀請。」

「我也記着。再見。」

亞麗汀已從俄國人包圍圈中脫身走出來，正在和李薩斯談話，龐德走了過去。

「謝謝你所做的一切，尼考。我以前已說過，但這似乎是另一個機會我該再說一次。」

李薩斯拍拍他的背。「不必謝了。有機會我還願意效勞。但除了一件事情。」

「我知道。」亞麗汀說，面容嚴肅。

「你不會知道，詹姆斯，當我帶着黎克特出海後回來時，我變得愚蠢了。我像一個嬰兒似的。我無法使他了解，詹姆斯。」

他的一雙棕色眼睛露出了憂鬱。「他認爲他在卡泡尋那的行爲是完全對的。向老百姓報復懲罰游擊隊活動是遵照命令行事。我問他那些孩童何辜，他說那是……很不幸。我要使他知道他的所做所爲，是有罪的。他不知道，他絕未了解。直到我開槍射殺他前，他還認爲我是一個傻瓜。我本想作一個公正的了斷，但我還是射殺了他，因爲當時我氣急了。」

「那麼，這並不是冷血的屠殺。」龐德說，企圖安慰他。

「對。我一定想到了這點。」李薩斯勉强的笑了笑。「你已完全復元了。你還是一個具有魅力的

情報員。我想你那套西裝裏面一定安裝了小型無線電機，隱蔽照相機及其他的東西。」

「都裝在衣服縫裏面。」龐德感到驚訝。這使他第一次想起由Q組爲他安裝的設計——開鎖具、鋼鋸、小型發信機。他的想法是對的，當緊要關頭時，那些設計並沒派上用場。

李薩斯喝了一口酒。「我必須走了。我會打聽艾尼德的事。他一定是將牛郎星號在埃及或什麼地方賣掉了，並打算隱匿一段時間。但很奇怪。我可以發誓他的爲人很誠實。」

「我也這樣想。」亞麗汀說。

「加上我。」龐德說，想起了他那誠實的面孔和自豪的神態。

「啊……你早上就要走？希望再來希臘玩，詹姆斯。有很多地方我要帶你去看看。」

「我會回來，尼考。」兩個男人握了握手。李薩斯吻了一下亞麗汀，一個人走了。

龐德注視着他身邊那堅强活潑的女孩。「你還好吧，亞麗汀？」

「我很好。我的氣色不是很好嗎？」

「很好，是很好。但我的意思是指……經過那晚以後。」

她微微一笑。「你知道，並不如你想像的那樣壞。啊，我恨他們。我始終沒有停止抵抗。最後他們將我推下床，一個走了，一個睡着了。所以，忘了吧，親愛的。來。我相信你餓了，是不？」

「非常餓。我們去哪裏？」

「不是到戴奧尼索斯（古希臘酒神和戲劇之神）的地方去。」他們兩個都笑起來了。「我去找個地方。此外，我已注意到你還沒像謝謝尼考那樣感謝我的一切幫忙。」

「當然沒有。你是在値勤。你是G・R・U・的一個情報員。或者你以前是的。」

她凝視着他。「我現在仍然是的。這是我的工作。」

「在那一切以後？在領教了亞倫斯基和他的昏庸之後？」

「是的，在那一切以後。這使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多麼的重要。」

「如果這是你的感覺，那麼你必須留在他們的機構裏。」

亞麗汀手按着他的肩膀。「我們今天晚上不要這樣認眞。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了。你明天一定要走嗎？」

「一定。但你一定要相信我並不想走，你相信嗎？」

「相信。相信，親愛的。我們走吧。」

五分鐘後，當他們沿着廣場一邊行走時，龐德說：「和我一起到倫敦來，亞麗汀。那只要幾天時間。我知道他們會給你休假的。」

「我願意和你一起去，正如你不想走一樣。但我不能。我知道你要問我，我已準備好說『願意』。然而，我總覺什麼地方不對。我想到有一件事情老亞倫斯基是對的。他說我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我

現在仍然喜歡中產階級那種受人尊重的人格。我說這話是不是有點傻？」

「不。但它使我覺得憂傷。」

「我也一樣。這一切都是來自我們的工作。人們都認爲這工作一定美妙，自由以及其他什麼的。但我們不自由，我們自由嗎？」

「不。」龐德又說：「我們是囚犯。但當我們可能時，盡量享受我們的囚禁生活吧！」

（全文完）

介紹您：名作家

嚴沁小姐

心血結晶

有思想・有內容的好書

・小說創作社出版・

心影
綠色山莊
齊莊
失落的風鈴
晨星
午夜吉他
摘星
愛的樂章
淡愁
失去陽光的人
古屋
飛絮
冬綠
愛之旅
殞星
水雲
桑園
雲上・雲上

她的筆下：

剖視了社會各階層的人性百態！

刻劃了所有青年人的苦悶！

描寫細膩・扣人心弦！

每本書使人愛不釋卷！

版權所有・翻

火龍島

譯著者：盧　奎
發行人：唐台寧
發行者：小說創作社
社　址：臺北市漢中街一號
電話：三三四七〇〇
出版者：偵探雜誌社
香港總經銷：吳興記書報社
地址：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登記證：內版臺誌字一五八號
中華郵政執照一三〇〇號
郵撥儲金帳號二二七七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特價每冊：新臺幣二十五元
香港售價：每冊港幣 三 元

小說創作

長篇文藝叢書目錄

- 沁園……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桑園……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失去陽光的人……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古屋……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午夜吉他……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失落的風鈴……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心影……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晨星……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愛的樂章……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齊莊……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冬綠……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殞星……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淡愁……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摘星……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綠色山莊……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水雲……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愛之旅……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飛絮……嚴沁著……特價臺幣40元
- 晚雲……鄧藹梅著……特價臺幣40元
- 人在春山外……疏影著……特價臺幣40元
- 一百朵玫瑰……疏影著……特價臺幣40元
- 綠野春風……疏影著……特價臺幣40元
- 草色入簾青……疏影著……特價臺幣40元
- 我愛我家……疏影著……特價臺幣20元
- 夢裏新娘……林慕華著……特價臺幣35元
- 雲和月……林慕華著……特價臺幣25元
- 虹……伊凡著……特價臺幣25元
- 夕陽西下……韋君穀著……特價臺幣40元

- 迷霧……李藍著……特價臺幣35元
- 火龍島……最新〇〇七龐德間諜故事：特價25元
- 落幕（再版）……蘇雲青著……特價臺幣40元
- 小薇……光泰著……特價臺幣25元
- 藍色星辰……光泰著……特價臺幣30元
- 禁園春夢……默絮著……特價臺幣25元
- 雨痕……鄧藹梅著……特價臺幣40元
- 逆流……朱煥文著……特價臺幣40元
- 大地咆哮記……朱夜著……特價臺幣40元
- 情潮……唐賢翔著……特價臺幣40元
- 新聊齋(一)……唐賢翔編……特價臺幣30元
- 新聊齋(二)……唐賢翔編……特價臺幣30元
- 新聊齋(三)……唐賢翔編……特價臺幣35元
- 妾似朝陽……上下冊……魏希文著……每冊臺幣40元
- 風景線上……胡肖霞等著……特價臺幣25元
- 摘星的季節……疏影等著……特價臺幣30元
- 探索……羅婷著……特價臺幣25元
- 祈夢花……呂梅黛著……特價臺幣20元
- 喬遷之喜……田原著……特價臺幣30元
- 迴旋路……姚華著……特價臺幣25元
- 赫貞河畔……常茵著……特價臺幣20元
- 青春路……高眞著……特價臺幣25元
- 孤星……吳樹廉著……特價臺幣5元
- 流螢……汪洋著……特價臺幣5元
- 海戀……鄧藹梅著……特價臺幣5元
- 抉擇……溫小平著……特價臺幣5元
- 小說創作（月刊）……特價臺幣20元
- 藍帶雜誌（月刊）……特價臺幣20元
- 偵探雜誌（月刊）……特價臺幣20元

社址：臺北市漢中街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二七七